



著 衡 杜

集 鄉 懷

版 局 書 代 現

現代創作叢刊

2

懷鄉集

杜衡 著

現代書局

版

No. 0352

懷鄉集

實價七角五分

著作者 杜衡

發行者 洪雪帆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出版者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南京 廣州 漢口
北京 廈門 香港
福州 重慶 上海
洛陽 開封 鄭州
陽都 成頭 雲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3, 5, 15, 初版

1—2000册

自序

懷鄉集可以說是我底第一個創作集，雖然在以前，特別是在一九二六到一九二八這三年間，我也曾發表過一些作品，並且也出過一個自己也極願意被人忘記的小冊子。這以後，有整整三年之久，由於生活環境，更重要自然是思想底變換，我是壓根兒就沒有創作過一個字。現在，有許多朋友都當我是永遠「死抱住文學」的，其實，在那個沉默時期內，我倒的確也打算過把文學永遠放棄，去從事旁的事業。我時常相信，許多事業都是比文學更有意義的；文學是沒出息，無論對於社會，對於自己個人。

可是到前年，即一九三一年年尾，在家裏做了半年『陶淵明』實在做得太沒勁了，纔想起舊調重彈，再來這一手。那時候，尤其是由於望舒底激將式的鼓勵，我居然把久荒的硯田重新耕植起來，寫了一篇叫做『沙』。（此篇後來經過改作，易題爲『海笑』）還收在這個集子裏。）『沙』第一遍寫成時的效果似乎不大好。接着寫『蹉跎』我纔對自己底作品有了自信，而且有勇氣把以前曾經發表過那些拉拉雜雜的東西鄙棄了。墊存在這時擔任現代編輯，我那些本來不打算急乎發表的東西居然有機會的發表，自然很愉快，便一連寫上好幾篇，到去年年尾，積成了這部懷鄉集，而我對於文學的熱心，便冷鍋裏爆出熱栗子來似地，回來了。

我一點也不想否認自己是拿文學做逃避，我不想否認，如一位最值得欽敬的朋友所說，是因爲沒有東西可以抱，纔來抱住文學。因此，在對於文學的熱心恢復了之後，我還時常以爲，文學是沒出息，尤其是對社會。我是感情的地傾向於這樣想，可是我底

理智卻不許我這樣想。在整個寫作過程中，我是被這重矛盾所支配着。

出於理智，我曾經在一本專登錄創作底計劃并材料的備忘錄上寫了這麼一句

話——

「不要相信文學作品是純粹的藝術，牠也是科學，也是教育。」

希望常常用這話來提醒自己。

可是每逢寫作，我是往往注力於藝術的完成；在許多應當聽從理智的時候，我時常害怕傷於感情底虛偽以及事實底架空。用一套陳舊的名詞來說，「真」（科學性），「善」（教育性），「美」（藝術性），這三者直到現在都不能在我底作品裏得到一個適當的調和。這三個要素，我有時候是祇能顧到兩個，有時候甚至祇顧到一個。

自然，我在這裏應當把得不到一個調和的「所以然」留給當世的批評家去說，例如「作者是被自己底小資產階級的主觀所限制住了」這一類話。自然而又自然，

我是根本沒有必要否認自己底階級出身的。

在一本作品集底自序裏，似乎本來就不必寫上這些類似「自我批評」的話；但既已寫上了，也就不打算毀紙另寫。

集名懷鄉，並不一定是我自己特別喜歡「懷鄉病」這一篇；在一些並列的作品中，朋友們自然有說這篇好，那篇差的，而自己卻老實稱不出一個分量來。不過，我在過去一年中大都是寫了些「時代落伍」的人物。我在寫這些人物的時候，雖然處心積慮地指示出他們底必然的沒落，可是終於還免不了流露着一些偏愛與寬容，尤其如「重來」、「藍衫」等篇所表現的。Le mort saisit le vif，這些過去的骸骨正不知道在把我拖往那兒去，現在披閱全集，名曰懷鄉，也算給自己解釋，也算對自己嘲笑吧。

目次

海笑着	一
蹉跎	三
懷鄉病	五
王老闖底失敗	九
牆	二〇
人與女人	二三
重來	二五
藍衫	二九
在門檻邊	三三
葉賽寧之死	三五

海笑着

—

「你總得告訴他，至少在事後，」炎之一一隻手靠住鐵欄，挨近她去說。

然而她卻在對大海出神。太陽在水面撒下了金色的網，一萬頃的晴光炫耀在她眼前。她清朗的心裏似乎也有個小小的太陽在微笑了。海上的心，像自由地飄浮着的海船一樣，牠不會想起曾經把牠縛在碼頭上的鐵索來。她愛自由，自由是多麼美麗的！

「芸仙，」催促的聲音又開始了。「你應當給吉甫一封信。」

吉甫？那個遮斷了她對於未來的憧憬的人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她憎厭提到這麼一個人底名字，是比任何時候都厲害。而且還有這麼一個「應當，」好像在他們之間存在什麼責任似的。這話怎麼也會從炎之嘴裏說出來！

「可是應當怎麼樣告訴他呢，你說？」

「那可隨你了，反正又不是瞞人的事。」

這倒也不錯，什麼都可以告訴人。何必定要把自己當作淫奔的妻子呢？她很可以坦白地承認了一切，而且無需乎臉紅。他，充其量不過是一個丈夫，除了這一種社會的關係之外，他們之間並不存在着什麼。一個丈夫，他可以把妻子在家庭的牢獄裏軟禁一世，永遠不使她有做人的機會嗎？這是每一個有人性的女子都需要反叛的。

「這信，我可以這樣寫——」她沒有說下去。她想說的是：把牠當作代表所有女

性反抗家庭的總宣言。然而這口氣是太大了，反顯得有點孩子氣；而且炎之一定會笑她，假使她真這麼說。

她自己想起都笑了，海也在晴光下笑着。

一個疑問記號在炎之底眼光裏作了刹那的顯現。

「我們下去吧——不，我自個兒下去，不要你看着我寫信。」

拿起了筆，她便感到思想底進行沒有平常順利。「吉甫——」當然用這麼一個無需乎形容詞的名字來開始，沒有問題。然後——真是，又不做什麼大文章，祇要把自己要說的話說完就得。

「在天津發出的信上告訴你的計劃，我現在已經實行。昨天我上了回南方去的船。要請你原諒的是，沒有在事前得到你底允許——什麼「允許」改成「同意」吧；「同意」還可以不必——沒有在事前使你^{知道}——這很不錯——「但是

我沒有別的辦法：我不能讓你用無理性的固執來阻止我。我突然回南方去，你千萬不要懷疑有什麼別的動機；這動機非常單純——其實，他要是聰明一點，不說就該明白了——」就再說一遍吧，因為我發現自己在名義上是你底妻之外同時本身也還是一個人，因為我要去找尋做獨立的人的機會。」——這兩句話好像是從什麼地方抄下來的，她覺得。然而至少他不會知道。而且一定不贊成。真討厭，那種沒有理性的固執——「這意思我早已在多方面對你表白過了，你懂得嗎？」——她有點氣憤了——「人應當是一種有理性的動物呀！」

這算是一節；她停下筆來聽水波底澎湃。

「現在我不能確定什麼時候可以重來北方，」——其實，這也可以不必說，不過寫上了也沒有什麼——「但至少要等到事實使你明白了一切的時候——」這又說得不清楚，應當改做：——「要等到你確實覺悟了的時候。」——這還不明白嗎？

——「到上海，我相信在短期間就可以找到一個職業：陳先生」——這何需隱瞞！自己底老師，某一個女子底丈夫，兩個小孩底父親，何況他又親眼見到過——「已經允許竭力幫助我。」——叫人「幫助」不就是依賴：他自己要位置的時候難道沒有找過老師？——「陳先生，他剛巧」——管牠，就這麼說吧——「也同船往南方去……」

然而她開始感到筆底重量了。攔起筆，把那一頁信紙來重讀，無論如何，她讀到提起陳先生的地方，總覺得多少有點不自然。

爲什麼剛巧和炎之在一塊兒呢？

不，她用不到報告得那麼詳細。單寫上三兩行可不是更乾脆[？]想着，她又提起筆。衣服底綵聲使她本能地回過頭去。嚇了一跳。不知什麼時候閃進來的炎之正帶着笑臉在後面偷看。

「你來幹什麼？」

「看你底信。」

「不給，」媚笑着，她把信紙掩過。

信紙底掩過，這分明是說，今天是不可能再把牠寫下去。你看，暮色已經從小窗洞浸淫進船艙裏來，不久便是晚餐的時候了。不要把海上落日的那幅奇景錯過吧。信，反正是要到上海之後才能發。有明天，明天可以繼續寫。

連接的幾個明天都過去了，像一個個地飄過的波浪。

然而連接的幾個明天卻每一個都加添了寫這封信的困難。假使你經驗過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在一起的那種情形，你是不會懷疑這回事的。現在，放在他們眼前的是祇剩下一個明天了。

不，在他們眼前的不是明天，是這樣的夜，這樣的海，這樣的月色，每一個原子都充

滿了神祕的默示的空氣。男的用口笛吹着一支流行歌曲底斷句，隨後便浸入沉默。女的感到一陣陣晚風在吹散那升到她頰上來的熱氣。她沒有話說，他也一樣。他們何必說呢？這樣的月色，這樣的海，這樣的夜，牠們已經說了一切，說了他和她所能說和不能說的一切。

在某種自然底壓力下，他們是祇有屈服。

三五天之內，他們是走完了在別人可能是三五年都走不完的路程。她覺得靈魂深處的寶藏已經被發掘，這個她自己所不敢發掘的寶藏。好久就橫住在她胸前的問題，祇消在幾天以前，她還是要倔強地回答一個不字的；現在，雖然難免要臉紅，她卻祇能默認了。

二

未來，那真是意想不到的，像一個夢。

懷鄉集·八

未來，那無疑是平坦的，燦爛的。他們什麼都已經打算好。屋子將租在都市底近郊；要好的空氣和光線，那不成問題。家具無需乎太多，祇要精緻。男的主張租佈置好的房間，據說是爲了省麻煩。但是女的反對，她覺得這不是久長之計：他在上海的職務不會是短期的。你瞧，炎之多麼能尊重她底意見！他很快就讓了步，而且樂意地。於是，牀是要最新式的西門子家具；底色彩，男的不參加意見，女的以爲全用乳白的最爲美觀。此外，譬如說，窗幔應當用水綠色的薄綢，檯燈上應當有五彩的流蘇，等他拿到薪水的時候應當買一架留聲機……這一類瑣碎的問題他們都談到了。

在輕盈的心境中，一切都進行得順利而且迅速。三天之後，他們已經有了一個什麼都齊備的住宅。當男的出去接洽職務上的事情而費了半天的光陰才回來的時候，請看吧，是一幅多鮮麗的光景呈現在他眼前！在房間底佈置和裝飾上，她是巧妙地應

用了她所有的美學知識的。你就是要吹毛求疵，也是無從求起；你祇能贊美她底能幹和聰明。而且，未來的同居生活是預言着多麼美滿呀！……

然而芸仙卻感到像還有什麼事情沒有做了似的。就是在歡樂底最高點，心也會突然跳起來，雖然是刹那地，像在熊熊的爐火裏投擲了冰塊。

炎之在安適的寫字檯邊寫他自己底信了。

不錯，那封信，那封沒有寄出而且沒有寫完的信。牠在她底紙夾裏停留一天，她底心便一天得不到安寧。她輕輕地把牠拿出來，躺在沙發上細細地重讀。不妥當，第二遍是更多的不妥當。從現在看來，已經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一種激怒的心情使她把信紙撕成碎片。

「炎之，」她底勇氣終於讓了步，「你寫完了自己底信，替我也寫上一封吧。」

「好，」他是無須思索就明白了的。「可是，明天成不成？」

又是明天，她想。這是說，要把她底心在無名的恐慌中多浸一夜，可是「也好」，她卻祇能這麼答應着。

第二天很早就起身，他如她所吩咐地寫了那封信，小心地注意着每一個字和每一句句子底語氣，並且巧妙地把那一段自己就是一個主要脚色的故事完全隱瞞了。信稿紙拿到牀邊去給還沒有起身的芸仙看，他是在等待她底商酌和修正的。「沒有一句不是鬼話」，她祇這樣地批評，而且笑着。不過，在起身後，她卻把那「鬼話」一字不改地抄上了。

這應當是多麼重要的一封信！她縱然沒有說什麼，但是她底舉動和神色總至少會表示着什麼的。他注意。可是你瞧，她處置這一切，直到信底寄出為止，真意外，卻始終保持着平靜，不可信的平靜，好像牠所包含的不過是一種平常的問候似的。

直到吉甫有回信來的時候她才顯得不能無動於衷。反對她底行動嗎？這在他

是不可能的。他祇要求她確實能夠靠了一個職業而自立。確實能夠這幾個字畢竟是不得不在她心裏逗留幾分鐘。可是誰敢斷定她絕對辦不了！炎之會負責，他定然時時刻刻在留意着，他不會把她底機會錯過。總有這麼一天，她可以安然地，不帶着任何折扣地說：「確實能夠。」而現在，正當生活向她露着諂媚的笑臉的時候，她儘可不必拿這種急迫的期待來自苦——等着吧。

而且她近來忙：上公司，上戲館，上裁縫鋪。誰還有閒工夫想起旁的事情！

三

在這裏，自由是沒有限制的。不，還有一件東西可以限制牠：那便是漸漸地輕起來的錢囊。當芸仙發現已經用到最後一張鈔票的時候，她吃驚。她去問炎之幾時可以領薪水。炎之也覺得過去一個月底開支是太大了。「下個月你要留心點。」他說。女的

第一次感到有點不高興。用錢，難道她自己不會打算，要他來關照！她是無須乎別人監督的。然而這不要緊。在領到薪水的時候，生活又重新美麗了。

炎之還是相信她：他把薪水全數交給她保管。

她去選了一架留聲機和一打唱片。這是沒有他底幫助而幹成的一件事，她是多麼滿意呀！

「你買了留聲機？」她早知道炎之是一走進房門就要表示詫異的。「怎麼不對我說？」

「真便宜呢。你喜歡外國音樂，是不是？片子全是有名的。你瞧，我選得可不[？]錯這一張是——」

「多少錢？」男的不注意地打斷了她。

「怎麼祇有幾十塊？」女的有點愕然了。

「從二十幾塊到九十幾塊全是幾十，究竟是多少？」

「反正是不到一百。」

「連片子？」

「連片子，」她有點不耐煩，「那有這麼便宜！當然是在外啦。」

炎之沒有去看那新買的留聲機。這真是出於芸仙意外的。她以為他一定要多麼高興，一定會稱贊她底能幹。他們可不是早就說定了嗎？要買一架留聲機。現在他怎麼又好像在說不該買似的？你看，又來了：他還問她錢付清了沒有。當然是付清了，她不會要他來負債。可是付清了又不對——

「你怎麼不告訴我！」他說。「我去託人買，至少也可以打一個折扣。」

「折扣多大的折扣？」

「我想九五折總辦得到。」

「那也不過是六七塊錢底事。」

一絲諷刺的笑容彎屈了她底嘴唇。這就算是多化費的，他們什麼地方省不下這六七塊錢！她現在是明白了：所有的男子都一樣，他們都不願意女子自動地去幹一件事。她覺得失望。這諷刺的笑容幾乎擠出她底眼淚來。暴風雨底發作是近在眉睫了，祇要炎之再加添這麼一句。

幸而嗅到形勢底嚴重的炎之卻顯出了他底調解的神色；他沒有說下去。

第一次的危機算是避免了。他們照例在戲院裏快樂地消度他們底星期六晚間。一切都像平常一樣；他們之間並沒有損失了什麼。祇算是爽朗的清空中有一片微雲飛過吧，清空還可以恢復了舊時的爽朗。可是避免不了的卻是第二次的糾紛，雖然其中已經隔開十天之久。

炎之突然要向她拿五十塊錢。這那裏成！她倒空了錢囊給他看：總數也不到五十

了。他詫異着半個月之內用去整個月的薪金的神速。怎麼，他竟要查她底帳！

「你算去，我何曾多用你的房租就是六十，伙食又是四十多，留聲機，還有零碎化的，你算去！」

「以前帶來的呢？」

「那早就完了，你還不知道！」

他並沒有去細算，然而覺得不是辦法。無論如何，這總數是太可怕了。過去的已經過去，無從追究。可是將來，他卻不能不鄭重地說，他們應當把所有不必要的耗費都節省下來。照理，像這樣的收入是不應當再不夠化。

「耗費！」她提高了嗓子喊，「我化的那一項算得了耗費！你說，耗費了什麼？」

「多的是，就是你自己不覺得。譬如說——」他想要舉出留聲機底例來：這要算是本月份大宗的支出，可是他覺得不妥當。

「你說，那一項是耗費？」女的催促。

這催促逼得他不能再讓步。「譬如，」他一眼就看到茶几上的那個大花瓶，「譬如每天要花園裏送這麼一大把花來，一個月可不是憑空又添了八九塊錢的開支？」

「你說那花這一點也計較！我這一點也做不了主你——你——」
她倒在沙發上就哭起來。

這裝點他們底生活的一切，原是她費盡了苦心來計劃的，而且多半爲要討他歡喜。可是男子卻都這樣地自私，而且蠢，她真想不到。他不但不了解她底苦心，而且還非難。這樣的苛刻，這樣的隔膜！什麼都完了，希望底泡影已經在現實上打得粉碎。她突然衝到茶几邊去扯下那束花。花瓣零落在地上，而且被殘酷地踐踏着。這樣崎嶇的人生之路，是無需你來裝點的。她又要過去打碎留聲機底唱片，幸而炎之眼快，把她攔住了。她回到臥房裏，把房門上了鎖。這還用得到忍耐！她躺在牀上，還是哭。什麼危險的思想

都乘機襲入了她底頭腦。她要走。什麼地方她不能去，什麼生活她不能過，理想是不存在的；反正是從一座牢獄轉到另一座牢獄的那回把戲。她要走：她要報復，無顧忌地對生活報復。

晚餐前，女僕來扣了兩次房門：她沒有開。

晚餐後，炎之自己來扣了兩次房門：不管他在沙發上或是到外邊去過夜，她也沒有開。

到夜深時還沒有睡熟。怒氣卻漸漸地平復了下去，代替牠的是一種莫名其妙的冷清之感。她想起過去的種種。她想起了海。她覺得自己像海上的游魂似地縹緲而無定。她想起炎之；更殘酷的是，她甚至想起吉甫，想起吉甫在她出走後的生活。

真是多麼不幸的一羣呀！

懂得不幸的人是有救的。她漸漸地後悔不該和炎之鬧得這麼厲害，而且是爲了

這麼一種瑣屑的原因。他們底生活不應當陷於困難。而且她，她也不應當永遠做炎之底擔負。事情從頭就錯了；在可能的限度內，她要補救。她可不是早就打算找一個職業嗎？那一種使她不能有一刻兒反省的機會的詩的狂熱是過去了。她現在可以記起來：職業。縱然說，從今後，生活將趨於散文的平凡，可是有什麼辦法呢，這平凡，人生於世所免不了的平凡！以後需要的是理智和規則。他們倆應當各有各底工作。她再無需乎用不耐煩的期待來一寸一寸地量着陽光底遲緩的移動了。跟着閒暇底減少，無謂的費用自然可以節省下去。以後的開支是可以預算的。他們之間再不會發生像這樣的衝突，今天應當是第一次，而且又是最後的一次。

炎之在沙發上過了這一夜。第二天，他又去叩房門；芸仙不再堅持，她把房門開了。

四

於是討論到職業。炎之詫異着：他以為她早就打消了這主意，原來還記得。然而現在可不是太遲了嗎？他所熟悉的各學校都已經開課，當教員要等下學期。此外，什麼纔對她是適當的，他一下子倒想不起來。而且，爲了當然是極有限的酬報，卻要費他那麼大的勁去營求！但是，她需要一個職業，不計酬報底多少：她是這樣地打定了主意。她打定的主意不得不由他來完成。他祇能答應了，答應努力替她設法。

炎之底答應不是兒戲，而炎之底努力也不會是徒然的。芸仙真滿意。這麼許多天以來的耽誤她現在是祇能埋怨自己了。他替她找到一個書局校對底職務。月薪是三十元：這個，炎之還不免有點躊躇地說出來。然而她卻毫不以爲意。天大的事都是從小做起的。祇要是一個職業就好。她將在這裏面找到理想底現實，她將養成工作底習慣，練習辦事底能力，而且，將認識真正的人生。

她開始執行業務了！她生活上的新紀錄，而且還是一個奇蹟吧！前一天，他們是在

外面過了多美麗的一個下午來紀念這奇蹟的！

職業使她成爲一個理智的人。她開始記着賬，作着下一個月支出底預算。手頭的現錢是差不多化完了，接不上炎之支薪的日期。她設法把自己底薪水預支了來。這是多麼寶貴的，用自己底努力換到的酬報。工作真值得讚美！她把牠當做一個可觀的數目似的，仔細地點着，然後又鄭重地放到她底提囊裏去。她打算如何珍惜地用牠。

「炎之，」那一天她回去說，「一直到現在，在我自己有了賺錢的經驗之後，我才知道錢底可貴呢。你瞧，我要把這一點錢來維持到下個月。」

然而祇在下一天，裁縫鋪裏就開來了一張長的賬單。真可惡，好像故意來和她開玩笑！她第一次用自己底努力來換到的代價，爲要償付別人底努力，想不到竟不能在她錢囊裏居留到二十四小時以上。

一切都是想不到的，人生真是許多意外底堆積。炎之這一次的薪水無端又少了

一百多。據說是，他上一個月向同事們借的，現在扣還。這叫她，那個自負的理財家，憑什麼來作精密的預算？然而沒辦法。她不便向他追問，而且也不敢，怕再一次引起無謂的爭論。沉沉地一句話也不說，她在想起負債。

那一次就算是扣還了朋友，可是以後爲什麼又每個月月底薪水都不能交給她一個足數？[？]不信任她，一定的！

「不知道幾時纔做得成幾身像樣的冬衣呢，」女的抱怨。「你瞧我這個樣子怎麼出得了門？」

「真糟糕，連必要的參考書都不能買，」男的用這話來回答。

然而這還算是小事。他們現在甚至連房租都不免要拖欠；電氣和煤氣費都欠上了好幾個月。這一切應當怪誰呢？

這一切，她縱然不能在自己底貧寒的職業裏找到絕對的補救，但現在，職業對於

她到底不是無用的了。更想不到的是連這一點也會不安穩！她漸漸發現從她手裏經過的校樣時常需要由別人來重校一遍；而且她又隱約聽到有人在談起如何縮小書局底開支的問題。

「這不是我底事業，這不是我底事業！」

好像受了重大的侮辱似地，她埋怨炎之當初不該找這樣瑣碎的事情給她做。那種冷淡，那種委屈……

她又不得不回復了用不耐煩的期待來量着陽光底移動的那種生活。而且這一次好像比前一次更難堪。乳白的家具，已經失掉牠們底鮮美，替她造成了一種像昏暗的天空似的感覺。水綠的綢幔因洗滌過多次而褪色。花瓶老是空着。幾張唱片，縱然是偉大的天才底結晶，但是在聽了幾十遍之後就不免顯得平庸。跟着這一切，她底心底心也一天天憔悴下去，在這種荒涼的霧圍氣裏。

五

現在是到了炎之不能不把一切都公開的時候。他從一隻永遠上着鎖的小抽斗裏拿出許多家信來給芸仙看。還用他來解釋嗎？單從這幾封信上，她已經儘可以看到一幅淒慘的圖畫了。半身瘋癱的六十外的父親，被一家底煩勞壓出了嘔血症的妻，剛會用稚弱的筆致來寫「爸爸，你幾時回來？」的兒女，這老弱的一羣都要靠他每月所寄的貧寒的數目來維持！

現在你總該明白了吧——在一個肩仔上擔負起兩個家庭來的困難。

不錯，她明白了。可是她不開口。她一下子想起的事情是太多，反使她一句話都說不出，縱然主要地還是在想起她自己。好一會，她纔——

「那麼我們底事情你家裏知道了沒有？」

「早就知道了。」他在許多信裏檢出一封來，躊躇地交在她手裏。「你看這個？」

「是你自己告訴他們的？」

沒有回答。

信紙上載滿了一隻老人底顫抖的手所描上的字跡；而現在，拿這張信紙的手也在顫抖着。她費勁地一個個字認下去，想努力把牠看完。但這努力是徒然的。漸漸地，她祇看到許多黑影在紙面上亂竄亂跳，而且濃起來，蒙蔽了她底視線。信紙跟手臂一起落在膝蓋上。哭吧，這樣的委屈是誰也受不了的，何況是芸仙！然而她似乎連哭的勇氣也沒有了。

就是做小也得家裏承認！這是說，她即使願意做小，也還成問題。她，那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她，神聖的結合，而且是曾經涉視過契約式的束縛的她，爲什麼定要別人承認呢？自己承認，還有炎之會不承認嗎？然她底心卻爲着一種無名的恐怖而跳動起

來。炎之是不會不承認的。她不需要形式的保障；精神的保障可不是更穩固，更寶貴嗎？然而她底心跳着。

一個無論費多少討論都不能解決的問題，牠不祇是一種精神的解釋所可以滿足。牠甚至要牽涉到法律。然而那法律，縱然是根據於錯誤的傳統，卻不能為他們而重寫。遵從了牠，那是束縛；沒有牠，那便是保障底缺乏了。這一切是建築在怎樣的一個矛盾上！

那一天的煩惱是白費的，沒辦法的事情畢竟還是沒辦法。

跋行的日子拖延下去。籠罩在他們之間的生活底陰影是一天天地增加了。

炎之究竟打算怎樣把他們底事情弄妥當呢？她終於不能不問起。這樣拖延下去是不成的。而炎之，他便照例帶着那種踟躕的神色把自己底辦法說了出來。他打算在寒假的時候回家去，拿這一切當面向家裏人解釋。

他要去幾天？去了可還回來？要是簡直沒有辦法的話，他可也會回來？

無論如何會回來的，炎之最後懇切地對她說。一星期吧，至多是兩星期吧。無論事情辦到怎樣，他決不會不回來。半年的經驗告訴她，炎之底允諾是總會完成的；你儘可以放心，是鐵的允諾。這是個女子可以整個地信託的男性。

以後是，那致命的問題便很少在他們之間談起了，然而並非是不想起。

他用加倍的柔順來拭去她生活底淚痕；然而就在這柔順中，她也覺得某種東西是缺少的。她從包圍在他們四周的空氣底每一個分子裏盲目地搜尋；假使確實有所謂愛情這回事曾經在他們之間存在過，那麼她便可說是在搜尋愛情底殘燼，那被生底烈火所焦炙了的未發的蓓蕾。一天一天，她反復地希望着又失望着。終於，一種空虛的惆悵把她全身籠罩住了。

冬季底一天，他們在曉色剛浸淫到房間裏來的時候就起了身；而且在昨晚晚上，他

們是誰也沒有好好地睡熟過。帶着疲乏和一切比疲乏更難堪的感覺，她親自到廚房裏去煎了幾個雞子。然而炎之卻吃不下。他不時地看着錶，在房間裏前後後地踱。她應當說些什麼話呢？要他早一點回來吧，要他時常寫信吧——這一切都已經在前幾天裏說上了好多遍。而炎之也一句話也沒有。

他最後拿出了四五十元的鈔票交在她手裏：他來回的盤川無需乎這麼多。

在淒緊的北風裏，他們僱洋車上車站去。她呆呆地望着滿是陰雲的天。一直到車子底開出，她似乎祇說了這麼一句話。

「今天真冷，好像要下雪了。」

她爲什麼不跟他去！他終於走了，留給她的是祇有寂寞。她爲什麼不跟他去！

在這樣的寂寞中，芸仙是祇有這麼一個無可奈何的希望了：得到他家庭底承認。這是她自己曾經這樣地渺視過，而現在卻情願犧牲了一切去換得的保障。炎之並沒

有把這樣的好消息帶來給她。萬不能通過嗎？然而連壞消息也沒有。被家庭所束縛而失了去自由嗎？他又不是小孩子。一定的，炎之是軟化了，他換過主意。也許是這幾個月來慘淡的生活，在一個肩仔擔負起兩個家庭來的苦痛，使他寒了膽吧。

一星期之後會回來，然而一星期是過去了；至多兩星期，然而兩星期也快完了。炎之是一個女子可以信託的男性，然而他沒有回來，不但沒有回來，甚至除了那剛到家時發的一封信之外，便一個字也沒有寄來給她。

你等着老年底來到吧，你等着死亡吧，你甚至等着世界底毀滅吧。

六

能夠忘記當然是好的。她需要忘記炎之，正像以前忘記吉甯一樣。他詛咒能牽涉到這個慘痛的記憶上去的一切。她把家具，留聲機，和種種稍值一點錢的東西都賣完

了。她要離開上海，這是個無論在精神上或是物質上都不允許她再停留的地方。

她終於上了半年前曾經從那兒來的旅程。

然而她沒有想起回到北方之後應當怎麼辦。她沒有能力，同時也沒有勇氣。明天，也許永遠不會有這麼一天。海船說不定會迷失了路途，像一段小說裏的記載似地飄浮到一個荒島上去。不，也許永遠沉睡在海波底勾人的嫵媚裏倒是更愉快的……

總之，放在她眼前的，不是明天，是海。那麼寥闊，那麼渺茫，海老是那麼一種神祕的默示。

芸仙又一次想起自由。她以為現在可真自由了。她可以自由地活着，同時還可以自由地——死去。

而海，那位半年前的老朋友，牠笑着。

蹉跎

曼青夫人不時地會帶着追懷的情緒想起往日。

往日假使生活上的幸福是要金錢底肥料來培養的話，那麼那個時候曼青底收入還抵不上現在的一半。但是，在那時剩餘的精力和財力卻常能夠允許他們每星期上兩次戲院，而且每年還可以有這麼許多儲蓄。而現在，就是那樣的負擔已經夠你消受了，那兒還有精力和財力底剩餘！祇爲了那兩個小孩？不是。簡單的衣服和僱用一個奶媽，算不了一回事。爲了那老的嗎？那老的是除了吃一口飯之外幾乎連衣穿底費用

都不需要。這一點她能抱怨！在父親去世之後，誰不該負擔起寡母底贍養來？在曼青這情形下，縱然不是親生的娘，但好歹是親生的爺底後妻。曼青夫人是不會自私到連這一個都要吝惜，都要計較，都要抱怨起來的。然而那樣的負擔卻是事實。

要是沒有她們三個，要是沒有她們三個……

祇一想起她們，曼青夫人便感覺到黃金的往日是不會再回來的了。

不，她底丈夫卻以為是會回來的。

在曼青底生活中難得的是閒暇。每天回家來總得在十點鐘以後；一回家，他就得匆忙地上牀去，以便第二天在鬧鐘響着的時候毫無困難地起身。曼青夫人甚至連和他談一句話的機會也沒有，而她偏又這樣地渴望着那機會。要是在例外的一天，他居然能夠從容地喝一杯茶，抽一枝煙，並且正想拿起一張小報來蘇醒他整個星期，或甚至整個月的疲勞，在這樣的時候，你知道，他是不願意讓那些瑣碎的家務來攪擾他這

寶貴的清福——然而曼青夫人卻萬不能把這機會放過，而且她又是永不會缺少那種開始這惹厭的談話的資料的。

「你瞧，三妹今天又要做大衣；她已經有了三件了，」她會這樣地開始。於是停一會，「我看你真何苦來做牛做馬地爲着誰！自己又不是結實的身體。」

一切都是沒有辦法的。有這麼許多支出，便得去張羅這麼許多收入來抵銷：這便是曼青底量出爲入的經濟學原則。他每天要工作到十二小時，其餘的八小時祇留給睡眠。可是睡眠爲什麼不能縮短到四小時或是兩小時呢？假使可能，他也幹。然而她底原則卻絕對相反。你會相信嗎？她甚至要他把那束縛他到夜深時刻的兼職辭掉。

「難道你還不明白家裏的情形？」

她怎麼會不明白！就算她們底學費該由他承認，然而那比學費要可怕得多的衣穿和雜用——這個，難道他還不能加以相當的限制？何況——何況（她難免要躊

躊躇地說出這樣的話來）『媽自己還有存款。而女孩子們這樣地奢侈慣了，也不是道理。』

這樣堅強的理由，曼青是祇能用一絲苦笑來回答了。可是同時，他卻不禁想到那老的所常說的一句話——

『這是你自己底體面。』

別忙，她們會一個一個地嫁出去。再等五年。五年還不夠？那麼至多是八年吧？你算，最小的今年也十七了：難道到二十五歲她還嫁不出去？

八年，就算是八年。曼青夫人開始照這標準計算起來。八年之後，自己是三十九了，曼青比她長五歲；人生底正午將在這個時間內完全地過去。而且誰知道在這八年內要添多少孩子；還有，曼青底健康……

可是誰說這樣的排場不是曼青底體面！族人們把他當作姓氏底驕傲，親戚們怕

被他所忘卻，而有幾位神經過敏的朋友甚至用綁匪底危險來警告他了。祇是太忙了一點，而這忙，卻是有這麼許多的體面來做報償的。

一個人之所以會忙得要死，那往往是因為家裏有閒得要死的人。閒，在曼青底親屬中，幾乎是普遍的；而那老的，不必說，又是閒中之閒。

縱然稱爲『老』，汪太太卻還沒有老到可以整個地安息的程度。對於還有剩餘的生命力可以消磨的她，閒也同樣地成爲一種恐慌。於是，她是不能不採取了那救濟着瀰漫在全國的成千成萬的閒人的方法：趙錢孫李各家底太太們是邀了攜來，祇要湊滿四個，那一百三十六張竹牌便可以幫助她們毫無困難地消度了整個下午。但是三缺一卻也是在所不免的事情；那時候，她們卻也並不是沒有第二種方法可以採取了——閒談。而且四周圍的生話又會不斷地供給着她以談話底新的興感，尤其是在

看到了她底三個女兒——那讚美和嫉妒底中心——的時候。真的，就祇看着她們，也就是多大的歡樂。

「你真福氣！」趙太太會這樣帶着感歎開始。接着不常來的錢太太便會瑣瑣碎碎地問起關於她們的一切：多大年紀？在那兒上學？有時候甚至，可有了人家對於這一類的問題，汪太太是素來會不憚煩地對每一個來客一遍遍地重說；她更不會忘記把她每一個女兒底才能加了重量來推薦，用一種她所慣使的，委婉得使人聽了不覺得刺耳的言辭。尤其是關於阿菊，（她這樣稱她底三女兒，）那個具備了女性所需的一切才能的阿菊。

「她才淘氣呢，」她會這樣說，「回家來從不肯翻一翻書，總是玩，可是逢到考試倒也不會掉到三名以後去。真不知道她怎麼弄的！」

於是，關於阿菊底聰明的誇獎，是對方所萬不能再吝惜的了。

她是這樣地滿意。她底話是再也收束不住了——從阿菊底聰明一直到阿菊底眉毛，會說得連阿菊自己（假使她是在身旁的話）也不得不作着勉強的嬌笑，臉紅紅地說：

「媽，你別說了，真丟人！」

現在是祇有一件事會時常焦慮着汪太太底心了。你想想，有三個女兒待嫁的母親。再大的自信也不能使她得到一種對命運的把握。女孩子都要投兩次生，她時常這樣想起；而且三十年來的經驗告訴她，這第二次的投生也會像第一次同樣地沒有準。年齡是都迫近了。她祇願能夠看到她們三個都好好她嫁出去；此外，她便不再爲自己底老年希望着什麼。

媒人們底來來往往中，汪太太當然地決定在大女兒身上來做她第一度的嘗試。

不幸這嘗試就是一個縱然不能說是嚴重的，但多少也是使她底心受到打擊的失敗。

是體面的人家，那不成問題。然而直到預定的婚期之前一個星期，她們纔得到了新郎是一個什麼事情也不能做的廢物的消息。曼青說了許多不滿意的話，直說得那老的幾乎想悔婚。明白事理的畢竟還是曼青夫人。什麼事情能夠預料得到底，而且誰知道能幹的人一定會得志？婆媳倆在記憶中搜索了許多命運星不跟着才能走的先例；算了，什麼都是注定的！

新娘在婚期前連日紅着眼睛，二小姐底勸慰是徒勞的，然而三小姐卻暗自笑着她大姊是十八世紀的女子。

畢竟還是母親！她應允了拿自己私蓄底一半來做陪嫁；縱使不是一個可觀的數目，然而這也能夠暫時地拭去了女兒臉上的淚痕。

幾千遍的警戒也抵不了一次事實的教訓：汪太太底眼光是因此而開展了；她所固執了三十年的門第底觀念，是讓位給人才底選擇了。而且更奇怪的事情是，她竟讓第二位未來的嬌客在末結婚之前自由地到她家裏來，讓他自由地帶了女兒出去玩！「這是我們二姑爺，」她甚至會在人前這樣毫不在意地介紹。時勢真可怕地改變了。孫太太想不到汪家二小姐會這樣不識羞，而李太太也不免背轉身去說一聲「毛脚女婿。」可是最關心的卻是阿菊；她會帶着喜悅的神情，好像這樣的事實對她自己底前途暗示了某種希望似地說：「真想不到媽也變了新人物！」

二小姐也得了同樣的一筆嫁產，縱然她並沒有賠上一滴眼淚。母親是多麼公平！然而兩個女兒底嫁出，卻使她把所有的私蓄都提盡了。她似乎沒有想到還有第三個女兒待嫁，她怎麼會想不到！她是在想着曼青定然可以積一點錢，在他卸脫了兩個妹子底負擔之後。

可是曼青夫人卻不得不把這個當做嚴重的問題去和她底丈夫作私下的談判了。

這一切會怎樣地結束呢？這種無可奈何的事實，和這種事實之後免不了地跟着的談判。曼青是不願意聽到提起，甚至不願意想起。兩個妹子底嫁出，不但不能使他喘過一口像放下一副重擔子似的氣來，並且還使他直接或簡接地負了債。近來，幾次心臟虛弱症底襲擊和醫生們底勸告幾乎使他實行他夫人底縮小工作的計劃，可是不能在債務還沒有肅清之前。曼青夫人焦慮着，而曼青依然每天要僵着背做十二小時的苦役。

他底脂肪還沒有吸盡，他底血液還沒有抽乾呢！縱然吸盡又抽乾了，那還有骨髓，祇要他那副勞碌骨能夠多支撐一天！

而這一切，那老的卻幾乎完全沒有知道似的。照樣地打牌，照樣地在張太太和李太太面前誇耀阿菊底聰明。不，偶然的機會也會使她把家裏的經濟狀況祇當作閒談底資料而提起；那時候，她底結論是『我們少奶奶不會當家。』

反過來，阿菊底任何要求卻是不能不得到滿足的。你想，一個被嬌養慣了的女兒不吝惜四五次地糾纏着的母親，她可還能道一個『不』字？

我們底菊影姑娘就在這麼一種溫熱的空氣底抱合中長成；賓客們底阿諛的讚美和母親底無理性的溺愛。驕傲用比年歲底進行更快的速度滋生着。她沒有欺騙自己；四周圍的一切似乎聯結起來造成了一面她能藉以認識自己底優秀的多方面的鏡子。真的，她無論在那一方面都不能讓別人和自己爭勝：從裝飾底技能一直到，譬如說，關於電影的知識，而最後——誰也猜得出來，那爭勝是要涉及選擇一個丈夫的問題了。

她已經到了可以使自己和家裏人都看出這種必要的年齡。

女人是要投兩次生！即使有無限的自信和驕傲，菊影姑娘對於這嚴重的問題也不免有點提心。難道這完全是要聽諸命運底支配嗎？不來生的幸福是今世所能修得到的。她要修來世：她把英語練習得很流利，而且又進了琴科。她要求一個完美的女性所必需的一切，換句話說，也就是想過一種完美的家庭生活的男子所要求於女性的一切。她加入了許多目的大概不外乎所謂社交的團體，而每一個可以表現她自己的機會，又是素來不輕易放過的。

奸詐的年齡始終用無形的脚步，唯恐不及地向永恆飛跑。漸漸地，菊影姑娘底照片被幾種畫報所刊登出來了，牠底名字也被小報底記者們所津津樂道了。在這一切的進展中，另一方面，不知不覺地就誤了的，卻是她底終身大事。

她會嫁不出去？也不至於傻到會這樣地相信。問題是在沒有一個男子能夠把

她娶來。在無數間接或直接的求婚者之中，某某新任局長在物質的條件方面固然是無疵可議，然而他卻生了一臉中年人底討厭的鬍鬚；反過來，剛從哈佛畢業回來的某某君當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美男子了，可是他底年齡卻還夠不上給予他底前途以確切的擔保。假使在前者底情形下，女的方面要算是犧牲，那麼在後者底情形下便是冒險了。至於旁的，那還用說！

汪太太在不時地要發作的骨節酸痛症上嗅到了自己底衰老；她常常突然想起或許立刻會死。本來，老年對於死寧說是順受着的，然而不能在她未看到她底阿菊有了好好的人家之前，母親底溺愛現在是無形地變成焦慮了。

而分着這焦慮的便是曼青夫人。

假使婆媳倆偶然談到了這事情，曼青夫人便得運用她底辯才，從各方面來說明趕快解決這問題的必要。女子挨過了結婚的年齡是一種危險，她這樣地主張；而爲要

證實這主張，她有一次冒險地舉了她底一位堂妹底例。一個到三十外還沒有辦法的老小姐，而在她二十五以前也是曾經這樣高不成低不就地選擇着的。

嫂子底堂妹！在一邊偷聽着菊影姑娘底嘴唇上露出了諷刺的微笑。她記起來，那是一個連普通的信也寫不了的，生着一個大鼻子的女人！

就是汪太太也感覺到這比擬底不倫。「老實說，」她這樣打斷了媳婦底話，冷冷地，「會弄到這個樣子可也不至於……」

曼青夫人算是被說得沒有一點抗辯的餘地，然而焦慮卻還是不能因此而減輕吧。

實際上，一切的擔心都是大笑話。畢竟還是曼青猜得着。菊影難道自己不會找她？難道至今還沒有一個男朋友？何用你們來替她擔心！這樣地被提醒着，汪太太才恍然

於過去的種種了。一點也不錯，自己確實曾經屢次看到阿菊在偷偷地寫信；偷偷地，這可以從神色上看出來。當時竟沒有想到，而現在，現在也還不遲呢。母親把女兒叫到了自己房裏。一個人也沒有在身旁，是可以引誘一個少女說出種種隱秘來的機會。

女兒在十數個有了某種程度以上的關係的異性朋友中舉出若干來，而母親又一個個提心地考慮又盤問。現在的時勢，女孩子在外面真要小心呢。她想着又說着，感到一陣陣的失望。嚴格的家庭管束畢竟還是必要的吧，不能信託了學校和牠底教育。要是她所結交的，或是想和她結交的那些朋友都是些浮蕩的年輕人，沒有脫離學校而又是一點來歷也沒有，那是什麼都完了，她還能在這條路上希望着什麼！

慢着！會合你底意的人物是在後面。菊影終於帶着羞澀的神情說了出來；而在她數說着那「人物」底各方面的情形時候，加倍的羞澀甚至使她在母親面前也不免紅了臉。母親底失望漸漸地變成了驚異。怎樣的發現！母親帶着微顫的心聽這一切，好

像自己是在戀愛中。那一串勸女兒在外邊要小心，的話是中止了。怎樣的發現！阿菊底眼光畢竟高人一等，她底選擇總是不會錯誤的，她不會做出像小說一般地任情的蠢事來。

可是爲慎重起見，汪太太還把這事情偷偷地告訴了她底媳婦，叫她擔任了打聽的責任。自己是老了，曼青又太忙，而那『人物』卻剛巧又是曼青夫人底同鄉。

兩天之後，曼青夫人帶了一切都滿意的消息回來。

事實給曼青知道：他卻有點懷疑這一切都滿意的報告。他也聽到說起過這個人，而他卻感覺到（不是知道吧？）這個人並不是從來沒有和女性發生過任何糾葛的。他私自把這疑慮對夫人說了。

不，至少在她底同鄉這範圍內，她是有把握可以把什麼都打聽清楚的。她這樣地自信，或表示着自信。曼青還有什麼話說——她們三人底一致！他祇能承認了是神經

過敏的感覺，而且事實上，他也感覺到自己或許確實有點神經過敏。

還用什麼躊躇！就是這個主意。母親幫助女兒決定了一切；或許女兒是早已決定了的，母親底慫恿祇把這決意促成爲事實而已。菊影姑娘用一種有人會覺得是殘酷的手段斷絕了別一些瑣瑣屑屑的交遊：從這種手段裏，你可以驚訝地看出女性底意外的理智和果敢。曼青夫人注意到她在三天之內退回了五六封不同的人們底來信，而且又有兩次拒絕聽電話。另一方面，在某種暗示之下，她把那個「人物」公然地引到家裏來。這一點不足爲怪，二姊早就有了先例；而且，你瞧，媽又是怎樣慫恿地招待！

在一切都成爲公然的了之後，按月若干的交際費當然也可以公然地報銷了。

汪太太現在不愁沒有可以對來客們誇耀的資料。她似乎有一種狂熱——想把一切的情形對一切的人們都完全地宣佈的狂熱。驚嘆記號在太太們底臉上表示着；而那些曾經替阿菊說過媒的，卻又在在一種難堪的對比下自慚得幾乎無地容身。

幾乎每天，在下午五六點鐘的時候，同里的鄰居們總可以看到有一輛剛能容納兩個坐客的小「飛亞特」停在汪家門口。

多順利！從朋友到訂婚，這公式是定然可以在一個月之內演完的。母親帶着笑臉看這一天比一天熱烈的年輕的一對。

菊影現在是很少在家，而同時，每星期至少也有兩次送告假條到學校裏去。整天在外面，而且非到夜深時難得回來。

日子是這樣美麗地過去的，美麗得使任何人都忘記了這過去底速度。

起先，要到這樣的夜深時才回家似乎總有點不妥當吧。不過阿菊卻不是這樣容易被欺騙的沒有教育的女子。當然，你瞧她以前能夠這樣巧妙地對付了那些瑣瑣屑屑的年輕人。而現在目前這情形下，誰能把來歷已經知道得這樣地清楚的「人物」當做什麼危險品似地來防範呢！

汪太太現在是一點也不提心這個了，尤其是在已經成爲習慣之後。而好歹使她感到有點焦慮的，卻是訂婚似乎無形地延了期。至少，在阿菊身上是一些暗示也找不出來。預期的一個月是已經過去。一個月！祇要你一計算，整個的春季都這樣毫無具體舉動地過去了。起初是，阿菊或許害羞把這樣的事情宣佈；然而在偷偷地訊問了幾次，而老是祇得到「媽，你別這麼急！」或是「那有這麼快的事！」這一類答話之後，她是不得不感到有點莫名其妙了。她不急，也不是一定希望快，祇要事情能夠順利地辦成。順利？當然，一點問題也沒有：女兒底交際費是增加，而回家的時間是更遲了。這是進步，然而，「你們這種新式的辦法，我真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她有時候卻不免要發這種輕微的怨言……

事情誰也沒有想到要這樣結束。

女兒連日躲在樓上哭泣，死也不肯下樓來；而在前兩個星期，汪家門口已經再也找不到那一輛小「飛亞特」。母親樓上樓下不住地跑；現在她是顧不得那條老腿底酸疼了。曼青停止了工作，在房裏前前後後地踱，他夫人卻躺在一張沙發上打呆。女僕們老是聚集在竈披間竊竊私議着。

「有什麼話講！」曼青一隻手拍着桌子，咬緊了牙關堅決地說。「現在祇能這麼辦，要快。」

沒了主意的母親是祇能讓曼青把女兒祕密地送到了醫院裏。

汪太太開始埋怨媳婦沒有把事情打聽清楚，曼青夫人怪丈夫不該明知道有這樣的危險而不禁止，而曼青呢，他是祇好歸咎於菊影自己底疏忽。無論如何，這樣的結果是誰也沒有料到的。還討論什麼責任問題！目前的問題祇是在應當怎樣對付。法律？曼青害怕他底名字會連同某種決不能算是體面的新聞被報紙揭載出來；以他底身

分，這樣的侮辱萬萬受不了，因為他還得在社會上混。不牽涉到法律那無寧說是放棄；可是怎麼出得了那一口氣？

在來不及解決可需要請律師這問題之前，醫生卻萬不容緩地請了來。老的已經倒在牀上。她整日整夜地喘着氣，整日整夜地用一天比一天模糊，一天比一天淒厲的聲音喊着阿菊。然而阿菊卻不在身邊。古舊的船是禁不起暴風雨的海底顛蕩的。她呻吟着，她坍塌着，抵抗底能力和勇氣都同時地失去了。希望着什麼呢？墳墓底安寧吧；牠會埋葬了你底慘痛，像埋葬了你底希望一樣。

現在是祇等我們底菊影姑娘從醫院裏帶着憔悴的面容回來哭她底失去的母親和她底同樣地失去了的青春了。

「你應得快替三妹找人家，」曼青夫人似乎有了一種這樣地催促她底丈夫的

習慣；而現在，她又可以毫不冒險地再舉一次她那堂妹底例。「一轉眼就是三十，你算去。」然而這催促已經失去了那有關於自身底利害的迫切。女的照例地說，男的照例地答應；至於執行，那是另一件事。

真的，在老的去世之後，事情已經變了一個樣子。菊影不再每個月要添多少衣服，甚至不再上學去。總之，由曼青底收入標準來估計，她已經不成其爲一個負擔。債務在短期間內就已經肅清。曼青放膽地把許多兼職辭去。他們有了閒暇，並且又有了儲蓄。黃金的往日畢竟是會回來的！

中年的父親每星期六晚帶了妻子和兒女上戲院去。而在將出門之前，「三妹，你也同去吧，」他們照例會這樣問。

「我——不——去——」這是常聽到的懶散的回答。

懷鄉病

也許我不認識自己底故鄉是一種幸福。至少是爲了這原因，我纔會把區鎮當作故鄉那樣地看待。這是個小地方，小到無論你在那一張詳細的地圖上都不會找到牠底位置。雖縣城有村裏人順口地叫慣了的三九路；實際上，恐怕還不止這點。健腳的農民能夠在天還沒有亮透的時候就出發，挑了本地底土產，抄小路進城去趕早市；可是停泊在城北埠頭上的小船，咿咿啞啞地搖到那兒，卻至少得費你整個上半天的時間。我呢，每次上區鎮當然總是走水路。也許換了你便會覺得太氣悶，可是我要說，這是一

種樂趣。假如你沒有經驗過江南底水鄉那種味，那麼我就是絞盡了腦汁想出一千種說法來形容，也不會叫你明白；要不然，設或你曾經經驗過，那麼祇請你閉上眼想一想就成。總之，我說不出。

從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底存在的三兩歲的時候起，我就離開了我底生長地，而且永遠沒有再看見牠過一次。在那兒，我沒有剩下了什麼記憶，也沒有一般人要認為是當然的家。可是據說，我底生長地也是像區鎮那樣的去處。我是願意，同時也不得不，把對於故鄉的愛移植到那麼可愛的區鎮上，整個地，或竟甚於整個。

我是在那個縣城裏修畢了我底六年中等教育的；而在區鎮，我有着在這世界上所僅能驕傲的親戚。在那個時期內，上區鎮是每年至少至少有兩次。

鎮上的生活真過得輕易。

算是父親底遺物之一的那隻曾經配過五次玻片，修過三次發條的老時計是根

本就用不到。早晨，要是雞鳴還不夠響的話，那麼打從小河裏經過的航船底照例的鑼聲卻總夠把我叫醒了。稍稍捱一陣被窩，陽光就爬到牀帷上來。老年的舅父底咳嗽也有一定的時刻。於是便起身。到就在門外的河岸上去看一回鴨子，看伶俐的『捕魚翁』沒到水裏去。用尖長的嘴把鮮龍活跳的鯪條啣上水面。這樣是半天。村婦們提了籃子參差差地到河埠頭去洗菜；隨後，從市梢頭望去可以完全看到的滿鎮的炊煙便報告着午餐。下午大概不同一點：暑天日光太可怕；而冬天，風也吹得緊；我總是在自己房裏看一點書，隨時可以拋開的書。一些兒有時是聽上了幾遍的，關於鎮上任何稍稍值得注意的人的閑話；於是，假如是在夏季，我便可以聽到那種着兩株也許有百年以上的老梧桐樹的院子裏發出『遲——了——』的拖長的聲音來催開晚飯。晚飯便在夕照中吃了。村裏人決不會等到城裏人睡覺的時候才睡覺。可是我，由於習慣，我是總要對着那螢火似的燈盞推過頭二更時刻。縱然舅母從沒有在我身上吝惜過一次燈

油底費用可，是我卻總謹慎着把燈草減少到一根，因為她是常用點三根燈草可以在每年的開支上造成怎樣的影響的話來教訓她底子女的。極遲到二更，我總吹熄了火。

日記簿上是翻過了空白的一頁。我愛這種無需乎記日記的日子。

我底多得恰巧可以造成一架人頭的梯子的表兄弟和表姊妹們卻不然。大概是爲了我底血和他們底血不同的緣故吧，他們都厭惡這區鎮，幾次有意無意地諷示着搬走，搬上省城裏去住。搬走？對於這可怕的提議首先反對的，不用說，是舅父。他會拿起長長的旱煙管來猛烈地打着舖地的方磚，好像嫌牠們還是破碎得不够似地。「今天吵城裏，明天吵城裏，」他會喊，「我死了之後這幾畝田看你們還保得牢！多份爲着這原因，舅父是特別喜歡我；然而，『可惜好筍出在牆外。』這樣的感歎卻也常聽到。」

每次上區鎮，我總拿一封套在大得可以伸整整一隻手去的，上面有着「邵德馨

老爺安啓」等字樣的信壳裏的，不多又不少地剛巧寫滿八行的書信，先託航船帶去。由一個城裏的脚夫挑着我底輕便的鋪蓋和書箱，我一步一步走到城北的高橋頭。對峰擁到我身邊來兜生意的船戶們搖着手，在鬧市口的菜擔堆裏拐了彎，看到船埠，我便撩起長衫跨下石級去。

「長發！長發底船呢？」

照例在醬紫色的臉上帶着笑容，長發一篙子把他底船撐到我底脚邊來。他總留意着不讓脚夫搬我底東西下船，要自己搬，怕的是放得不穩。於是，「少爺，走好！」他伸出了全是肌肉的臂膊來給我做扶手。平常在學校裏因為底子畢竟是鄉下人而在體力上處處勝人一籌的我，到這樣的境地卻不得不開始感到自己底文弱。在我謹慎地鑽進那個祇有半個身體高的篷艙，還來不及把鞋子脫去的時候，長發卻已經用一種猴底敏捷沿船邊走到後艙，開始拿他底櫓嘩啦嘩啦地撥着水了。

『菩薩保佑！你少爺出門總是好天。』這樣的寒暄他是輕易不肯遺漏的。

一過高橋，世界似乎立刻換上了一副皮相。我深深地吸着蒸熱的泥土底氣息，像清涼散似的樹蔭底氣息，和多少帶一點魚腥的水底氣息。遮在笠帽下的農夫把一杓杓的肥料澆上菜畦去的情景，有時候也會有一種特殊的意味：因此，我同時也甘願地吸着肥料底氣息。總之，是鄉村。

那時候，在我看來一切的存在便祇是鄉村，船，和長發底一家。當然要除了自己；不，甚至自己底存在或許也可能被忘記。

長發底家包含着他本人，他底老是坐在船頭上扳槳的妻，和一個答應着阿狗這名字的，恐怕還不到十歲的小孩。

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阿狗。真像舅父家裏的那隻小花一樣地，永遠蹲在娘底腳邊，玩弄着——也許是一根作纜索用的蔴繩，也許是從他爹爹底煙袋上解下來的那

一串比現在的銅元還大的「順治通寶」我記不清楚。可是這一點卻是能斷言的：他對於這樣的日子似乎也像我一樣地永不會厭倦。時常替娘向爹傳着話，他是在這樣的年紀就比我懂得更多的船上人底術語了。

記得有一次，是冬天，北風幾乎把我底鞋子都吹到河裏。我覺得冷；可是長發底老婆卻流着汗，用了加倍的氣力在扳槳。

「逆風，船要重得多呢！」一種偷閒的旁觀者底不好意思似的自覺使我不期而然地說了這麼一句話。

奇怪，她向我瞟了一眼，沒有像平時那樣地無論我說一句什麼無關宏旨的話都有一個相當的聲音來答覆；在這眼光中，我發現着一些矜持和一些敵意——我不解。

「進財風。」

阿狗在用他底圓眼睛對我身上溜了一會之後卻禁不住這樣說。經過長發底解

釋，我纔明白了船上人有那麼一種禁忌。不能說「逆」字。阿狗算是教了我一次乖。

起初，那個孩子似乎有點怕我。這種怕，我想，大概是種根於那一回他要小解的時候，他娘底遊戲的恐嚇：這是我可以從以後他每逢小解都得先向我畏怯地看一眼那事實上意味出來的。「留心你底小麻雀不要給陌生人剪了去！」可是漸漸，在我分給了他幾次乾棗和柿餅這一類的食品，而他又每次伸出羞怯的手接了去之後，他是和我熟稔了。他不再懼憚我會剪他底小麻雀，而反向我表示着特殊的信任和親暱。他甚至把隱祕在小心肝裏的最大的驕傲都向我說了出來：

「八九年之後，我就有自己底船了。」

我呢，微笑着，誠意地期望他將來做一個比他父親還結實的船戶。

長發畢竟和孩子有點不同，永遠那麼生辣辣地笑着，而且開口閉口不離「少爺」。這種生辣辣的態度直到我快在中學畢業的那一年纔稍稍除掉一點。那時，因為年脚

邊生意清，他便在舅父家幫年忙；縱然要吃兩個人底糧食，他卻能夠替我們做三個人底事情，因此，舅母也不再遲疑地讓他留下了。他幫我們糊花燈，又陪我們上柳莊去看廟臺戲。也許這種接近使他漸漸地發現我並沒有其他的「少爺」那樣的要素；於是兩方面都樂意地一片片拆去了那座隔在我們之間的高牆。可是當我膽敢問他船家底生意可過得去的時候，他卻還忘不了那照舊的一套：

「託你少爺底福，這幾年還好。」

「什麼託福不託福，」我是要這樣地糾正他，「你自己底本事！」

上上下下地坐了幾十回長發底船，最使我不能忘記的就是那年寒假終了我從區鎮回校裏去的一次。

幾年來就蘊藏着的想嘗試一回搖船的滋味那種衝動是抑制不住了，我要求長發底老婆讓開，由我來替代她底職務。「你不要把搖船看得太容易呢！」然而她卻並

沒有吝惜給我一個嘗試的機會。不幸第一槳就把可以裝滿一臉盆的水潑到了船上。阿狗狂笑着，向肚裏吞下半句也許是『二百五』一類的嘲笑。長發從船艙頂上飄過一絲『算了吧』的眼光來。我可不服氣。『第一槳是算不了數的。』果然，在幾分鐘之後，我是能像一個老資格似地支配我底槳了，並且，憑着幾斤蠻力，我總算支持到半里以上的路程，縱然臉已經漲得飛紅，而汗珠也一粒粒從額上滲出來。在勝利底狂樂中，我忘記了疲勞地死也不肯歇手。『顧住前面，』可是長發卻突然這樣喊了，『扳牢，快！』我們底船已經到文昌閣。那地方，似乎到這一次我纔看清楚，河道是特別地狹，水流是特別地急，船隻又要從那個上面站立着一座破廟宇的土墩邊繞過去；兩個急促的轉折，據說是連熟練的船家都要擔幾分心的。我呢，怎麼會知道！長發底喊聲使我亂了手脚。他老婆看我不對勁，急忙地竄過來攙住了我手裏的槳。可是來不及，船已經打橫撞在土墩上。怎樣的震動！我差些兒給拋到河裏去，要不是那女人把我底膀子扶住。經過

這樣的劇變，不用說，我是祇能死心塌地地放棄了這種徒勞的嘗試。

事後纔知道，祇在去年，這地方就翻過兩隻船。

在一時安定不下來的心驚肉跳中，我早就準備着聽長發底這幾句當然是極柔和的埋怨，不，或竟可說是教訓吧。

「少爺，你不要看不起我們搖船的。做一項行當，要有一項行當底本事呢。你想想，我們姓殷的是在太公手裏就搖船了。叫我們去讀書，我們是讀不來。大家一樣。」

他是多麼驕傲着他底世襲底職業！

我沒有話說，看看自己掌上起的不願意讓第二個人知道的水泡，心裏不得不默認了這番教訓底真理。

長發扯開了話頭，對我嚙嚙嚙地講起來。

這個安份的鄉下人似乎除了省吃儉用地替他底阿狗積蓄起夠打一隻新船的

錢來之外再沒有旁的欲望。也許到老來會打算一副棺材本，可是現在不。「祇要有一隻船，」他說，「你就不愁沒得吃的，年荒水旱都和你不相干。」

這話使我沉思。

像一幅蒼茫的夜景似的未來是早就把人間的煩慮底種子撒在我底早熟的心裏了。說不定在幾年之後，經過了對於我是像年歲底增加一樣地當然的流離和顛沛，我會想起這個在我們底世界上除了船之外什麼東西也沒有，而同時也除了船之外什麼掛礙也沒有的人底今天這番話來；那時候，啊，那時候……

而目前，我底力量是祇能私祝着長發會永遠保留住這種寶貴的淡泊和恬靜。

真的，我就在那一年離開學校；這就是說，從那時起，我是不得不從綏衝地帶被派遣出來，開始對生活作慘痛的肉搏了。向舅父和舅母叩過頭，謝過他們養育之恩，我便

跟着一肩行李準備化四五十塊錢的盤川到遼遠的異鄉去就二十塊錢一月的職業。在這樣的情形下，我想不起以後會有再看見一次區鎮的可能。我底「故鄉」

「樹高千丈，葉落歸根，你總有一天會回來。」

在最後一次進城去的路上，長發是曾經用了這樣的話來安慰我底傷感的。

四五年困苦的掙扎暗淡了我頰上的光彩，又催醒了我青年時代的幻夢，然而牠是不能把我對於區鎮的記憶磨光的。在滿是灰土的異鄉底鮮明的對比下，我是整個地被一種對於清的和綠的水的飢渴所佔據。我與其永遠這樣像蚯蚓似地生活着，卻還不如替我底表兄弟們看一生一世田，要是他們真有一天搬到省城裏去住的話。

但是我終於在沉悶的年歲中推出了那個向我底未來開展着桃色的一角，而同時又可以把我帶回到區鎮去的機會。樹高千丈，葉落歸根：我欣幸自己縱然夠不上說

已經長到一千丈那麼高，卻至少也還沒有到落葉子的時候。然而我是回來了。將在省城裏的一個中學教書。從那兒到區鎮用不到四五十塊錢的盤川，而我底薪水也總算增加到五十以上。

照舊地寫好了「邵德馨老爺安啓」的大信封，可是這一次並不交航船，卻改爲送郵局。我是特別謹慎地直等到舅父那兒來了回信之後才從省城裏出發。帶着去會久別的戀人似的心情，我重又一步一步地走向高橋頭的船埠去。真的，我同時還不免有點恐懼：也許幾年來的風塵會使區鎮上的人不再認識我，也許長發那第一個要碰到的熟人就會發出「你可是某人」的疑問來。正爲着這原因，我是特地穿上了往常所穿慣的大布長衫的。

我不願意那從縣城到區鎮的一段路程稍稍有點異樣，我要什麼都照了舊時的

公式做爲什麼？——我不知道。

可是還沒有到船埠，就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在我心裏波動起來。我幾乎找不着那個拐了彎就到河邊的鬧市口，因爲那一羣向我身邊擁過來兜生意的船戶是不見了。我祇能不很純熟地使用着那地方底土話向一家店舖去問訊。這樣纔算找到了船埠；而在那邊，往常是至少有二三十隻各種各式的船停泊着的，現在卻祇剩了三五隻，并且又全是那麼小！萬萬意想不到的變動竟使我懷疑在這個世界上可還有區鎮底存在。不，舅父底來信明明對我說在指定的日期可以在高橋頭找到長發。然而長發在那兒呢？我喊着。

『少爺，你怎麼不認識我們了？』

一個長着怪蓬亂的頭髮的女人底頭從一隻就在我腳邊的船底艙裏鑽出來；那面貌是經過好一會的認辨之後纔符合了我底關於長發底老婆的記憶。而長發本人

他是像一枝篙子似地直立在後艙。

倒是我，我不認識他們，我有點好笑地沉思着；對年歲的抗爭真是狂人底妄想吧。我底想造成一種沒有這回事似的感覺的嘗試，到現在便充分地證明是整個的失敗了。

「今天高橋頭爲什麼船這樣少？」不可避免地要這樣問起。

他們兩個都不回答——似乎沒有聽到。

我感到意外的冷落。細看着長發：沒有錯，正是這個人。可是臉上所永不遺漏的笑容，現在卻被許多的皺紋所替代了。沒有說什麼話，祇是專心地搖他底船，眼光似乎釘住了遼遠的天界。沒意思，我想拿出一本書來看，不幸可以讓我在旅途中消閒的書是一本也不在手頭。要是區鎮上的人都拿這樣的態度來接待我，天哪！我是不能再把牠當做故鄉那樣地看待的。舊時的記憶在我心裏浮現：那時候，長發會從後艙轉過頭來

嚙嚙叨叨地向我說着許多話；還有，還有那伸出醜態的手來要柿餅和乾棗的阿狗。

「不錯，我記起了，阿狗呢，阿狗怎麼不見？」

說不定是搖他自己底船去了吧——那個曾經驕傲着在八九年之後可以成爲獨立的船家的阿狗。可是不會，算來年紀還夠不上。

這一次長發是聽到了；轉過頭來，向我露着一絲「不必說起」似的苦笑。我驚奇。莫非死了嗎？我想，可是不敢說。

「我們把阿狗送到城裏去學泥水了，」那女的替代了長發回答。

學泥水！這是比死還要意外的。「從我們太公手裏就搖船，」我沒有忘記這句話。而現在，這個世襲的職業底嗣子是改了行。

長發當然知道我在詫異。爲要說明阿狗之所以改行的原因，「少爺，你看，」他伸出左手去，對那河岸劃了一條長線。

船已經過了高橋。我張開鼻孔；對於鄉村，我是會有一種特殊的嗅覺的。而現在，鄉村正開展在我眼前。可是爲什麼有心的努力總造不成在無意中倒會獲得的效果？鄉村底氣息似乎沒有像記憶中那麼濃烈，而且，這是不幸的，也沒有那麼純粹。我找尋用——現在是祇能這樣說吧，用滯鈍了的嗅覺。

軋士林

隨即便聽到一陣比牛鳴還蠢的聲音。跟了長發底手指望過去，是汽車；而同時我也看到那一條隱匿在沿河的樹木背後的路線。「少爺，你還不知道嗎？」他問。不錯，在一年之前，我曾經在報紙上發現過關於我們省裏的長途汽車的消息。可是在那時所沒有注意的是，牠對於我們底區鎮所能造成的影響；而更想不到我們底阿狗會正因這原因而失去他底世襲的職業。「牠就沿了我們底河道走。什麼地方都走到：蜈蚣埠，柳莊，汪家牌樓。從城裏到區鎮要不了半個時辰。一天有兩三班。又便宜。你想，還有那個來

坐我們底船？」我想了，想起當年那個年荒水旱都不怕的長發。而現在，現在的這個長發是這樣說了：「我已經喝了三個月西北風；不瞞你說，你少爺來還是這個月裏第一注意。你也是不知道有了那斷命的汽車；不然的話，你也不會來。」

不，我將永遠憎厭長發所憎厭的一切，我將永遠像長發固執着他底職業似地固執着我底對於鄉村的偏愛。祇要世界上還有區鎮，祇要上區鎮還有這條水路，祇要在這條水路上還有航行的船隻，那我便到老都不願意去坐那汽車。

真的，在三天之後，我還是坐長發底船上縣城去。

這一次在區鎮擔攔的日子固然少，可是我所聽到的卻很多。把全鎮底飲水都弄髒了的，從新辦的造紙廠裏排洩出來的污水；把全鎮的佃戶都弄得心猿意馬了的，一天到晚在宣傳社會主義的小學教師等等。我不知道在短期間內世界要變到怎樣。總之，牠是在變；而現在是甚至連這個也算在世界上多少佔着些空間的小小的區鎮都

不能例外。對於這種變，我固然願意從理智上根據某種進化原則來贊同，但是我身上的中古世的血卻使我有點自私地希望着區鎮不要被這樣的微菌所傳染。替世界保存起一個純粹的鄉村底樣品來吧。不用多，祇要一隻角，祇要在地圖上找不到位置的一隻角。而現在，那條拿我們底省份剖分做兩片的長途汽車路卻把這一隻角做成中心了。

這是開始。然而也許這過程是不會在二三十年之內就完成得了的——不錯，我沒有忘記拿這樣的話來安慰着自己。

「長發，長發，長發底船呢？」

當年夏天，我帶着幾分傻氣地獨自個在舊時的高橋頭對着幾隻殘存的糞船提高喉曬喊。

「長發底船呢？」

對岸的樹叢裏傳過嘲諷似的應聲來：而這便是一切的回答。

沒辦法，我祇能讓那到老也不願意坐的汽車顛顛簸簸地在後面拖着黃沙底尾巴把我帶上區鎮去。

在汽車上，從兩個腳邊放着賣空了的大菜籃的農民底嘴裏，我纔聽到這條路上最近發生的新聞。劫車。我不可避免地問起。風波縱然已經平息，可是那種殘餘的驚惶卻似乎還在每一個乘客底臉上逗留。那兩個農民模倣着說大書的人底手勢，你一句我一句地向我細說起來。

事情是這樣的（一個講）：車開到三廊廟，離區鎮不過五六里，給他們堵住了。總有一二十人是太湖幫；不（耐不住沉默的其他一個糾正着）大半是本地人。不管他是本地人，是太湖幫，總之一二十。有的拿鎗，有的祇拿棍子。開車的給打得半死半活，

車上的機器也打壞；還好，客人算是沒有傷。上面派來了三十幾個保安隊。現在正捉人，已經捉了三個。也許不止。全是搖船的……

我呢，起先也祇用零零碎碎的注意來聽着這一番零零碎碎的報告。真的，這也算不了什麼新奇的事，對於這個每天都有新奇的事發生的世界。可是當我聽到那最後一句話的時候，我是相當地感到心底緊張了。「全是搖船的！」這對我有什麼關係？當然，我是在想起長發。

「他不會，他不會——」我茫然地對自己說。

想不到這一件我覺得毫不新奇的事，竟會像惡夢似地扮着鬼臉去恐嚇區鎮，而且在我舅父家裏就引起了這樣大的不安。地窖裏的現洋是在夜深時不讓人知道地取了出來，打算託人帶到城裏去存銀行。附近是早有了請財神的先例：區鎮不要緊，起先是這樣想的；而現在，劫車的事情分明地告訴他們說，匪徒們已經在區鎮四周出沒

了。趁這機會，表兄弟們又把搬到省城裏去住的話提出。舅父抹着鬚鬚，感嘆着過去的
那個開了門可以睡覺的時代底失掉；而現在，「現在是連王法都沒有了，」他說。

慚愧，我幾乎也分着那個曾經看見兩個世紀的人底偏見，縱然是用另一種方式。
在這一次的居留中，我好像已經不能再嗅到舊時的區鎮底空氣了；而其實，環繞在區
鎮四周的變動是那麼小，小到幾乎看不出來。要是沒有某種恐怖底無名的預感，也許
連我也不會在這空氣中覺察到異種的細胞底存在的。

恐怖？正是的。祇在兩天之後，我底這預感竟充分地證實了不祇是無所依憑的幻
覺。

我那最小的表弟把我從後院裏蘆籬背面的一張竹榻上拖了起來。「你看看去，
他說。我莫名其妙地跟他走到了後廳。舅父底永遠被一口痰所阻住的語聲是聽到了，
那麼嚴厲，可是說什麼話卻幾乎聽不出。在他底語聲裏面，還夾着女人底悽厲的申訴。

哭聲！我突然覺得心在胸膛裏浮了起來。

是長發底老婆！

正打算出去聽聽畢竟是怎麼回事，可是表弟卻一手把我拉住——

「爹關照誰也不許出去，」他命令似地說。「她不是好人。」

但是幾句聲音特別高的話卻可以捉到。

一方面說：「你叩頭也沒有用，這種事情我管不了。」

而另一方面：「他是冤枉的，他是冤枉的。」

無需等到舅父拖着旱煙管走進來，滿臉怒容地數說這事情底經過的時候，我就

已經整個地明白了。我痛苦，尤其是因為聽到那女人底號咷的哭聲。

長發怎麼會做這種事情？長發怎麼會做這種事情？

這可怕的思想幾天地盤桓着。一直到我擠在汗臭的人羣裏親眼看見那張「直

認不諱……驗明正身……」的布告上明明白白地有殷長發這名字的時候，那悽厲的聲音還會突然地升到我底耳邊來——

「他是冤枉的！」

照理，問題是決沒有這樣簡單。這種事情是人做的，長發也是個人。那麼我就不能根據任何偏見來斷定長發決不會做這樣的事情。可是我不願意如此想。即使退一步，就算他並不冤枉，那麼這樣的處分是否太過分，在我覺得也還成問題。因為長發，至少在我想，是好人。

可是這一點總是事實：區鎮底土地上染過無邪的血，區鎮上從此可以聞到血底腥氣。也許這腥氣會漸次地瀰漫。因此，對於這自己曾經那樣地迷戀過的鄉村，在那種新近感到的輕微的失望外，現在是加上了，我要這樣說，加上了憎厭。我夢想中的區鎮

是不該有的！



盒罐種各製精 CHINA CAN CO. LTD. 鐵花彩五印承
贈製廠罐製鉄印益華港香 尺書裁局書代現海上

半個月之內，長發底悲劇做了柳蔭下的談話，議論，譏諷底唯一的對象。有人說他幹這一手已經不是第一次，而另一個人又嫌他膽子太小，沒有到刑場就嚇得面無人色。

想不到，區鎮上竟會充滿了這種可憎厭的人。我憎厭；我甚至遷怒到舅父和那個什麼事情也不懂的小小的表弟身上去。

那一天，心裏在打算着要早一點離開這比異鄉還冷酷的地方，我慢慢地閒步到市梢頭去。最後一次溫習了這徒然蓋着一層無邪的綠色的鄉村，牠底蒸熱的田野，牠底冷落的河道。我覺得沉悶。這一次是應該不回來的：被破壞了的記憶再也沒有法子補償。碰來碰去的世界都不外乎是這麼回事。夢想着區鎮會例外真是多麼優氣！然而我還要優氣地找一個地方來寄託我底憧憬。當然不再是區鎮。可是要像牠一樣美麗，而沒有牠底血腥和長途汽車。

聽說我那個沒有留着任何記憶和家庭的生長地，也正是像舊時的區鎮那樣可愛的去處。

自從那一次離開區鎮之後，我就沒有再去過一次，直到現在。而今天，我是出乎意外地接到一封從省城裏寄出的舅父底來信了。

王老闆底失敗

浸在生髮水底香氣裏，五位不穿外衣的西裝少年正忙着剪刀底工作。

女人底進來突然引起了十道眼光底注視，羞怯的，膽大的，或是吞人的眼光，然而注視卻是同樣的注視。一個主顧詫異着他底右頰爲什麼要刮得那麼長久，而另一個主顧卻竟不顧別人西裝底尊嚴就喊出來，「快一點！」

她是一個新來者；而她底來到是那地方底一個空前紀錄。也許說了都不會有人相信吧。這家理髮店雖有着九年的歷史，但是竟從來沒有

一個女人踏進門檻過。有老闆而沒有老闆娘，此其一。縱然那地方是一個廣大的學生區域，而學生的確也男女都齊備，可是很奇怪，就連長得最難看的女學生都沒有有一個肯放棄到上海去化一塊錢燙一燙頭髮的特權，此其二。陽氣太旺不但可能引起火燒，而且在王老闆底野心裏也始終留着一個缺陷。這缺陷應得彌補。爲什麼他既經做了那區域裏的唯一的理髮店底唯一的老闆，而還要讓他底居民把利權斷送在外人手裏？

利權外溢，挽回利權！

確實，我們底王老闆已經爲這事情躊躇上好幾個月了，而好幾個月的躊躇底結果便是這家有九年歷史的理髮店底大大的革新。

不用說，有些輕而易舉的變動是在一年以前就已經開始了的。『生意興隆通四海』那副對子底除掉便是一例。可是大的變動卻都是在最近一個月以內才完成。在

這個月內，以前所用的『祥記理髮舖』這牌號是改成了『芙蓉美容館』。裝修是全新的，據說老闆會因此化去二三百。夥計們一律換上洋服。而老闆自己呢，他是新近擺起了一副和身份相適合的架子。

擺架子也算是革新是的，而且是要緊的。因為他以前並不如此。說句不怕太刻薄的話，一年以前他自己也還穿着短打，擦擦擦，跟他底夥計們混在一塊忙。誰也沒有看見他出門戴過銅盆帽，誰也沒有聽到他模做大面底嗓子叫過黃包車。而現在，他覺得這副架子是必要的了，因為他打算在自己底隊伍裏施行一種新的紀律。那一家大理想館走進，去會聽到這樣的嘻嘻哈哈？這種樣子真會把除了剃光頭的主顧以外的主顧都趕走，而剃光頭的主顧是充其量祇出得起兩毛錢的。『你們現在是技師了！』他警告。果然，洋服底穿上和架子底搭起確實在那地方造成了一種新的嚴肅。

現在什麼都好了。五位技師像殉道者似地工作着。老闆嘴咬金鼠牌，微笑地在看

那屬於他的一切。二十年前的夢想呀！十年前的野心呀！而現在，你瞧，「芙蓉美容館」底紅邊青地白字的大旗正在那到鎮裏去的必經之道上飄蕩。

然而不，他總覺得還缺少什麼似的：始終沒有女人踏進他底門檻是不用說，就是那常在星期日從上海帶了斯丹康底香氣回來的，他所看熟了的幾個男性的頭，也似乎輕易不肯向他這邊轉一轉。「真是瞎子，這麼一副排場都不看見！」可是不久他是恍然了：原因倒並不在於他們都是瞎眼睛，而是爲了沒有可以吸引他們底眼睛的東西。

祇有女人纔會吸引光頭髮的男子，祇有光頭髮的男子纔會吸引更多的女人。

於是，這大概要算是最重要的變動吧，那放在門口的五彩價目牌上是添了「女子招待」這麼一行觸目的紅字。不容易呢，費了他整整一個星期的找尋！然而得到卻並不難，就在附近的那家裁縫舖裏。

在這連王老闆底夥計們都一律穿上了洋服的時代，是無論蘇式的或廣式的裁縫都不容易把女兒留在家裏的。

他把那女孩子上上下下地看了一遍。好一雙細嫩的手，從這雙手裏，他想，是無論那個主顧都不至於殘酷到竟會把找頭收回去。不過有點叫人不敢相信她是裁縫底女兒；穿着這麼一套不稱身的衣服。

「你叫什麼名字？」

她不但說出了自己底名字叫三妹，並且把她底年齡和經歷等等都一口氣交待得清清楚楚；三妹無需乎別人問一句纔回答一句。

（倒是個老資格，他心裏說。自己還沒有過用女招待的經驗，她卻先有過當女招待的歷史了。）

「你在那邊工錢是多少？」老闆把煙氣噴成一個圓渦。

「四塊。」

「我這裏給你六塊。——絞手巾，遞香煙，刷帽子，是你底事情，記得不記得？」

「在那邊，這些事情都是僕歐做的。」

「那麼你做些什麼呢？」他倒有點不明白。「我們這裏有我們的規矩。」

三妹不做聲，好像在那兒笑。

王老闆明明記得預定要規給她做的事情決不止這一點，可是在這樣一個嘴唇邊永遠掛着笑勁兒的女孩子跟前一時卻竟想不起來。他祇能不嫌煩地重說着：「你記得不記得？」

「我記得了。」

「好。」

真的，三妹底笑勁兒確實有點使我們底王老闆感到不安。

風氣是這樣開始的，就在她上工的第一天。三妹拿起一位主顧底外衣來刷着，而她底眼睛卻似乎跟她底心思飄到了別處去。那件外衣遞給了一個沒有穿外衣的年輕人。爲什麼不拿呢？難道還要替他穿上不成？這事情她是幹不了的！可是，那年輕人底光頭髮上的小梳子使她禁不住嗤地笑出來。「是你！」在第二天，她覺得有把同事們底臉逐一地認認清楚的必要。「有什麼好看！」膽大的這樣說了；於是，「有什麼看不得！」她笑着這樣回答。此後，有人不知故意或是無意地踩了她底脚也好笑。三妹，手巾；三妹，手巾。「我底手祇有一雙呢！」又是笑。

而且這笑底毛病會傳染。幾天之後，所有的夥計們似乎都變成傻裏傻氣的人物。一種新近壓服下來的嚴肅是被破壞了。老闆何曾不想發作，可是竟發作不起來。三妹，

那不受管束的，是甚至在他面前都敢放肆。無論扳起怎樣鐵的面孔都不能堅持長久；鐵會很快地熔解了，熔解在火熱的笑臉裏。

多可怕的笑臉！他想逃。可是逃往那兒去？「芙蓉美容館」底一切都在那兒笑。

他覺得自己也作怪。算賬的時候會把數目弄錯；抽煙的時候心有點飄飄然。而更危險地，他竟記起了自己底年齡。

說起年齡，在以前，他是連自己也幾乎不很清楚。萬一有人問起他「貴庚」的話，他總是這樣回答：「讓我想，「祥記」是開了九年，那時候我是二十八。」你千萬別笑。他連自己底年齡都要根據「祥記」底年齡來推算：要知道這正是他成功的祕訣。可是現在，「三十七」這數目卻會很現成地跳到他眼前來，而且屢次地，誘惑着又恐嚇着。

是的，三十七；禁不起女人底笑臉的三十七！

同時，老闆和夥計們之間又似乎樹立起了一種經濟的對立之外的新的對立。那五張說油滑不油滑，說莊重又不莊重的臉，真使他受不住。他尤其不喜歡看見他們咬耳朵。咬耳朵，那當然是在說起三妹了；祇消看那副神氣！而他是不願意任何人提到三妹底一根汗毛的。

「你們這幾天魂靈兒飛到那裏去了？」祇能借題目來發揮。「手巾塊塊那麼髒，刷子東一個西一個，上禮拜買的半打雅霜一下子就用完，還有……」他環顧四周，希望找出些更漂亮的藉口來。可是你知道他們是怎樣回答的？我們底王老闆聽了還能不生氣！他們竟要他問三妹。「什麼都推在三妹身上，沒有她的時候你們怎樣！」這班人真沒辦法。要不是老闆代墊的洋服賬還沒有拔清的話，他定要把他們一個個都捻走。

可是爲公平起見，他也把三妹偷偷地叫到身邊來。

「雅霜是你用的？」

「是我，」三妹覺得無所用其不老實。

說到雅霜，雅霜底香氣便像受了咒語底召喚似地跑進他底鼻孔來。「你要用，用吧，用吧，」他昏迷地喊。

而且就在當天午後，他已經痛心聽到了這樣的話：「三妹，少措點油吧，我們吃排頭。」老闖自己答應過。」完了，完了，他捶着胸；以後叫他怎麼管得住這班混蛋呢？

王老闆底干涉算是整個地失败了。他原是想得步進步，先不准他們多開口，然後不准他們多笑，然後……可是現在，你想！

於是用陰謀。他打算發一發狠，先揀一個來開刀，也好叫別人看了不敢肯頭輕。

目前剩下的問題便是怎樣揀。

那一天早晨，在還沒有一個主顧來到的時候，陡然的靈機觸動使他向夥計們問起來：

「你有沒有討老婆？」

「沒有。」

第二個，也沒有。

再來一個，還是沒有。

他覺得沒有問第四個的勇氣了，便搔搔頭皮，莫名其妙地走開去，把五雙在驚疑中我覷着你，你覷着我的眼眼剩下在那兒。

因為一向沒有問起別人底私事的原故，這次的發現確實有點意外，而且竟還使他感到失望。爲什麼這班人到這樣的年紀都還不討老婆？怪不得一個個都那麼傻裏

優氣的！在他想，一切光棍都靠不住，他希望他底夥計們都有老婆。當老闆的可以沒有；當夥計的也學起老闆底樣，那還成！可是偏偏像特意挑選出來似地，到他這兒來的竟全是這一票貨色。

一點也不錯，有家的，誰肯跑那麼遠的路上他這兒來？肯來的，不是光棍也變成光棍了。

讓揀一個開刀的陰謀也暫時擱起吧。

像水一般平滑的日子是消逝了。現在王老闆已經不能每天祇自安於一些數字底工作；「今天做了一百三十五角」的結論也跟着平滑的日子一齊失去牠底迷人的魅力。他底心是被太多的瑣瑣碎碎的疑懼和煩亂所纏住了。

而三妹是照例地笑着，並且隨時散佈笑底種子，那朵「芙蓉美容館」裏的芙蓉

花。

而在剪刀聲中，還是照例地充滿了十道眼光底遊戲。

那天王老闖像從一場大夢中醒來似地在扳着自己底手指。一個月零三天了。在一大堆煩亂和疑懼之前，日子是會飛的。他猛然記起把三妹弄來的動機，記起他底營業。他生平第一次地錯失了他底按月結賬期，而且還是那麼重要的一個月！

老闖搖着笨重的頭。不成，不成，這樣弄下去是不成的。你看，祇有增多的支出而沒有增多的收入。他喟然長嘆，把盤算推了開去。

誰也應當承認，那朵芙蓉花底消息，對於熟悉這區域裏的每一個微小的變動的學生們，是確實有了相當效果的。效果是這樣：穿長衣服的窮鬼們有點害怕，穿短衣服的花花公子們是因爲受不了女朋友底嘲笑而不敢在頭髮上作第二次的冒險。這雙重的效果是多麼殘酷地在毀壞着可憐的王老闖底夢想呀！

也許不，他現在是做了新的夢了。

豈但他，整個的芙蓉館都在做着新的夢；從兩邊鏡子裏反照出來的五個以上的三妹，是儘夠你十道眼光去分配的。

而且她是長得一天比一天勤人。她底頭髮，由於新置備的燙髮鉗底應用和五位「超等技師」（廣告牌這樣告訴我們）底會同商酌，是儘夠有放在陳列窗裏當模特兒的資格。至於那老闆從第一天起就有點不滿意的裝束，不用說，是早就被一身看護婦式的又白又挺的衣服所替代；並且老闆還照樣爲這套衣服付了裁縫工，縱然她是一個裁縫底女兒。還有長統襪和皮鞋。而那一雙沒有人敢收回收找頭去的手又永遠露出在外面，掛在脣邊的笑勁兒。勝於一切生髮水底香氣的香氣。芙蓉花。

「真比女學生還強呢！」

有人這樣說。誰？王老闆沒有那麼大的膽量。夥計們更沒有說這話的。是在『芙蓉美容館』對面開着吃食店的小寧波；而且因為這樣說，小寧波便立刻變成十道眼光，現在可說是憎恨的眼光底共同的目標。

小寧波跑進我們底故事裏來確實有點突然，正像他突然說了這話一樣。可是我要爲他介紹。同樣是一位老闆。雖然由於繼承一個叫老寧波的人底事業而同樣地繼承了那個稱號，但他畢竟是否系出寧波卻還成疑問，因為他能把那句要牽涉到別人母親身上去的咒罵語用十種不同的方言來說。穿一身花緞的小衫褲，帽子常是歪戴的。煙捲兒在他嘴上會從左嘴角到右嘴角地時常換位置。可是我們不能把他底一項更重要的資格忘記：他是從『祥記』到『芙蓉』底七八年的老主顧。

不過這位忠實的主顧卻未必忠實到每次都會用現錢來交易。『老王，你給墊一墊吧！』他時常這樣要求。

「幾時拿來呢？」

「明天。別那麼急，我幾時該過你底！」

十幾個明天都過去了；在王老闆覺得不能不老着臉皮向他開口要的時候，他便：「幾毛錢就把你急死了，拿走吧！」

王老闆是祇要能在水板上不再看見小寧波底名字就已經很滿意，至於他還錢的時候用怎樣一種態度卻顧不到。一種與兩家舖子底壽命相始終的友誼在兩位老闆之間建立起來；理髮店裏的那張準備在忙迫時間給挨不到被伺候的客人坐的長櫈子是常常專爲小寧波而設了。尤其是近來；真的，近來。

夥計們不能放下剪刀底工作，老闆又被他底該詛咒的算盤所纏住，而小寧波是閒着沒事的。他會在照例的長櫈上那麼一坐，拿出煙，勞三妹點上火，於是說長話短地跟她講起來，嘴又油，樣子又難看。

縱然很知道小寧波是有了老婆的，王老闆卻總不免有點討厭他。可是有什麼辦法新的紀律是約束不到主顧身上去；把長棍拿掉也辦不到；至於「工作時間禁止喧嘩」的警告呢，那當然也會像以前的「無論親朋至好概不掛賬」的揭示同樣地不生效力。沒辦法中的辦法便是把他冰走，可是三妹底笑勁兒是會使鐵都熔解的，何況冰！

確實，三妹也愛向這位忠實的主顧笑，就像她愛向任何人笑一樣。

而更使王老闆不舒服的事情是，部下中的一員揀了個機會悄悄地來咬他底耳朵根，真像報告什麼機密的軍務似地。

「三妹不對勁了，她要走！」

其實，這耳根大可不必咬：你別當我們的王老闆是傻子。

三妹有一次抱怨過事情忙，而另一次又說六塊錢不夠她半個月花。她希望着充

華絲葛的旗袍料；而這個老闖也沒有大量地答應下來。「她總一天會走」的預感早就像一個鬼影似地在他眼前竄動着。

可是當有人用這話警告他的時候，他卻幾乎要拍桌子：

「她走不走跟你們什麼相干！」

他又一次想起了那個來警告他的人是光棍。一切光棍都是不懷好意的。真是他多麼厭惡那些光棍提起三妹的名字。

話雖這樣說，「她要走」的消息卻究竟不能和他，他自己，完全不相干。不過說的話是收不回去的。過後似乎有點懊悔。他沒有把爲什麼三妹要走的理由盤問出來。而且以後是再沒有人膽敢向他報告更多的關於三妹的消息了。

她要走祇能讓她走。他努力想起她底來到並沒有在「芙蓉美容館」底營業上造成怎樣的效果；正相反，她是成爲「芙蓉美容館」底負擔了。她要走就讓她走吧。

可是不，她自己沒有開口。是謠言。而且從他聽到這謠言的時候起，又過了半個月。在這半個多月之間，他提心着，而她卻始終沒有開口。

突然地（又是突然！）那一天小寧波走過街來，將王老闖一把拖了去，說是要他去瞧瞧他自己舖子裏的新裝修。

新裝修？王老闖卻一點也沒有知道。他這幾天差不多是做了隱士，很少踏出自己的店門；縱然出門，一路上的花花綠綠也是不在他底注意範圍之內的。可是這一次卻不得不發現：就在他對門是起了怎樣的變動呀！小寧波對他說，打算賣冰忌林和咖啡。果然，那一間在往時是祇有墨黑的牆壁的小屋子，現在卻已經完全變了個樣兒。王老闖在剛進去的時候，幾乎連眼睛都張不開。牆上糊着花紙，花紙上掛着洋氣的圖畫。白漆的桌子和椅子，檯布，閃光的玻璃杯……

還有兩隻閃光的眼睛也向他矚了過來，又像是向他示威，又像是徵求他底意見。

「我勸你還是少舖張好。」他向小寧波兜頭澆過一杓冷水去。「你瞧我放得，收不得。」

真的，王老闆似乎並不很高興。他有這種奇怪的思想：怎麼你也配在這個小小的區域裏，首先採用時行的裝璜的舖子便是他底美容館。可是現在，小寧波也居然學起他底樣來。

而小寧波祇是在微笑。

一天一天地，王老闆看到對門的舖子裏總會加添些新花樣；並且每次看到新花樣底加添，他總覺得自己底舖子裏好像損失了什麼。這不近情的感覺是從那兒來的？他不知道。總之，這對門的一切都該是他底，小寧波偷了去；總有一天，小寧波是會把他底一切都偷去吧。

果然，「芙蓉美容館」底那塊廣告牌上的「女子招待」這行紅字也給偷了去；

不但偷了去，而且已經公然地裝飾在『玫瑰咖啡館』底廣告牌上。

王老闆曾經費盡努力想叫三妹不走，然而三妹是走定了。

他什麼話都說過，向三妹自己，向三妹底家裏人，那個老裁縫。他甚至蠢到把小寧波已經討過老婆這一層都當做阻攔她走的理由之一舉了出來。這是什麼話！永遠是笑着的三妹到臨走時卻生了氣，而且就爲着這句話。別人有沒有老婆和三妹什麼相干！他又不是要娶了她去做老婆！

這一氣，她不走也得走；總之，她是走定了。

十道羞怯的，膽大的，或是吞人的眼光送帶粉香的『再會』出門去，而那句『有空這兒來玩』卻剩下在門裏面，沒有被聽到。

那地方登時回復了五個月之前的嚴肅，我要說，是一種宗教的嚴肅。

三妹臨走的時候似乎並沒有向我們底王老闆告別；不，也許我們底王老闆沒有聽清楚。總之，她是不見了，像一陣生髮水底香氣。可是那一副笑勁兒卻還在眼前蹀蹀跳跳。抓住吧！又蹀蹀跳跳地過去。

能夠忘卻的人是幸福的——王老闆發現了這樣的哲學。

天也作怪，好像故意來配合他底心境似地下了五六天的雨。

五六天之後，在太陽露出了那張生黃疸病的臉來的時候，王老闆纔想起他底營業。這五個月的損失是可觀的。他看看『芙蓉美容館』底旗幟，頭昏着。再刻苦地幹一下吧。損失不能不彌補。可是他感覺到他底熱心也跟着勇氣和精力同樣地不見了。他現在再也不會忘記自己是三十七歲。何苦來！以前這二十年是怎樣過的？野心呀，夢想呀！

『做人真……』他歎息，『做人真是……』

假使這樣地收束了這故事是太匆促的話，那麼我還可以說一說在王老闆底舖子裏的最後一次變動。這變動便是：老闆此後也，擦擦擦，混在夥計們堆裏一起忙。

現在，他是會在他底夥計們面前提起三妹了；不但如此，甚至連他底夥計們也可以放心地在他面前提起三妹。舉例說，有一次，『三妹還穿着我底皮鞋呢！』他這樣地對他們說，而在另一次，『三妹不知在那裏燙的頭髮！』他們又這樣地告訴他。

可是在五條西裝褲都一例地發現有了破洞的時候，三妹底名字是兩方面都不再提起了。

牆

那圍牆裏的一切生物都註定要用儘可能的高速度來衰老，似乎這樣纔能讓一切無生物更結實而倔強地活下去。鐵索和鐵欄，像永劫不磨的年歲一樣，固然是越磨越新，越磨越亮了；可是你瞧，監房對面院子裏的那三株殘存的梧桐樹卻沒有到秋天就把葉子染成黃色。人，因為是生物的原故，便也跟梧桐樹一樣。筋肉鬆弛了，骨頭露出了，那二百多隻也許是殺過人的，或至少是拿過槍的手，現在是祇宜乎做一些造小襪，編竹籃這類輕便的工作了。更重要的是對生命的執着似乎也漸次地溶解在凝滯而

沉重的空氣裏——劃分給他們每個人的決不會超過四立方米突的空氣裏，他們等待着，不是自由，而是死亡；他們很明白那隻公平的黑手也許等不到判定的年歲就會來把他們攫去的。

例子可以隨便舉。譬如，就拿王金標來說吧。論年紀，他也着實說不上老；但他底資格是老的。因為資格老，年紀看上去也就老了不少。在這間除開做了虱子底大本營的幾條棉被和一個推銷着臭氣的便盆之外什麼也沒有的公寓裏，他已經住上，假如用他自己底話來說，有『三千五百八十七日』了，你想！

三千五百八十七日——有這樣麻煩的算法？但金標底腦筋卻確實祇被這些麻煩而冷酷的數字所盤據，尤其是近來。他會很現成地告訴你，他已經坐上幾天，往後還得坐幾天，而且是決不會把零數弄錯的。他底刑期總共是三千八百二十六日；這是打過折扣之後的數目，不能再還價。這數目，除他自己之外，恐怕誰也記不清吧。要簡單，我

們還不如老老實實說是十年零六個月。不過金標是不願意的，他不願意拿年月來做計算單位。那樣的單位是太長，等不及；而現在，他是祇消推到對面的牆上現出落日底影子，而老鴉又哇哇地回到梧桐樹上去的時候，就可以在兩個數字上一面加上一面，一面又減去一，歎着口蘇息的長氣對自己說：

『又過了一天！』

而在這裏，就連日子也是帶着腳鐐的。

一天一天地終於積成了十年。再跨上一步就可達到的自由之路呀！他昏昏地想起生疏的世界，那麼大，那麼渺茫。而在當初，他是還年輕呢。現在，過着不變的生活的人是變了他沉默，可以因而感覺出自己底頹唐來的沉默。

他是怎樣地過了這十年的？記得最初，他極度地焦急着；他底睡眠和食量都犧牲在這焦急中。圍牆外的天地所給予他的牽掛是太多了！舊時的同伴，他底家，年輕的妻。

那時候他祇有三十二。沸騰着的青春底血。可是慢慢地，同伴們是被忘記了。年輕的妻聽說已經學會唱小調，而且是可以靠她底年輕養活她自己了。一切的牽掛都放鬆了緊握，被一種新的嗜好所替代了。他變得非常愛談話：每一個來分擔他底命運的夥伴底經歷成爲他生活中唯一的興味。他判斷着，像一個法官；安慰着，像一個教士。而關於自己的一切，他是忘記。但是對於這什麼都可忘記的人，愛談話的嗜好也不會是永久的。現在，吃得下飯，睡得着覺，沒有掛礙，沒有沸騰的血，他是二百個人中的孤獨者。確實，他是像不再關心自己一樣地不再關心別人了。有人會說這種變動是大的；但是，他自己是不覺得。

是的，他整天地沉默着。

對那個新來的劉阿虎，他便總共祇說過三句話，雖然阿虎是和他吸着同一間小屋裏的空氣的，而且已經來到了快十天。

這位新兄弟是那兒來的？犯的是什麼案？判的是什麼罪名？

實際上，連這三個問題都儘可以不必提出：口音聽得出是青縣，樣子看得出是盜犯，至於刑期，那更是很早就聽到說起了的——無期徒刑。

此後，在他們之間是一句話也沒有了。

可是這一點我們卻不能不承認：阿虎底意外的年輕確實使金標非常注意過。還有，那一雙粗的膀子，那兩隻松鼠般偵視着的眼睛。這分明是青春時代的自己底影子呢。

是那兒來的力量？當阿虎宣稱他寧願跟郝大哥一塊兒等十八年再做一條好漢的時候，甚至連金標底心也怦然動了。

阿虎不用說，當然是耐不住沉默的；可是一開口總離不了郝大哥。郝大哥究竟有什麼了不起，這倒要請教。金標是在悄悄地聽着。

從他自己底嘴裏，可以知道阿虎是在去年就給抓來了。郝大哥已經先在那兒。
「那一班狗彘的把郝大哥底腿骨也打斷了，要他認。」阿虎這樣說，「我瞧着，親眼看他們把郝大哥弄得死去活來地好幾回。他還是不認我。我實在瞧不過。打在他身上就比打在自己身上還要難熬。」郝大哥，你認了吧。咱們要死也得死在一塊兒。黃泉路上不會嫌冷靜。」他媽的，郝大哥給他們送上天去了，倒留着我這一條小性命……」

說不厭的故事，牠挑撥着金標底久不重溫的記憶。十年前，那一班牛頭馬面似的偵查隊又何曾沒有用過皮鞭子和天平架來逼他供認同夥呢！可是照阿虎那樣說法，倒像普天之下就祇有郝大哥那麼一條好漢似的。剎那間，他有了說話的衝動。不要當我老了，也好叫他們認識認識姓王的從前是怎麼一個人。

不過，剎那的衝動是會過去的。算了吧，就算你底郝大哥強吧，金標覺得沉默還是適當的。

在沉默中，他甚至可以讀出了每一個人底思想。他真有點怕阿虎會去尋死，瞧他那一副坐立不安的神氣！幸而在這裏沒有死底自由，就像沒有生底自由一樣：人們不允許他們去尋死，祇允許死去尋他們。那麼阿虎在尋些什麼呢？不但阿虎，還有那另外三個；那三個爲什麼近來也學起阿虎底樣來？

不錯，他們顯然是在夢想着那奇蹟。這是關於那座圍牆的。也許有一天，那座牆會分裂，會自動地讓出一個缺口，一條走路來；而且這走路，這缺口，又祇有他們纔看得見。於是——自由呀，人間的天堂呀！

新進來的誰都免不了這一套：就連金標自己也何嘗不做過這樣的夢？過幾年，也許祇消幾個月，他想，自然一切都會過去。而且那圍牆也將永遠是隔絕了兩個不同的世界的圍牆。

然而在金標到這兒來之後的第三千五百八十八日上，事情終於這樣地發生了。並且確實是關於牆的奇蹟。

這奇蹟是要歸原於不知什麼地方底一座火山的。牠偶然伸了一個懶腰。地震。那座至少十年來沒看見動一動的牆上居然現出一個裂痕來，雖然小到斷然逃不出一個人，但同時卻大到儘夠逃出一個指頭去。不幸發現這裂痕的不是他們。有裂痕也許會坍。牆坍下來壓死幾個人倒還是小事，但是這裏面的人給逃走了幾個可怎麼辦？

於是，一座新的牆便得先行造起來，然後，再把那舊的拆掉。

於是，金標及其一羣是被牽出去造那座束縛他們自己的牆了。造那座束縛他們自己的牆——誰情願！可是不情願也得造：這裏的事情就是這個樣子。

阿虎是和金標在一起：他們之間有一條共同的鐵索來連繫着。共同？可是那座牆能夠對他們兩個有共同的意義嗎？在金標——六個月，祇消捱過這六個月便全然沒

有他底份了；在阿虎——一個永恆！你還不如去掘把自己埋進去的墳墓吧：這也不會是更痛苦的刑罰。

他們看着牆外的世界，偷偷地吸着自由的空氣，在他們底記憶裏是再也搜索不出比今天更美麗的陽光和草原了。

可是監工的鞭子是時常可以使他們想起自己底地位的。

顯然地，那年輕的漢子是在倔強着，踟躕着，東張西望着。

而在他們之間卻依然一句話也沒有，祇是默默地工作，工作，工作。金標想起阿虎也許要冒險，他會打算逃走。然而他們兩個是連在一起的。磚頭運齊了，牆腳打起了。他沒有逃。沒有機會嗎？機會好像錯過了。牆已經有半丈多高了，他們要爬到鷹架上去工作。他還是沒有逃。不逃，那麼他還是在打算尋死吧。

確實，你要走，有槍，至於你歡喜自動地從鷹架上掉下來，卻是槍所不能阻止的。

而且阿虎確實又向另一個弟兄問起過從這樣高掉下來會不會摔死人。

金標有點擔心。因為掉，他也是和阿虎連在一起的。想不到自己竟做了拖在阿虎底鏢銜上的鐵錘！

直到那座結實的新牆已經傲慢地站在他們眼前的時候，阿虎和金標依舊是一對孿生的啞吧。沒有逃，同時也沒有從鷹架上掉下來。難道就這樣輕易地放過嗎？不會的。阿虎底那種神色是儘夠洩漏出他底思想了，至少，金標是懂得。

而且，你相信吧，可怕的祕密是終於要被發現的。

那一天，他們正坐在自己打起的牆腳邊休息。金標偶然把自己底手捫到那成品字形的三塊磚頭上去。沒有生命的牆似乎有了生命了——會動。再仔細看，那三塊磚頭又確實比其他的磚頭小一點。

這樣的牆！

他用懷疑的眼光向阿虎瞟一下了。

阿虎也在看他！阿虎底眼光卻並不是懷疑，而是恐嚇，而是怨毒。而且顯然地，阿虎至少已經看了他三五分鐘，用那種怨毒的，恐嚇的，會不期而然地把對方底眼光逼回去的眼光。

血液凝行在胸膛裏。金標現在不但不敢開口，甚至連向他看一看的膽量都沒有了。那可怕的眼光！但心裏是明白的：阿虎替自己安排下的去路。這於金標有什麼相干？可是不，他害怕，甚至痛苦。像這樣的眼光他不願意從一個同伴那兒受到，而且確實永遠沒有受到過。而現在，縱然由同一根鐵索來連繫着，他們之間的那座無形的牆卻是結實的。

又一次想起無期徒刑和六個月之間的距離。

他們是兩個階級的人吧。

在回監房去的時候，他們又丁丁當當地經過了那決不是第一次經過的暗室。在平常，金標是甚至不會感到牠底存在的；而今天，他凜然了。這地獄中的地獄。他凜然地記起了幾年前一個同伴被送進暗室去的故事，原因正是爲着知道某種機密而不報告。那同伴在沒有被送進去的時候確實是個活人。出來的時候呢，他可不清楚；不過那同伴確實在出來之後不上幾天就被從狗洞裏拖出去，而且就此不再和他們見面了。有這樣厲害！這是每一個沒有進去過的同伴都不敢輕易相信的。而今天，金標卻自己也不知爲什麼地竟相信起來。他凜然。已經過了老鴉回到梧桐樹上去的時候。在黃昏中，那扇黑沉沉的鐵門似乎在他身邊打開了，伸出一條蟒蛇底舌子來把他捲進去。他眼花，祇看到一陣黑。

不，這是那黑沉沉的牆洞，是那黑沉沉的眼光……

而且漸漸地逼緊來的夜也是黑的。在那天夜裏，從前的一切，往後的一切，什麼都

跑來了，不肯來的就祇有睡眠。他也會睡不熟！睡不熟也就祇能聽其自然，祇要不想起那眼光，那暗室。要想就想得遠。十年前的生活，六個月之後的生活，充分的陽光下的世界，他底女人，鬆弛了的臂膊……那一回挑了半天磚頭就會覺得酸痛的臂膊以後還能搨槍嗎？要是連槍也搨不動，六個月過了往那兒去……但是在十年以前，自己可不是和現在的阿虎一個樣？……阿虎那個……真見鬼，爲什麼又要想到阿虎！不要想他，不要想他。

然而不久，他又會突然用這樣的話把自己從朦朧中叫醒來：

『去向他們報告吧，去向他們報告吧。』

隨後，他又夢見阿虎用沉重的鐵鎚打他底頭顱痛。可真老了。不中用。以前的那一副熬偵查隊底毒刑的筋骨呢！

由探照燈底光線引導着的脚步在行廊上經過。金標發現自己並沒有睡熟。夜是

過了一半。剛纔不是做過夢？而現在，明明還清醒。他清醒地看到了那一班偵查隊。那時候他是不怕的，誰不稱贊他一句「好漢子」而且，祇要這「好漢子」三個字就可以補償了一切天秤架和皮鞭子底痛苦。可是現在，你瞧，十年前的好漢是在打算向他們報告……

金標像在熬刑似的把牙關咬緊了。

翻過身來，「啊，阿虎你也沒睡熟！」他驚惶地喊。

阿虎沒有回答。可是那眼睛，夜空中的兩顆凶險的星宿，卻動也不動地在看住他。他再喊，還是沒有回答。難道阿虎是張開眼睛睡覺的？不會……不會……

他害怕地從新翻過身去。

阿虎還是用更多的郝大哥底故事來消磨他底白晝。他不會厭倦地說着，那三個

不會厭倦地聽着。張開的嘴，不勝驚異的神氣。而且郝大哥底故事是有一種神奇的力量：牠把那四個囚徒底心密密地縫在一起了。

多堅固的一致！

在這一致下，他們快樂着又感慨着。

在這一致下，顯然地，某種陰謀是在活動着。

但這一致，金標是沒份的。曾經圍繞在自己身邊的同伴們一個個地分離了。他們甚至不再和他說一句話，就像阿虎一樣。不，這話是錯了：阿虎說的，并且是一天到晚在說着，用他底——眼光！『你去報告吧。』這便是一切。這話必然地引起了回聲。『你去報告吧。』其牠的三隻眼光也這麼說，一致地。

『我不會去報告的！我們是自家人，我不會去報告的！』

自家人！阿虎會相信嗎？六個月的自家人！甚至自己，金標自己可相信？要不然，他也

不至於幾夜地睡不熟，幾夜地夢見阿虎手上的鐐銬了。好一個自家人！他準會去把祕密洩漏的。

可是爲什麼祇有六個月了呢？要是還有六年的話……

金標突然發現自己底肩頭被一隻有力的手所抓住了。回過頭去，不是阿虎是誰呢？
他捏緊拳頭，向自己呆看。金標幾乎昏迷。然而阿虎終於用粗糙的語聲把他從昏迷中叫回來。

「你怕咱們連累了你嗎？」他問。「你是幾個月就可以出去的，犯不着跟咱們一塊兒走，可不是？」

一分鐘等回答的時間。然而你想，叫金標怎麼答得上去？於是他又——
「咱們對你說了吧。反正不說你也知道。事情是有的。你瞧，就在這兒。」

一條和牆壁同樣地黑的棉被是突然地被揭了開來。你瞧吧，牆腳邊的那個黑洞！

這黑洞是使金標吃驚的；豈但他還有那三個吃驚的嘴是像黑洞一樣地張開着。這時候，祇有阿虎還是從容的。他從容地把那棉被依然蓋住了黑洞。然而蓋不住的是眼睛裏的火和嗷嗷邊衝出來的言語！

「你要怎麼就怎麼，隨你底便吧。不會有人來跟你爲難。可是你聽着。牆上的磚頭是我砌的，這兒的洞也是我挖的。一身做事一身當。你要說就說我一個得了，沒有他們底份兒……」

三張驚惶的臉是變成激昂的臉了。

「幹嗎要推在你一個人身上呢？——我也有份。」

「還有我。」

「要說就得說咱們四個。」

金標輪流地看着那幾張激昂的臉。「你們把我姓王的當做怎麼樣的人哪！」他

自己也不知道那兒來的力量慫恿他這麼說。現在，他覺得非把他們說服不可了——他們是自家入。而且，他是有理由可以把他們說服的要報告，又何必捱到今天？

自家入，不錯。

可是你爲什麼不早說呢？四顆坦白的心是在等待着的。

阿虎底鐵的拳頭是熔解了，他又一次把手搭到金標底肩上去。

「這麼說，咱們就一塊兒走吧。你放心，不會叫你一個人吃虧的。」

一股暖氣透過金標底全身。他看看阿虎，十年前的自己底影子呀。而自己呢，也好像回復到十年前的樣子。怎麼的筋骨，怎樣的膽量！真的，他現在什麼也不怕了：無論那牆洞，無論那暗室，無論那吞人的眼睛。

「我早知道王大哥是不會的，」一個說。

金標笑着。

阿虎也笑着。

五個人同時都笑着。

就是今天，阿虎這樣地通知。

夜。燈光祇照得見手，而照不見指頭。行廊上的脚步聲慢慢地靜止下去。今晚，睡不熟是一致的。五個睡覺的人動了。混成一片的呼吸，合拍的脈搏。阿虎輕輕地把石塊移開。「你們等着！」不見了一個。圍牆邊有磚頭掉落的聲音。再聽，靜默。狗也不叫一聲。第二個，三個，四個。現在剩下的就祇有金標。金標你怎樣？「走吧！」催促的聲音。他也鑽出去。爬着。圍牆裏還有半個身子。

外面草堆裏有一個黑影子在輕輕地叫他：「這兒來，快！」聲音聽得出是阿虎。
阿虎還不走？

剛從牆洞裏掉出來的時候，一道探照燈底強光便弄瞎了金標底眼睛。
壞了！
砰。

比思想還快地，金標覺得左腿上有一股寒氣直透到小肚子裏去。他站不穩，一陣顫抖，便像木塊似地倒下在他自己造起的牆邊。

從四面飛來的人。

燈光裏，草堆動着。等不及描準就有一個影子從這兒鑽出來。「你們把我也打死吧！可是他們並沒有把他打死，祇抓住了他底臂膊。對草堆一排鎗。現在草堆不動了。搜尋。一個鬼也沒有。

那三個已經跑遠了——你們追吧。

人與女人

「女人和男人是一樣的。」

近來，在珍寶心裏反覆着的，是她哥哥底這句話。我要再說一遍，是近來；以前呢，哥哥縱然早就說過這樣的話，可是她卻祇把牠當做不變的真理似地承認下來，無所用其反覆。而現在，她懷疑了嗎？不是。她怎麼能懷疑哥哥底話！他是神聖的。不過，她開始意識到自己是女人——而且意識到自己是怎樣的女人了。「珍寶長得真俏，在我們廠裏是數一數二的。」她可不是親自聽到住在隔壁的王翠姐這樣地說過自己和哥哥

——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之間的對比是一天天地變成顯然，而且……：……而
且……

然而哥哥底話是不會錯的。他說，「瞧你嫂嫂吧，學你嫂嫂底樣吧！」嫂嫂做了哥哥底證據：嫂嫂是女人，但是她和哥哥底分別在那裏？

不錯，一樣。

每天大清早，姑嫂倆提着同樣的飯籃一塊兒上工去。「這飯籃真討厭呢，」珍寶有一回這樣說。

「你嫌重嗎？嫌重，我來替你拿。」

「不是嫌重，太難看。」

「難看？」再也想不到嫂嫂會這樣地回答。「要知道自己掙工度日是再體面不

過的事情。你偏要說難看！」

嫂嫂偏要說體面。

另一回，她偷偷地看到了王翠姐（當然是長得沒有她那麼俏的王翠姐）手上有一粒金戒指。禁不住心跳。戒指是那麽闊，又那麽厚，使她不敢輕易相信是真金。去問她底同伴們，不幸又全說是真的；而且還笑她不識貨。她心跳得更厲害。翠姐有什麼強似我的？可不是做着一樣的工，掙着一樣的錢？但是翠姐戴得起金戒指；她自己，自己是沒有。

不知什麼見鬼的衝動使她在回去的路上問起了嫂嫂。懷悔：她是不該問的。可是懷悔也收不回已經說出口的話，而且睜圓的眼球也早就向她彈了過來——

「你問牠做什麼？」

「不知道是誰給她的。」不好意思，又忸怩地加上了一句，「我不過隨便問問。」

「你想學她底樣？這種人去問你哥哥吧——這種人底樣學得不學得？」

準是哥哥教會了嫂嫂這些話。

然而那粒金戒指卻像是被珍寶吞到了肚裏去似地不容易消化的。

好像有人說，是福氣，是命。

於是祇能回去問媽媽——媽媽有沒有替她算過命？她命裏有沒有帶金戒指的福氣？

在媽媽跟前這些話都可以隨便說。

媽媽將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好一會，笑着：

「快了，三十年做人（嚴格地，應當說女人）的經驗使她可以放心地這麼回答。

「你今年十七歲——再過兩年，替你找個好姑爺。那時候不要說金戒指，就是……」
女兒紅着臉，因為不但媽媽說起，而且她自己也正想起了，不得不臉紅的事。

再靈敏不過的是哥哥底感覺，牠甚至嗅得出別人底心思。當珍寶偷看着自己底手，打量着牠們是不能爲了四毛三分錢而做十二個鐘頭工的時候，哥哥就用粗糙的聲音把她從幻想中叫了回來。

「你要留心！媽打算拿你來賣錢呢，賣給資本家。你要着實做點筋骨！」

本來，像這樣的警告她聽到也不是第一次。回答照例是沒有；不過哥哥爲什麼老喜歡拿這些話來擋住她底前途呢？——這個她不懂。哥哥可不是也在抱怨工錢是太少，工作時間是太長嗎？豈但抱怨，他甚至還做出來。他們兄妹倆原是一樣地在渴望着不再做牛做馬的日子底來到的。哥哥也像她一樣相信會有這麼一個日子。可是他叫

她等着，也許要等到頭髮白。不信，你聽——

「等着瞧吧，」被宣傳底火燒焦了喉嚨，他會出神地說。「快了，不出十年……不出二十年……」

可是說「快」的還有媽媽——「再過兩年。」

十年二十年固然快，然而比到兩年卻是慢了。而且即使等到十年二十年之後，據說還是不做工就沒有飯吃，比不得兩年之後也許可以吃飯不做工。豈但吃飯，還有……還有……

在家裏的日子是一天天地變得難捱了。

哥哥沉默起來，他嘴裏已不像往時樣地有那麼許多做人的大道理。可是他底眼光是銳利的，銳利的眼光像鷹似地監視着。珍貴呢，不敢動一動，甚至不敢多轉一轉念

頭。然而這正是她在心裏積貯着無數隱祕的時候。以前所覺察不出來的男子們底張張望望和指指點點，現在已成爲她底無上的驕傲；何況王翠姐「這種人」又對她說出了許多使她心跳的話。

而這一切她哥哥偏都會知道。就拿她和翠姐交好的事情來說吧，他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不消說，這是嫂嫂偷偷地向他報告的。嫂嫂在向哥哥報告的時候，固然還加上「隨她吧，你管不到底」這麼一句，可是你以爲這麼一句能夠緩和哥哥底忿怒嗎？——不但不能緩和，反增加。那隻獅子咆哮着——

「我知道你是勸不聽的；可是當心點，你休想把「這種人」弄到家裏來！」

不知爲什麼，翠姐早就教會了她的「不用你來管」的回答，到臨時竟再也說不出口。她怕她哥哥，對於他底話從來就不敢道個不字。可是這滿肚子的冤屈！

第二天，她把這冤屈一五一十地對翠姐說了。

翠姐撇起了兩張薄薄的嘴唇，做出副睥睨一切的神情來。「你怕他，我偏不怕他；他不許我到你那兒去，我偏要去。」

「他是蠻胚，你犯不着吃他底眼前虧。」

雖然是這麼說，珍寶卻學會了那個「偏要」，爲着出這口氣。「你不要我和翠姐來往，我偏要和她來往。」她對自己說。

那一天放工後，嫂嫂到處找她都沒有找着；有人說看見她把頭髮梳得油光光地跟翠姐一塊兒出去玩了。

在這一個世界上原是有兩個世界的。

珍寶現在是開始看見別一個夢想不到的世界底邊緣了。縱然她看見的祇是邊

緣，而所嘗到的卻更細小得如汪洋之一滴，但這邊緣就已經夠使她目迷，這一滴就已經夠使她心醉了。顛倒在這生底迷惘裏的是白天的工作和黑夜的夢魂。而且，而且她是已經發現從這個世界渡到那個世界的橋樑了。

隱祕在少女心裏的喜悅是不會輕易洩漏的；珍寶謹慎着一切都不讓嫂嫂和哥哥知道。

而她底那宗在兩個月之內積聚起來的，放在翠姐家裏的寶藏也完全地隱祕着。這寶藏包含旗袍，絲襪子，皮鞋，和這種種底來源——一位（她新近纔懂得了這怪好聽的名詞）「朋友。」

總之，她是偷偷地學會了王翠姐底樣。

可是你以為這一切會隱瞞得到底？——她每天晚飯之後要出門去是明顯的事

實，而翠姐底家又住得那麼近。說不定祇有一天到晚在外面的哥哥會不聽得一點兒風聲。嫂嫂呢，現在每一次面對着她的時候總要笑，而且放工之後也不再約她同走了。豈但如此，有一回嫂嫂甚至親眼看見她穿着滿身新衣服從翠姐家裏走出來。她是準備着回去等哥哥發作的；而結果，嫂嫂還祇是笑着，哥哥卻一句話也沒有。哥哥底無言和嫂嫂底笑把她包裹在一重冷落的霧圍裏；她感到他們不干涉也像他們底干涉一樣地難受。……

也許哥哥真不打算再管她了吧？

是的，他不想管。管不了的事情怎樣能勉強；人畢竟是要自己做的。不過他在打算搬走。他要搬走的理由是——對珍寶說，「我看不得你這樣一天天地變壞；」對媽媽，「人家會說我在家裏用你賣女兒的錢。」

珍寶像感到自己底犯罪似地低下頭去。

可是在另一方面，「賣女兒的錢」——這還成什麼話！媽媽忍不住，破例地提高了喉嚨來聲辯。哥哥把他所能想到的話都說出來，像一頭無顧忌的野獸。母子間的爭執這一回是免不了的，而且又是嫂嫂所勸解不開的。這當兒珍寶差一點放聲哭了。她想不到家裏會鬧成這個樣子，祇爲着她自己。

兩方面底話她都沒聽清楚。

媽媽似乎這麼說：「我祇生了這一對兒女……你做兒子的自己不長進……叫我後半世靠那個……你說我賣兒女，我爽性賣給你看……人家會怪你養不活娘，娘要靠女兒……」

而哥哥底回答卻很乾脆：「你有女兒好靠，用不到我，我可以搬走。」

他是說搬走，便真個攜着嫂嫂搬走了，這樣的脾氣。

那一天珍寶連晚飯也沒有好好地吃；她覺得對不起哥哥，她想起了他三四年來

所對她說過的，而自己也確實相信過的話。她打算趕上去，對他說自己從此要照嫂嫂那樣地做一個好人，不再叫他生氣……

和媽媽商量。「隨他去，不在眼面前倒清淨。」媽媽沒有把他們叫回來的意思。

固然，做好人的思想在哥哥走後的半個月之內確實曾經幾次地浮到珍寶底心裏來過，但祇是偶然地；而這偶然，也就像任何人都有的飛上天去的衝動，不得不給自己不生翅膀底發現所打破一樣，是會被許許多多的已然和當然所掩沒。她估量着自己底吃不起苦的細嫩的皮膚；在這世界上做好人要吃苦她是明白的。可是我們卻不能怪珍寶識好不學好。她沒奈何，她是女人。她祇能不想起——不是不想起，是不敢，不起了會覺得兜胸口吃人打上一拳似地難受。而另一方面，雖然難受，事情卻依然水一般順利地進行着，這順利，我們自然不得不歸諸於哥哥不在眼前的那個「清淨」。

這進行底終點，同時也是出發點，簡單說，便是她犧牲着處女底羞怯，向人類第一次盡了女人底本分……

晨風中，當廠裏已經放過了兩次汽笛的時候，珍寶飄散着短短的頭髮，睡眼矇矓，坐在一輛人力車上趕回家去。已經錯失了上工時刻的工人們紛亂地在她眼前瞥過。突然，她被一種不可知的恐慌所襲擊：她好像知道哥哥一定會在門口等候，睜圓眼睛，準備罵她，或甚至動手打。

然而哥哥早就不在那裏了——她何曾忘記！

那一天再也沒有心思上工去。第一，她覺得已經沒有了提着飯籃在街上走的那股勁，第二，她怕看見嫂嫂。不去，不去也就算了：誰也沒有固執她非去不可。對於女人，不做工有飯吃的日子是終於會來到的。

嫂嫂還以為出了什麼意外，在當天放工後就來看婆婆和小姑。一切都平靜。祇由媽媽若無其事地報告着一聲，她以後不打算叫珍寶再進廠。嫂嫂並沒有究竟其所以，祇用詢問的眼光向珍寶全身打量。嫂嫂微笑，珍寶爲了沒有地方可以躲避她底視線而不安着。

「我是知道的，」帶笑的眼光似乎說。

要說知道，嫂嫂當然有一天會知道。媽媽壓根兒就不打算瞞；珍寶自己呢，心裏想瞞，可是臉色瞞不住。而其實，「你要小心點，小心吃人底虧，」嫂嫂在知道了之後也不過如此說。嫂嫂比不得從前，更比不得哥哥，已經不會開出口來就是些不好聽的話。

但就是這極輕微的警誡，珍寶也一句都回答不上來。

媽媽在嫂嫂走轉背之後對女兒說：「像你這樣的人是不會吃虧的，」一方面數着成疊的五元鈔票，托樓上陳大媽去替她放利錢。

消息好像是風，會很快地吹遍全區域；珍寶做了那地方底新聞。在臨着一條泛泛的溝水的後門邊，在比煙囪還黑的窰房底窗洞口，每當傍晚時分，一些伸長了的脖子，的男人們談論着，用眼光來護送她底進進出出。縱然是在自己底同伴們和鄰居之中，她卻感到自己是陌生人。那一帶眼光底壁壘。加以有時候還不免有一兩句不中聽的話吹到她耳朵裏來。要是換了王翠姐，那是可以回過臉去罵一聲「殺胚」的；可是珍寶辦不到。

爲什麼所有的男人都會變成哥哥，所有的女人都會變成嫂嫂呢？哥哥和嫂嫂不常在眼前了，再進一步避開這一大羣的哥哥和嫂嫂吧。

「他們像看西洋鏡似地看我，還要笑我，」她對媽媽訴述着她受的冤屈。

媽媽叫她不要急：這樣的地方她不會再住得長久。而事實上，也正確實有人替她

安排好了，比這兒要『清淨』到不可以倍數計的，不但『清淨』並且在各方面都好到不可以倍數計的地方等地去……

這一切原都是命運所完成的奇蹟。

命運從來就不許你問一聲『爲什麼』而牠自己又是不會開口的。無論是牠底譴謫或是恩寵都祇在一種不可知的狀況下起着作用。照這樣，曾經爲着貧寒的四毛多錢而做十二小時工作的珍寶，現在卻已經做了就是十年苦工底代價也換不到的這樣和那樣底女主人。縱然在首尾兩年之間，男主人卻已經換上了三個，可是不相干。每一次男主人底更換都祇表示着她又爬了命運之梯底一級。過去，這由她看來彷彿在雲堆裏俯視着自己所從爬上來的下界似地，是一個夢，渺茫的夢，是一個前世。何況那使少女變成少婦的年歲又不可避免地在她對於那個前世的記憶上加了一重蒙

發呢！

要不是嫂嫂有時還會抽空來看看她的話，她是可能把過去忘記得乾乾淨淨的，祇除了那個她時時在打算忘記而始終忘記不了的人——她底哥哥。

她和哥哥之間是一個長期的隔絕。

自從當初哥哥氣憤憤地帶着嫂嫂搬走的那時候起，細算起來，祇有一個機會曾經使他們兄妹倆見過幾次面——這便是媽媽病重以至於死去那幾天。

哥哥沒有問起她底近况，雖然自己很知道，就是問起，她也難以回答。可是她希望趁這機會對他說明白，請他原諒。原諒是的，他難道會不準人過好一點的生活嗎？可是，自己儘用哀求的眼色向他臉上瞧，而他呢，天哪，他怎麼老是像沒有注意到自己底

存在似的！

一種比媽媽底去世更大的苦痛深深地壓在珍寶底心上。

終於有一次，在媽媽底一切身後事都辦妥當了的時候，那男子把正打算回去的珍寶喊住了。珍寶轉過頭，叫了聲「哥」，聲音顫抖着。

眼前祇有嫂嫂在。

「慢着走，我還有一點事情要交待交待明白，」他說着，從衣袋裏拿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紙包來，放在桌上。「這是媽剩下來的錢，除用過，還多這麼些，你拿走吧……」

一句想說而沒有說出口的「哥哥爲什麼不留着用？」跟着一陣頭昏從喉嚨口不見了。甚至連哥哥以後又說了些什麼話都聽不清楚。似乎還是往時所說慣了的那一套——賣女兒的錢，資本家。她定一定心，打算再找出話來推辭。可是你瞧，眼前還有哥哥底影子嗎？他早走了！

沒奈何，回過頭來找嫂嫂。嫂嫂拿那紙包向珍寶袋裏塞。『還是拿走吧，你哥哥不是好脾氣。』

哥哥是到死也不肯放鬆一步的。

珍寶那一天回得家來就去躺在牀上。她不哭，也不說話，祇張大了眼睛望屋頂。心裏說不出是悔或是恨，她能恨她底哥哥嗎？像這樣的好人。至於說懊悔，她是直到今天都沒有知道自己錯在那兒。她祇怪同一個娘胎裏爲什麼要生出這兩般的貨來：哥哥是銅筋鐵骨的男子漢，自己是女人……

然而嫂嫂也是女人呀！

一遍遍地回憶着哥哥所會說過的話，她握緊拳頭開始捶起自己底胸膛來。

第二天，嫂嫂趕來探望她，勸她別生氣，勸她把以前的事情都忘掉。『我不氣，我不氣。』她這樣回答。

珍寶以後就再也看不見她底哥哥了。

可是嫂嫂卻時常會帶來些關於哥哥的消息。她時常來，老是穿着那一套素樸的布衫。這一次，她會說他怎樣一天到晚混在外面不回家；另一次，又說他怎樣全不管家裏的事情。真奇怪，嫂嫂以前是從來不說這些話的；而近來，這是說在媽媽死後，她嘴裏這一類的話偏是來得多。

「妹妹你想吃的，穿的，用的，你哥哥什麼都不管，叫我空雙手怎麼變得出來？」她會怎麼地開始。於是，屋租底飛漲，物價底騰貴……而最後，經過了相當時間的沉默，她會突然抬起頭來：「妹妹，你借我十塊錢好不好？下個月一準可以還你。」

珍寶是沒有不樂於借嫂嫂錢用的。

到下月初，嫂嫂拿着三塊五塊來還；可是推不到月半邊，又十塊二十塊地借了去。

這個月如此，下個月也如此……

日子會不知不覺地過去，哥哥所不肯拿的媽媽剩下的錢也不知不覺地被嫂嫂借完了。珍寶覺得詫異。這詫異包含着：一，哥哥不知道嫂嫂來借錢？二，以前不借錢的日子他們怎樣過？而最後，要是嫂嫂肯拿哥哥所不肯拿的錢，那麼他們可還是一樣的，那個男人和女人？

嫂嫂向她解釋：『日子難過，做人難做呀！』然而她還是不明白。

『哥哥不知道的？』有一次珍寶在交錢給嫂嫂的時候大膽地這樣問。

驚異跟着嫂嫂底眼色直打到她臉上來。『他知道還了得，我一向就瞞住他。從前媽媽在——啊，你怕還不知道吧，我們自己這點兒工錢從來就沒有夠用——啊，媽媽在時，我個個月要上媽媽那兒拿錢用，也瞞住他。』嫂嫂說得有點接不上氣，暫時停住了。然後又：『妹妹，你年紀輕，你真不懂得做人的難處呢。』

珍寶不插嘴；心裏想，做好人不容易。一聲輕微的歎息同時從姑嫂倆底喉嚨邊漏了出來，沉默着。

「這樣下去真不了，」嫂嫂最後說。

……

然而天下沒有真不了的事，真不了，死，也就是了——你能說死後還不了嗎？而在珍寶底嫂嫂這情形下，卻還無需乎等到死：三十以內的人要死也是不容易，就像生一樣。但有時候，一件偶然的事也是足以完成死底任務的。

確實，是一件偶然的事，縱然在今日也可以算是平凡的事。

嫂嫂急忙地趕到了珍寶那兒來。七八天不見面就瘦了這麼一大圈，而且神色之間又洩漏着一些兒倉皇和焦急。對着這，誰能不問一聲「什麼事」呢？

「你哥哥給捉去了！——已經有四天，在司令部。」

四周圍的空氣陡然緊張起來。真的嗎？這樣的事情還有誰來跟你開玩笑！珍寶一時覺得有許多話要問：爲什麼捉去還不是那老花樣！要緊不要緊？嫂嫂可不是和你一樣地不知道！而且嫂嫂也不是爲回答你這些問題而來的；她來的目的是借錢，借了錢買些東西去探望你哥哥。

那「花樣」底危險處，就是珍寶，也時常聽人家講到過。剎那間，她是看到那灑着鮮紅的頸血的廣場了。她害怕，她底灰白的嘴唇不自知地形成了這樣的話——

「我也去，我也看看哥哥去！」

說到「哥哥」兩個字，聲音啞了，她幾乎哭出來——這衝動是奇怪的。

嫂嫂向她身上瞧：印花綢的衫子，長統絲襪……好一會，她想着，然後說：「你換一身衣服去吧！」

「我沒有，」低下頭回答。

「我那邊有，你從前自己穿過的。」

在洋車上，她又一次看到曾經每天提着飯籃走過的街道。這是絲廠，這是以前的家。可是爲什麼都變得這樣地生疏？像前世，像夢。抬起頭，一片破棉絮似的雲正鋪在天上。爲什麼這兒連天色都怪陰沉的？

從青色和白色的尿布底旗幟下鑽過去，到了一坐斑駁的磚牆邊，嫂嫂招呼洋車夫停下來。多份這便是哥哥底家。

珍寶摸手摸腳地跟嫂嫂走上扶梯去。是一間後樓，滿屋子的煤煙和灰塵儘夠使她打噴嚏。看見板凳上滿是破衣服，她祇能在牀上闢出一塊空地來坐了。

嫂嫂從木板箱裏翻出了一副舊衫褲。「快換吧，路很遠呢，」她說。

這難道是自己穿過的衣服？她凝視着，拿在手裏反覆着。一路上的景像，突然兜到

她心上來。眼淚跟着手裏的衣服同時掉了。一方面，她彷彿聽到哥哥底暴戾的聲音：

——到這時候你還來看我！還要裝出這副假樣子來看我！

嫂嫂倒有點不明不白。『怎麼不換啦？』她催促。

『我不去了……哥哥會生氣的，他見了我會生氣的……』

日日夜夜地被哥哥和他底做人的大道理所糾纏着的三個月。

起先，嫂嫂還來過三兩次，所帶來的是一些不確定的消息和生活底怨望。再往後，

——這可不是奇怪的事情？——甚至連嫂嫂都不來了。爲什麼？誰知道！在這世界上所

能驕傲的唯一的親屬底不見又在她心上投擲了無數的疑影。她立下願心找到嫂嫂住的那兒去。竟說在三天前搬走了，這驚異簡直就成爲一種打擊。難道說，難道……

她真不敢想起。

可是一切都會過去，三個月也同樣地會過去。在陽光豐滿的一天上，珍寶驚訝地發現有一位陌生的女客來找她。陌生認一認清楚吧。「嫂嫂！」差不多要叫出來，可是一刻兒就又懷疑自己底眼睛了。怕不是。

「妹妹，好久沒有來看你，」女客說。

不是嫂嫂是誰呢？

佛要金裝，人要衣裝，這話一點也沒有錯。她從來就沒有想到過嫂嫂也會穿得那麼漂亮。而甚至，難道時間真會倒走的！嫂嫂也從來沒有顯得那麼年輕過。珍寶出着神。嫂嫂這一次是什麼重要的事情都沒有說，儘是些閒話。可是她爲什麼來祇爲着說這些閒話嗎？不會的。她是來報告，縱然不用言語，報告着她自己也會有這麼一天。

而此中的祕密是不難猜到的，尤其對於像珍寶這樣的女人。

這還是把自己揀工度日認做再體面不過的事情的嫂嫂嗎？這還是曾經勸她不要學王翠姐「這種人」底樣的嫂嫂嗎？

在她確切發現連嫂嫂都已經不復是她底嫂嫂了的時候，一種無名的悲哀襲上她底心來，爲着她底哥哥，爲着那到底也沒有改變自己底路徑的哥哥。「他怕還沒有知道吧，他怕還沒有知道吧。」自己想著。然而她不敢說；她是甚至連急乎想知道的關於哥哥的消息都不敢輕易問起了，假如那位「女客」不先開口的話。

然而哥哥底做人的大道理卻也不再苦苦地壓在她底心上了；她開始得到一個解釋。人應得像哥哥所說地那樣做，她承認；可是女人是有她們自己底道理的女人——兩樣。

一切都會過去，祇有那爲要使自己和自己底同伴們在十年二十年之後過好一

點的日子而遭到這樣的命運的哥哥底記憶卻長青在珍寶底心裏，直到永久。

重來

一

薄暮的車站。

劉雨若先生被一羣自動的送別代表團所包圍着。三十多歲的臉上，本來是連在講戀愛的時候都沒有表情的，這一次也被引起了興奮的閃光。同事們和學生們對於他底離去的惋惜是那麼地熱烈，竟使他一句感謝的話也說不上來，祇拚命地抽着煙，

照例用那一串他所慣用的「唔，唔，唔」來回答。

一切關於旅行的麻煩都是由年輕而能幹的太太來擔任了的：五六隻大皮箱底照料，爲了脚夫們底幾個銅子酒錢的爭執，在賣票處底圓洞口的期待和擁擠。過後，她拿出並不比自己底掌心更大的手帕來抹額上的汗珠。熱，今天真有點熱了，她想。

已經打過報告開車的點子。劉先生輪流地和每一個人握着手。太太當然是沒份的，她祇用焦急的眼光向丈夫催促。可是那些人底話一下子卻說不完；不耐煩，她自個兒先上車去。

「快，遲一點是會沒有座位的。」

「唔，唔。」

一羣蜜蜂嗡嗡地擁到劉先生底車窗口來。十幾聲「再見」底排鎗，富有延性的眼光底纜索終於被開行的車輛所拉斷了。

劉先生底半個身子卻依舊靠在窗外。

「走遠了，還瞧什麼！」

「唔，唔。」

太太嘆着口蘇息的氣；這不是爲了整整一天的辛苦，而是爲整整三年來這土灰色的古城所替她積貯下的厭倦。沙漠呀，她時常想。你瞧，甚至到離去的時候都沒有。一個點頭是爲她而發的；那班蠢漢對於她是望望然而去之，好像不認識她，好像沒有發現她底存在。在這種女人底地位差不多比零還不如的去處，她所過的可不是多餘的生活，而今天，終於……

二

人生，像天氣一樣，有冷熱；而結婚卻時常做了冷熱底分界線。

這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制度。你去問一百個結了婚的人吧：恐怕祇要不是老驕在病榻上的男子便沒有一個會感到妻底真正的需要；而在女的方面，那便除了希望丈夫能供給她一個充實的錢囊之外還有什麼呢？

然而他們正是結了婚的一對。

這一對，不用說在年齡底距離上是曾經引起過那麼許多奇怪的猜度，就是在性情和嗜好上，我們也乾脆就找不出一點兒結合的可能。據說，連當初劉先生底求婚也都是出於朋友們底主動；他們倆在事前根本就沒有作過一次延長到十分鐘以上的談話。這裏面的真相當然祇有他們自己明白，局外人無從得知，而劉先生也是斷斷乎不會有向誰報告本人底戀愛經過的那種雅興。可是照事理，三年前的俞淑娟小姐會放棄了在一羣害熱病的男性底圈子裏做中心的地位，而跟劉先生到這「沙漠」裏來消度她底新婚生活，卻顯然是一種即使不能說反常，卻至少是意外的行爲。

懊悔，誰敢冒失地說這樣的話！

但是時常浮現在神采間的一種崇高的憂鬱卻祇有劉先生一個人是瞞得過的。當然，丈夫總是忠實的丈夫。他不但從來不和她鬥一次口，而且她底話又句句都肯依。三天換一次衣服，五天刮一次鬚鬚，十天洗一次澡，像這一類麻煩的事情都依着太太底意旨而辦到了，還用說旁的！即如對於撫愛的義務，每當太太需要的時候，他也無不竭誠報效，雖然他底撫愛時常會被一個蒙古史上的問題所減少了風味，卻確實是無可諱言的事實。然而這有什麼辦法呢？像他這樣的人物還能把多量的時間犧牲在這一點類適宜於電影演員的動作上嗎？不可能。每當他感到這一類的動作是太多了的時候，他會說，『讓我先去把那幾頁講義寫寫完吧。』

蒙古史專家底講義沒有寫完的日子，太太底寂寞也就跟着沒有捱完的日子了。要排遣這寂寞似乎祇能靠那掛在對壁上的一幅迷人的雙影。牠會替她召來了

一些兒懷舊之感，一些兒祇可能偶爾在夢裏浮現的幻影；而這些，便來填補了心上的空白。

那時候呀那時候地想着又想着，這樣過了三年。

自然，這是過去生活底秘密，一種別人無從探討而劉先生卻無心探討的秘密。相片裏的男子不是劉先生是不用說，而那女子卻也不是她自己，但他們卻是經過了記憶底濾紙而保留着的僅有的一對。

起先也以爲劉先生是會問起的，她擔心着；然而他並不。現在，她是反爲着他底不問起而擔心了。有時候，她甚至想靠這過去的祕密來激動他一些兒妒忌，假如妒忌對於這種被蒙古史所擠滿了的腦筋還是可能的話。不過對方永遠不給你這試驗的機會又怎麼辦！

譬如說，你問他那女子長得好看不好看，他點一點頭，就完事。

她是祇能進一步採取有點冒險的手段了；這手段，在別人底情形下，也許是可能引起極大的糾紛的。她把那男子底單獨的照片也拿出來，而且是當着他底面——

「你認識這個人？」

丈夫指了指壁上的相片，「就是他，就是他，」莫名其妙地笑起來，好像在誇耀他底聰明的發現。

「很漂亮呢，可不是？」

「唔，唔。」

他不應當追問「這個人」是誰，和她是什麼樣的關係嗎？——然而他確實沒有問。好吧，繼續寫你底講義去吧！

劉太太感到整個的心都沉了下來：對於一個連妒忌都不懂的男子，她還能要求些什麼？

擡起頭又是那一對青春的笑臉；孤獨中，她會整刻鐘地瞧着。隨後，寂寞的臉上也現出殉道者底微笑來。「你們幸福呀，你們幸福呀！你們幸福呀！」她喃喃地說，好像在祈禱，好像感到這唯一的圓滿就已經儘夠填補了人世間的一切缺陷了。

沒有懊悔，她甚至以為這時候的憂傷也是美麗的。

三

……終於三年來黯淡的生活，那一想起就會打寒噤的生活，所替她形成的第一步願望是達到了——離開這地方。他們是在回到那繁盛的大都會去的途中。

車輪追逐着幸福底幻影，十幾處黃土的村鎮在蒼茫的夜色裏飛過了。

然而這一切對於她還太慢。渴望着想再去的的地方和渴望着想再見的人物似乎都會逃走，用了比車行更快的速率。在她底第一步願望達到了之後，第二個目的是應

當趕快地去攔住的。

可是她底第二個目的是什麼呢？

一隻手臂不自覺地從靠背上掉下來。她望望窗外的黑夜，望望車廂裏的燈。燈光下的劉先生底臉上意外地露出了諷刺的微笑。

他上車來之後似乎沒有說過一句話。

「兩天後我們已經在上海了。」太太說。

男的噴了一口濃的煙，點着頭，把眼光慢慢地移到那煙氣底圈子裏去。

四

兩天後，一對肉彈子被棧房和汽車底搨客們所造成的牆壁彈出車站來，是上海。上海她是熟悉的，至少她這樣地自信。縱然在最初幾天內，她底口音會不自知地

帶着一種吃麥子的人底聲調，可是不久，她可不是完全恢復了支配自己底舌子的能力嗎？而且，租屋子，辦家具，新住宅底佈置，等等，這整整一星期的忙亂可不是都順利地經過了嗎？

「三年來還什麼也沒有改變呢，」她說。

那一天閒着沒事做，閒，這纔是上海生活底開始。她勸丈夫陪她上電影院。劉先生縱然不喜歡電影，像他不喜歡除了蒙古史之外的一切東西一樣，不過這還是三年修道院生活之後的第一次要求呢，他能拒絕！

好，他已經「唔，唔」地答應了。

太太翻開報紙上的電影廣告版。她打算找一張她所喜歡的明星底片子，例如麗琳甘許之類。她曾經看過她底賴婚，那種表演真有力，叫人生一世都不會忘記的……可是奇怪，爲什麼儘是些生疏的名字？

「你選定了沒有？」丈夫來催促。

麗琳甘許底片子甚至在收兩毛錢的電影院裏都找不到；她覺得有點失望，沒奈何，祇能揀了一處廣告登得最大的地方去。

在戲院裏，她被一種異樣的空氣所包圍着；她似乎感到人人都在釘住她看，而鄰座上的兩個像機關車似地抽着煙的女人是甚至指指點點地笑了。在笑她？她說她？她簡直就有點懊悔到這兒來，尤其不該的是穿着這種沒有人穿了的短旗袍到這兒來。

「規矩的女人是不會抽煙的，」她心裏想，算是報復。

然而一種遲暮之感卻不禁襲上了她底心頭。時代真走得快，大概她底短旗袍也跟着她底麗琳甘許一起過時了吧。追，祇要青春還沒有逃走，她想一定還追得上。她可以從朋友那兒學習，她底朋友一定可以告訴她最時髦的旗袍剪法和最時髦的電影明星。於是，祇消到兩個星期之後……

并且她是多麼高興地想起呀！那位朋友是已經約定在明天就會來的。

五

一早就把劉先生派遣了出去，原因是爲着免得他來夾七夾八，而且她以爲這樣的丈夫是見不了人的。

她等着。

然而那位朋友卻不來。

這原是最不痛快的事情，何況所約的人又正是自己所時刻關心着的映芬！被自己所忘記的人們把自己也忘記是應當的，可是她，映芬，她也……

期待底焦急漸漸地變成被遺棄底悲感了。三年來自己可不是老爲着她底幸福而祈禱嗎？自己可不是祇爲着她底幸福而讓一種崇高的隱憂一天天地消蝕了頰上

的酡紅嗎？這過去的一切，縱然別人不了解，至少映芬是不會，也不能不了解的。她怎麼能把自己當做一個普通的相識那樣地看待？

然而她不來總是事實。

終於，連故意被派遣出去的劉先生都回來了，「你底客來過了沒有？」他在卸放腋下的書報的時候這樣問。

「也許昨天那張字條沒有送到吧。」太太不得不這樣回答。

不送到是不會的；要不然，爲什麼在將近晚餐的時候又會接着那封由郵局寄來的本埠信，而潦草地寫在一張請客單背面的幾行簡單的字句又明明符合了映芬底筆跡呢？

可是，那語調卻使她感到一種生疏，一種異樣，縱使說不出所以然。總之，你瞧——明天你約定的時間正是我的 office time，不能來，很抱歉。你是沒有事情的，不

妨請到我這裏來很便當的，九路公共汽車可以直達。如果真來的話，說不定我不在家，不過我的「house keeper」卻一定可以恭候的；他除了上午之外沒有事情。不要怕，儘管來吧！他也是你的老朋友。

芬

這難道是映芬說的？她祇知道映芬是一個人底妻子，而且，而且一年前聽說還做了母親，現在，你瞧，卻弄出什麼辦公時間來！

她把那封信反覆地看了好幾遍，尤其不能漏眼的當然是那最後的一句——既說是「老朋友」卻還叫她「不要怕」。確實，她鎮天沒有事情，不像映芬那樣似乎很貴忙，連會客的時間都沒有；可是她自信並不怕，她要去，而且偏要揀映芬不在家的時候去。

那一夜過得很不舒服。她感到映芬底舉動是炫耀，甚至是一種示威。說不定有一天映芬會對她都擺出一副勝利者底猙獰的面目來。這個她可甘心，而映芬又配不配？

她甚至想起一個不忠實的朋友不會是一個忠實的妻子。然而這思想多危險：這是說，她認錯了人，她把整個的一生都爲着這不忠實的朋友而徒然地犧牲了……直遲到兩點鐘的時候，她還從牀上起身來把今天跳得特別響的小擺鐘放進抽屜去。

可是劉先生底鼾聲也是同樣地可怕的。

六

幸而白天替她帶回來了和平的心境。也許這一切都是無心的，而映芬不過是一個天真而任性的小孩子……

她還是要揀映芬最可能在家的時候去。

星期日。九路公共汽車把她掉落在一個並不很華麗的里門口。她一家家地認着

門牌號。也許真有點膽怯吧，她覺察到自己底脚步都慢了下來，而敲門的手是在震動的。

門開處，是那男子！

一種爲難的情景使兩方面一時都說不出話。四條眼光所佔據的空間是太窄了；她讓開一點，不自然地做出了一副坦白的神氣。

「是……是陳先生……」謹慎着用這稱呼來替代了往常所叫慣的淵如那名字。「你不會覺得詫異吧，映芬一定對你說過……映芬她不在家……」

「你來得真巧，她剛預備出去呢。——請上樓坐。」

她取一種退縮的姿勢從淵如底身邊繞過去上樓。跟着一陣刺鼻的香氣撲到她面前來的，是映芬；映芬手裏拿着小梳子，從頭到脚地打量她，笑了。

「你爲什麼到今天剛來？我那一天不等你！你有空，而且你到上海已經有三個星

期。」

「我也等你呢？」

「等我？」映芬說。「我早打算上你那兒去了。可是對不住，我把你底門牌號都忘記了。——是四十五號五十四號——我現在記性真壞，什麼事情都記不得。」

說着，又格格地笑起來；等不及對方告訴她門牌號底確數，或是向她解釋這幾天不來看她的原因，她就又忙着別樣的事了。責難丈夫不去招呼娘姨送茶，捻響兩個指頭向他要紙煙；「還有洋火呢？」詫異着火柴底不隨伴紙煙而同遞到她手裏。

「你也學會了抽煙？」

「現在還有那個不抽煙！」

點好的煙輪在煙缸上燒着。映芬面對着衣鏡，撲粉，梳頭髮；一邊放鬆了舌子，用一種速記生底手腕也趕不上的速率背出那一串似乎早就預備好的話來。

在一個喜歡專利談話的女人前面，是誰也沒有插嘴底餘地的。於是客人和丈夫便同時都做了啞子。

當然，劉太太底耳朵也未必能比速記生底手腕更快；她祇用在火車裏看風景的那種心情聽着這一切。說過，聽過，就完事。

映芬本來就有一張不很肥胖的臉，現在加上那一圈足足有二寸多闊的鬚毛，下頰便顯得更尖削了。太陽心邊的青筋跟着說話的聲音一根根地在掀動，不期然地洩漏着一種纖弱得一觸就要爆破的神情。頰上的兩塊生凍瘡似的紅暈，介於人工和天然之間，又似乎時常要掉下來的樣子。

然而她還是很美的：看着她，誰都會生出一種把她在臂抱間扼死的欲望來……不錯，多嘴的女人最好是扼住了她底喉管不准她開口。你聽，她還在對鏡子說着什麼游水，跳舞，八個月的電氣燙髮。真討厭，算你懂得，欺別人是從內地來的！

甚至淵如都在他太太面前做成了多可憐的對比！你瞧他，把左腿放在右腿上，然後又把右腿放到左腿上去，眼睛儘釘住了茶桌上的小花瓶，好像要把牠認清楚似地。

劉太太矚着他。

但是她底視線卻很快地被捉住了。那男子抬起頭，最精細的顧忌也避免不了的覲面。

她覺得不得不出話來說。「陳先生，你瘦了！可是立刻便又追悔這句話。

淵如微微地笑着；這笑法，一種蒼涼的，或者說疲倦的笑法，她覺得是從前所沒有的。「怪不得你剛纔差些兒不認識我。」幸而他還算能用了柔婉的音調來調和這句一些風味也沒有的回答。

像一尾金魚似地掉過了頭，映芬用晶瑩的眼睛瞅住她。「我從沒有聽見你叫他

過陳先生呢。從明天起，我是不許你這樣叫的。」說時，她已經換好了衣服，隨後，扯起袖口來看手錶。「好吧，讓陳先生在這兒陪你，明天再談，我明天來看你。」她拿起那枝燒過一大半的煙來，深深地吸了一口，便把那煙頭丟了，忙着走——

「別忙，你還沒有知道我底門牌號呢。」

不錯，她忘記了問。是五十四號？四十五號？劉太太鄭重地告訴她是二十八號，叫她記住，雖然她知道不消到明天她便又會忘記的。

目送着映芬像一陣風似地飄出房門去，回頭看，沒有上塞子的香水瓶亂丟在桌上，而一雙繡花的拖鞋又成了字形地躺在地氈邊。暫時的沉默，在這沉默中，劉太太經驗到一種祇能意味而不能言說的感覺。

總之這世界是太意外了。

「映芬真忙，星期日還要來去辦公。」

「你說是辦公？」淵如回答。「女人底事情那一件不是鬧着玩的！」

「可是她真能幹：一邊做事，一邊還管家。」

家淵如禁不住笑起來。他們家裏有的是沒有昇過火的爐竈，沒有吃過人奶的小孩子。而太太呢？據說她是在家裏過兩個鐘頭就會生胃病的。

「映芬自己還是個小孩子呢——你要勸她；勸不了的時候，你要原諒她。」

「你再見她幾回，就會知道她現在是不是小孩子。」

「你們感情總是好的，據我想，」她追問。

可是這叫淵如怎麼回答呢？

確實，幸福，圓滿，她以前曾經這樣想。而現在，她卻斷然不至於傻到還會這樣相信吧，你祇要看那情形，聽那口氣！但是她還喜歡這樣地追問；她甚至希望着淵如會給她否定的答覆，會老實地向她供認了他們感情上的裂痕。真奇怪，她明知知道這是自私呢。

對映芬的反感，她承認有，因這反感而起的對淵如的同情，她也承認有，可是這種自私卻連自己也不得不覺得是意外的。

一種想知道淵如底一切底細的渴望把她緊緊地抓住，不但關於目前，而且還關於過去。「你當初究竟是怎樣的？你當初究竟是怎樣的？」她想問。要是對方也反問起她底「當初」來的話，她覺得自己倒也或許會這樣老實地回答的：「可不是爲着映芬一個人！」

不過她找不到這機會；而淵如，他甚至避免，至少在她覺得是如此。總之，這不是從前：淵如固然還是那樣的淵如，可是你瞧，他往時所慣有的那副洩露着某種野蠻的欲望的神氣在那兒呀？

這時候，誰都會感到是結了婚的人吧。

浸淫到屋子裏來的暮色在他們底臉上蓋了一重疲倦的神情。寂寞，人生是隨時

隨地都會感到寂寞的。他們覺得在第一次會面的時候就把要說的話都說完了——不要說的話似乎一句也沒有說，而不要說的話卻確實都說完了。——淵如祇用關於氣候的問題在支撐這殘局。

「時候不早了，我該回去。」

「劉先生在等你的，是不是？」

走下樓去的時候，她心裏這樣想：一切都標明着時間底印痕的三年之後呀。可是在淵如說過了那句照例的「有空再來玩」之後，她卻又也許今天還是第一次碰頭的緣故。

七

劉太太被一個打不過的難關所痛苦着。

她做了三年以前的夢，她要回復到三年以前的情形去，然而她禁不住時常這樣想：「遲了，遲了！」

縱然說，有些東西是學得會的，譬如選擇電影無需乎再依據廣告篇幅底大小，而在電影院裏也無需乎再爲自己底服裝而擔心，可是她還感到一種缺少，一種時間所不能補償的缺少……

「遲了，遲了！」

加以參不透的結婚這制度底神祕又來增加了她底痛苦。自己不用說，那另一對究竟又怎樣？她想知道。可是，你問映芬對婚後生活有怎樣的感想，她會說自己從來不想起這些事情；你若再問結婚對於她底人生觀有怎樣的影響，她會扭一扭頭笑起來，「我做了二十多年人也沒有懂得過什麼叫人生觀！」你拿這同樣的問題問瀾如，他會勸你不要想起這些事情，而且告訴你時常想起這些事情便會使一個人感到不幸。

這是什麼意思？連淵如也變得這樣不可解。三年前他並不如此：難道這也會過時的？

假使自己和連淵如都遭到了不幸的結婚的話，那麼——真討厭，這是危險的思想。於是她似乎懂得了。也許連淵如，他底矜持，他底沉默，甚至於他底「不可解」也無非是出於這樣的動機。淵如是比她更聰明的：自己懂得，他會不懂得！

「不要再去找他吧，」每一次碰到連淵如之後，心裏總這樣反反覆覆地想，「這是危險的，不要再去冒這危險了吧。」

可是你能保證你底決意，信託你底行為嗎？每當你在劉先生底義務的撫愛裏覺察出一種內容底缺乏來的時候，你可不是這樣想着——需要的東西畢竟還是需要的。

確實，她時常想不去。然而想，是腦筋底事情；去呢，是腿底事情。儘閒着兩條腿不用是不成的。她終於又去找映芬，不，也許是去找淵如——這個連她自己都說不出。不過碰到淵如的時候多而碰到映芬的時候少卻是當然的。

映芬照例是開話匣子；而淵如，祇要不在映芬面前，他很明顯地不同了。他漸漸地變得沒有起先那樣沉默；有說有笑，而且慇懃。她用自己底尺來量這靈魂底深度，便覺得他底一舉一動都不是無因的。他一方面狡猾地避免了可以挑撥過去的回憶的話頭，而另一方面，她相信自己底觀察不至於錯誤吧，他是準備着接受自己底任何請求的，祇要自己有勇氣提出來……

譬如那一次邀他陪去買東西，他也答應。

可是爲什麼又突然顯出那種懶散，那種頹唐，好像是不十分情願的樣子你

聽——

在第一家舖子裏，他用指頭彈着玻璃廚；在第二家舖子裏，他研究着計算機底造法；在第三家舖子裏，他似乎在數着每十分鐘有幾輛汽車從那兒經過。

不幸的結婚難道會使一個最有生氣的男子都變成活屍嗎？

轉瞬間，她又爲自己底思想而發笑了。

誰說他們底結婚一定是不幸——是映芬還是淵如？固然，淵如曾經在自己跟前用過幾十種諷刺的口氣來說映芬底笑話，可是他明明白白地說過，不幸沒有？

縱然費的時間不很少，買的東西卻並不多，好像祇有三碼華爾紗和一丈半金銀色的花邊。可是這一點東西她都還嫌重，要託淵如替她拿。

「還上那兒去？」淵如問。

「你自己有事情？」

「不是。」

沒事情那便多走一會兒也不要緊。他們走着。逆流的行人向男的看，順流的行人趕上前去回頭向女的看。顯然的，他們這一次是挨得更近了。她覺察出了自己底心跳，覺察出了吹到自己頰上來的火燙的風。她想起三天以前曾經對淵如說過這樣的話：她有個不懂得妒忌的丈夫。

淵如是不是有個同樣地不懂得妒忌的妻子呢？——她以為總有時候可以問他。他們還同進了咖啡館，誰也不知道是出於誰底主動，大概又是腿底主動吧。可是淵如卻確實這樣地反對過——

「這樣的時候應當喝冰。」

「冰太冷了，我喜歡熱的，」她說。

對着盞咖啡，他果然熱了起來。據說咖啡是興奮的。

淵如談到了這個世界上的男子底擔負。

「真奇怪，你也說得上擔負！你太太有能力。」

他笑了起來。「越是自以為有能力的女人，便越是男子底擔負呢！——你懂不

懂？」

「可是你好像很怕她的樣子。」

「唔，」他長長地噴了一口煙，把眼光從她身上移了開去。「那隨你說吧，」慢吞吞地。

「我對你說話，你在聽什麼？」

「聽說話是用耳朵，不用眼睛的。」

她撇了撇嘴，笑着：她底笑把淵如底眼光引了回來。

「好吧，」男的繼續說下去，「以後你說話我總聽住你；可是你不要給我聽得臉紅呢。」

一種咖啡館所特有的溫暖而沈醉的空氣把他們包裹着。絲絨般的時刻。談話底顧忌似乎漸漸地解除，她嘴裏的曖昧語也漸漸地加多了。「你近來很銷沉！」「你真神祕！」「你底性情好像黃梅天氣，忽而這樣，忽而又那樣！」而且很顯然，淵如縱使像一個狡猾的受審人似地處處在逃避，可是他明明懂得，祇聽他那副似是而非的笑臉。然而他終不成句句裝做不理會。「性情像黃梅天氣有什麼不好？」他以爲不得不接一句後場。

「這顯得你把什麼事情都看得不鄭重。」

不鄭重的臉這時候倒變做了鄭重的臉。「在這世界上還有什麼事情是值得鄭重地去看，值得鄭重地去做的！」

這使她吃驚。確實，她想誘出淵如底真心話來：她需要看他底心。然而，在她聽了這句從他底心裏說出來的，並且是鄭重地說出來的，唯一的話之後，她卻禁不住害怕了。

好像這是個警誡，是個預兆……

「究竟是什麼東西會使你變得這樣呀？」她呆了好一會之後纔問起。

淵如揚了揚眉毛，用手來做了這麼一個奇怪的姿勢，好像表示世界之大，又好像表示人事之紛繁，然而他沒有回答。

總之，她不喜歡他那個不鄭重：這似乎不但對於他，甚至對於自己都是不利的。她想出了許多方法來勸他，像在哄騙一個無知的小孩子，而這些祇宜於對小孩子說的話，卻使他臉上又顯出了微笑。

但他是多麼願意聽她底勸告的：他笑着說，「好，我從此聽你底話，把什麼事情都看得很鄭重吧，」而且還特別加重那個「很」字。

「要這樣纔對呢。」她也笑了，可是轉瞬又想，「假的！」

不過那一天從咖啡館出來，淵如卻的確是「很鄭重地」送她回家去。

「下一次該你來找我呢。」

「好，我明天一定來。」

在熱鬧的里門口，淵如獨自個轉了回去；她呢，還回頭看了他一眼。這瞬間，自己也詫異着，她似乎覺得回復到了三年前的樣子。——豈但三年，就說六年也不會太多吧。她想像自己還是十七八的女孩子。

沒有像往常似地重溫一遍「不要再去吧」的決意，反之，她今天是做了奇怪的夢，尤其是上牀之後。田野間，海灘上，甚至於雲堆裏，在那些地方的沒有第三個人的生活……

她是多久沒有做過這樣的夢了！

九

明天，淵如來。可是他帶着映芬，也許是跟着映芬。映芬爲什麼要來呢？——她是沒有時間的。

「你快去換衣服吧。」正因爲沒時間，便坐也不坐定就這麼說，一邊看着手錶。「今天晚上我們邀了幾位朋友在第一樓聚餐。你也去罷，我們特地來邀你的。你這兒路真遠，繞了這麼一個大圈子。」

「那幾位朋友？我大概全不認識。」

「誰生下來就認識！不要緊的時候不早了，快！」映芬總是那副勁。

「我想——我想不去。」

急忙間，不去的藉口是沒有的；不過她覺得這麼許多陌生人，沒意思。總之，還是不去的好。

映芬顯然在不高興，扭轉了頭：「這樣不痛快！」她說。淵如瞧着：「這一點面子都

「不給！」他從她椅背上彎下身子來。「你會怕生人不會的！你瞧不起人，瞧不起我們。」

「真也不是。」

「不是，那有什麼話說呢！去吧，我們就在這兒等你換衣服，一定去。」

「去也——好，」她覺得沒有拒絕的力量。

可是到十分鐘之後，在她換好衣服跟他們一塊兒走出門去的時候，她卻又懊悔起來。你道映芬怎樣說？「我早就知道你是祇有淵如邀得動的，所以把他也拖了來。」這話是什麼意思！要是早說十分鐘，她是不走定了。

到第一樓去的路程是遠的。她一路上想着，我不喜歡這種生活，我過不慣。然而她沒有說。

在一陣蒸熱的氣息之間走上了酒樓，她就覺得有點頭昏；而當來賓陸續續地到齊了的時候，七八枝紙煙所薰着的空氣又幾乎使她窒息。「熱呀，」她儘嚷着，「熱

呀！

「你不是喜歡熱的？」坐在側邊的淵如這樣打趣她。

可是她不喜歡這樣的熱法。在這亂閉閉的一羣中，雖說熱，她實際上祇會感到冷。總之，一切在她都是生份的：王小姐底妖形的服裝，趙先生底吞女人的眼睛，金先生底滿口粗俗話，以至於映芬底刺鼻的香氣……她討厭這些；而且男男女女地混在一塊兒鬧酒，據她看來也不是很愉快的景象。

說起酒，不抽煙的規矩女人當然也不喝；可是他們強迫她。「你一杯也不應酬，人家是不會放過你的。」映芬推着她底肘子，而且還加上了這樣一句：「別這樣不開通！」她勉強拿起杯子來：這班客人多麼不客氣，她想。

「能喝，你瞧她一口氣就乾了！不客氣的客人一齊喊。

她簡直有點耐不住。

然而別人是明白她底心思的。「三杯，至少三杯！」還這樣不放鬆。

三杯之後，她覺得一股熱氣從肚子裏騰上來，直到面部發着燒。她記起兩樽高粱都曾經使她第二天起不了牀的經驗。她決意不再喝，一滴也不；終不成他們敢動手灌。

瞧映芬，她那種拿起杯子就往嘴裏倒的勇氣！她從來沒有看見女人這樣地喝酒。難道定要這樣才算得開通——不見得，這在她看來倒似乎有點太放浪，她覺得可以如此說。總之，她自己是不願意學那個樣的。

淵如卻好像並沒有喝那麼多的酒。是的，他不喝。他是在看她；而且顯然地，他看她已經多時了。然而他底眼光卻那麼沉靜；他是這席間唯一的紳士吧。「你喜不喜歡這樣地鬧酒？」她記起自己好久不開口，因此說。

「那麼我們不勉強，好好地喝一杯。」

他底紳士態度把她整個地克服，用一種極溫和的動作遞過來的杯子當然是會

把她以前的決心打破的。

覺得坐不穩，她把眼睛閉了一會；在重新張開眼睛來的時候，她似乎看到圓檯在翻騰，杯盤在打轉，整所屋子像是在空中飛行的小流星……

真喝醉了嗎！她心裏還會想。

漸漸地，從醉眼裏看出來的東西都變成七零八落的；她看見張先生底半枝紙煙，嗤地丟進蛤蜊湯，李先生手裏的銀杯子掉落在王小姐底衣兜裏，孫先生顛顛跌跌地走過來抓住映芬底手臂，而映芬底上半個身體卻似乎支撐在趙先生底肩頭上……

真討厭，趙先生底那張堆滿了紅斑的臉！

然而趙先生卻又拿起杯子好像還要勉強她喝酒似的；她害怕，不自知地這樣喊了起來——

「不能喝，今天真不能喝了！我要回去，讓我先回去！」

她似乎還能聽到映芬在這樣對淵如說，「你叫一輛汽車先送她回去吧——她真醉了。」

從座位上站起來，兩條腿似乎已經支撐不住她底全身……可是她靠什麼力量走下樓梯，又走上汽車的……那個姓趙的真討厭……還有，還有姓孫的……淵如你要當心他們……在她身邊的是淵如嗎？她可真對淵如說了這樣的話嗎……醉了，醉了……這話是不應該說的……要睡，怎麼還不到呢……真討厭……

「一會兒就到了！」淵如說。

發現淵如如確實在身邊，她矜持着。不錯，她自信還沒有醉到失去了知覺，頭腦還清醒呢。而且眼睛，縱然花，可是要看卻還能看得見。眼前不是明明白白地放着縱橫的街道嗎？她還認得出，這是領事館街，這是若弗爾路，而且自信決不會認錯的。

呀，難道她回去要從若弗爾路打彎兒走？

開車的，你走錯了路！淵如，你快叫他回頭吧……開車的，你怎麼不聽見淵如，你怎麼還說沒有錯……

好一會，纔有一串比空氣還輕的聲音在她底耳朵邊響起來——

「你對我說過，你有一個不懂得妒忌的丈夫；我現在要對你說，我碰巧也有一個以氣量大爲體面的太太呢。」

突然間，五杯酒底作用似乎很快地就過去。她睜開眼睛；在黯淡街燈影裏，她重新發現了那副洩漏着某種野蠻的欲望的神氣。然而她覺得這不是淵如。淵如會在這樣的時候對她施行這樣無恥的襲擊嗎？不會的！這一定不是淵如，一定是什麼鬼附在他身上了。

「騙子，騙子！」一陣猛烈的恐怖使她嘴裏迸出了這樣的字眼。

「不要怕，」淵如用一種意想不到的姿勢把她抱過來，而且差不多要拿自己底

嘴來塞住她底喊聲。「你還說映芬是小孩子，我瞧你自己纔是小孩子。」

這時候，她是什麼話都不願意聽的。「不要碰我！放我回去吧！不要碰我！」她喊，她掙扎，她差不多要跳出車去的樣子。

………

在黑茫茫的夜裏，一輛開足馬力的汽車劃然停住了，掉過頭，然後又在黑茫茫的夜裏開回去。

十

當太太正把那幅曾經在房裏掛了三年的雙人照片一條條地撕着的時候，久已不在她底生活中出現的劉雨若先生倒忽然從破紙堆裏攢出頭來。

他雙手捧了一本翻開的史地學報，與抖抖地笑着。她從來沒有看見他這樣地與

齊過。「你瞧。」他說，「我底蒙古史上卷已經在學術界造成怎樣大的影響，他們是怎樣地在等待下卷底出現呀！」

放在她眼前的那篇文章底標題是叫做「新史學之曙光。」

曙光——這倒是個觸目的字眼。

因為太太正在感到遲暮：她是從今天起纔認清楚了這是個人們不再能給予她所需要的東西，而同時也不再需要她所能給予的東西的時代，是個男的都變成沒有感情的騙子而女的都變成沒有理性的瘋子的時代；而她，從內地來的，從中古世式的內地來的，是甚至連所有的理性和感情都跟着她底短旗袍和她底麗琳甘許一起過時了。

可是在她是什麼都過時了的時候，難道從過去的骸骨裏檢出來的蒙古史倒偏不過時？

也許會的，她想也許會的。

劉先生今天例外地說了好多話。他實在太興奮了。他喜悅，然而他也爲着大家所期待的蒙古史下卷而擔憂。他感到時間不夠用，他還有許多新發現的史料沒有抄錄，他說他沒有人幫忙……

在那蒼老的臉上第一次顯出了寂寞的姿態，不，也許是太太第一次發現。

「爲什麼不叫我幫忙？我可以替你抄寫。」

「你不懂的，你不會發生興味的。」

「不懂，你可以教我興味，弄久了也許會發生。沒有人生下來就懂，生下來就有學問底嗜好，你說這話對不對？」

「唔，唔。」

一下子，劉太太似乎真個有了幫助劉先生完成蒙古史下卷的決心。她想像自己

也許真有一天可以分享他底「不過時」的光榮。可是不久，看見桌上擺着的那兩張還沒有被撕破的臉，臉在微笑，而且這微笑是惡毒的，她便又生出了再奇怪不過的聯想——她記得，蒙古是一片沙漠呀。

藍衫

說來話長，差不多在十幾年以前就已經如此了：無論在那兒，祇要看見一件青灰色的大褂子搖搖擺擺地移近來，我們便會離得很遠就衆口同聲地喊——

「祥茂叔！」

「祥茂叔！」

差不多天天都碰到，因為他天天上茶館。

那時候，孩子們都喜歡他。祥茂是他底小名。此外，他當然還有一個更堂皇的官名，

可是我記不得。叫他叔叔的人多，因此和他無親無眷的都漸漸地會跟着這樣叫。他也喜歡孩子們。他老是微笑着，對每一聲「祥茂叔」都巴巴地應到。於是，孩子們便又因他底用有趣的聲調來應着的那一串「嚶，嚶，嚶」而笑了。

跟祥茂叔胡纏自然是更有趣的事情。——你問他從觀音廟到小橋頭有幾塊石板，他會不假思索地告訴你，譬如說，一百六十四塊。你再問他自己嘴上鬍鬚有幾根，他便回答不知道。「祥茂叔也有不知道的？」他解釋了，「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難道你書上沒有讀過？」頑皮的孩子會在這裏夾進來，「那兒來的知了叫？吱吱，吱吱！」——諸如此類。

我們甚至也向他要東西喫。「祥茂叔，你答應我們的豬頭肉夾燒餅呢？」

「哎喲，忘記了，」他會這樣推託。

豬頭肉夾燒餅雖然老忘記，我們之間誰也沒有到嘴過。可是口袋裏裝滿羅漢荳，

「每人十顆，要拿回家去再喫，不聽話的下次沒份！」先這樣發號令，然後鄭重地數着又分着的事情卻時常有。

聽說，比我們前一輩的孩子倒的確喫過祥茂叔底豬頭肉；而後一輩的，據我所知，卻連羅漢荳都沒有得喫了。

縱然是最好說話的人，卻總有一個時候是可怕的。即如祥茂叔，他也有一個奇怪的僻性，就是不喜歡看見我們之間無論那一個穿短打。如果看見，那張慈祥的臉便立刻沉下來，他是無論如何都不肯輕易放過的。我呢，不幸也吃他撞到過一次。想躲，來不及。他已經走到我面前，而他底話卻不說都可以猜得着——

「怎麼連長衫都不穿一件就滿街跑，像個野孩子！你爹爹也是好好的讀書人。記牢，下次可不要再這樣！」

要是給他撞到第二次，那便休想再聽他柔和地應你一聲「噯」。

祥茂叔自己，這是當然的，不要說在街上，就是在家裏，也總端端正正地穿着那一件前面說起過的青布大褂子。夏天脫壳穿，冬天呢，包在棉袍子外面當罩衫。而且老是那麼一件。

刻薄的孩子想出了報復他底干涉別人穿短打的方法。「祥茂叔，你究竟有沒有替換衣裳？」

「怎麼會沒有！」

「爲什麼換了還是那麼髒呢？」

「管什麼髒不髒，祇要是長衫便好！」

就連這樣跟他開玩笑，他都不以爲侮辱，而且自己還笑着。

其實，他同樣的衣裳有三件，你祇要留心看，便可以看到他身上左邊一個大油漬會忽然移到右邊去。可是第三件爲什麼不見？那是，據他自己說，要留到五十歲生日以

後去穿的。

話雖這麼說，結果卻等不到他五十歲生日，那兩張油布便已經由髒而霉，由霉而破了。

有人還親眼看見他雙手捧着一件破爛的舊褂子，走到縫窮的跟前，去叫她改成鞋底布，霉得太厲害，連鞋底布都改不成，他便又雙手捧了回去。

「祥茂叔，你還有替換衣裳沒有？」

這一次他不答，而且臉上沒有一絲兒笑意。

我，那時候總算已經到了懂得些兒人事的年紀，自從聽到又看到這些事情以來，便開始模糊地覺得再向祥茂叔提起他底大褂子是不對的，雖然說不出一個明顯的所以然。

好吧，且讓我來說些旁的吧。

的。
祥茂叔有一個兒子，叫林哥兒，而祥茂嬖卻是在林哥兒出世後的第二年就死了

因林哥兒底關係，我曾經到過祥茂叔底家。這是在一條非常清淨的小巷裏，高的牆，高的門檻，有幾分像衙門。可是他們父子兩個卻極不相稱地祇住了三間和門樓在一排上的平屋。

「這裏面也是你們底屋子？」

「現在租給了人家，」祥茂叔告訴我。「這三間本來是驕廳，不住人的。」

在三間屋中，我所看到的就祇有居中的一間，算是客堂。有乾隆三十二年御筆的福字方匾；有四隻全虧着我挨你，你挨我，那樣地纒擺穩的書箱；有一堂很舊很舊的畫屏，此外，便是些剝了皮的桌子和斷了腿的櫈子……

我覺得氣悶：一則，那地方一點兒生氣也沒有，什麼都是陰沉沉的；二則，林哥兒快

要離開了，上省城裏念書去。這一次算是我們最後的會面。

祥茂叔也不像平常似地多說話。他反背着手，在外面破碎的方階上踱去又踱來，大樹子飄飄蕩蕩。有時候，他會突然停下脚步，望望天，好像永沒有看見天過。祥茂叔今天有心事，我心裏想。

我過去問他：「林哥兒走了，他嫌不嫌冷靜？」

突然低下頭來，眼睛釘住我，好一會，抓起了我底手，「有什麼法子呢！你肯不肯來陪陪我？」他輕輕地說。

「好。」

在那一刻時間裏，我似乎生平第一次懂得了什麼叫做寂寞，但我還不懂得更甚於寂寞的事情；我看出了祥茂叔捨不得離開他底兒子，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擊了他生活中一個最大的變動。

送兒子上省城裏念書去，這對於他一生的意義，是我在好久以後纔明白了的。

雖然答應過祥茂叔去陪他，可是從那一次到他家裏之後，就永遠沒有再去，一直

到林哥兒回來。

前面說過，祥茂叔喜歡上茶館。在那裏，他可以談着他底說不完的家庭底掌故，談着三塊錢能買一擔米的往日，這樣地消磨了整個早晨。以前是如此。

從林哥兒走後，我相信他是要更喜歡上茶館了。假如以前每天要在那兒耽兩個時辰的話，那麼現在便至少要耽，譬如說，四個時辰。可是事情有出於人們意料之外者。他雖然依舊差不多天天去，可是去，往往祇兜那麼一個圈子。瞧瞧有熟人沒有。沒熟人，立刻就回頭。他是定要有熟人纔坐下來。就是坐了，堂倌遞上茶壺，他又會用手把牠推開去。「一會兒就走的，」他這樣說。

在街上也聽不見接二連三的一聲聲「祥茂叔」，雖然孩子們是照樣地多。他是

冷清清地去，冷清清地回來。縱使偶然會有人叫他，但他回答的那個「噯」字，聽去也不像從前似地有趣了。

從這些地方，人們，連小孩子也在內，會說祥茂叔越變越吝嗇，真奇怪。

一年半的時間使林哥兒儼然做了大人回家鄉來，差些兒叫人不認識。

我再上他家裏去。仍然是高的門檻，高的牆。可是裏面卻似乎換了樣子。客堂上，左邊不看見那四隻書箱，右邊不看見那一堂畫屏。替代這些我卻發現了一隻風爐，一個炭簍子，和一把離縫的蒲扇。祇有那乾隆御筆的大福字卻還驕傲地從高樓上俯瞰着。祥茂叔正坐在風爐邊。在烤火？在發火？我不知道。他看見我，不好意思地站了起來，在身上拍着並不使他底大褂子變得更黑一點的煤灰。

「你答應過來陪我的，怎麼永不來？」

這使我慚愧。他還記得呢！不知道說不認識路好，還是說沒有空好，我祇能不回答。

他笑了，笑得很難看。

那一天，林哥兒嘮嘮叨叨地說了許多不是他這樣年紀的人所能說的話。縱然像個大人，他總還不過十七歲。他談起讀書底難處。他說他自己倒覺得就是不讀書也好，但他爹爹卻以為無論如何書總要讀。

他底話，十句裏有九句要牽涉到他底父親。

而最後，他又悄悄地對我說，他爹爹想找差使做，可是叫我不告訴任何人知道。

「爲什麼要瞞人？」

「爹爹交待的。」

我詫異。祥茂叔要找差使做已經夠奇怪了，還瞞人！正因為把別人所打算守秘密的事情說出去是有趣的，我便拿這消息說了出去。

「有什麼差使能給他做呢？」好些人都這樣說。「他以前在中學裏當過書記，在

普濟堂裏當過同事。爲什麼當不長，處處都是三兩個月你去問他自己吧！」

這種意見差不多是一致的。

可是且慢着嘲笑，祥茂叔據說竟找到了差使，而在林哥兒上學去的時候，他也就要上差去。

好多人還不相信。

他那一回在茶店裏就上了三個多時辰，而且還破例地換過一次茶，回來的時候八字步跨得特別快，很精神。他臉上笑謎謎地，看去倒好像年輕了不少。「祥茂叔，掙大洋錢了，還不趕快做件新長衫，」有人截住了他這樣地打趣。「洋錢還沒有拿到手呢，就用掉？」他回答。他今天又回復了對，無論怎樣的開玩笑都滿不在乎的神氣。

這樣看來，他找到差使大概是真的了。

而且第二天又確實發現他拖着那件舊褂子跟林哥兒一起上船去。

在街上我還碰到他。「明年見」他說。

故鄉不見了，祥茂叔似乎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孩子們不會因此缺少羅漢荳，而怡怡茶樓也不會因此缺少常來的主顧。我呢，自然也並不等待着明年和他再相見，不過我偶然會想起，到明年，我大概不會再認得他，他一定會換了個樣子，至少，那件破爛的大褂子是不會穿在身上的。

可是無需乎等明年，祇過了十來個明天，他便又好像怕被人忘記似地在茶館裏出現了，而且還是那個老樣子，活見鬼！他難道沒有走不會的，我明明看見他動身。那麼他已經回來了吧。一種莫名其妙的好奇心叫我在茶館門前停了一會兒；這其間，我偷聽到這麼一番話——

「你知道傳達處是什麼？」祥茂叔問。

「傳達」

「傳達處就是從前的號房，號房就是門房。當傳達也者，就是當二爺。聽聽還不錯，實骨子都是穿短打的人當的差使。」

「他們叫你當二爺？」

祥茂叔出人意外地笑了起來。這一次的笑聲可有點異樣，我聽去簡直好像哭着，他似乎還這樣說，「我前清也是有過功名的，戴金頂子的秀才。此刻現在，讀書人真不值錢，真不值錢！」他搖着頭，閉緊了眼睛。

此後的話我沒有聽到，然而聽到的那幾句便已經儘夠了。我心裏想，怪不得有人說祥茂叔一生一世全喫的那件大褂子底虧。我今天又算懂得了一件以前所不懂得的事情。

那麼，據我想，他把那件大褂子脫掉了也好。

然而他不肯聽說。他上輩從銀青光祿大夫的一世祖起，直到他底父親為止，都沒

有一個是穿短打的。往後，他還是拖着那件七八年前的藍布褂子天天在街上數石板；一切都照舊，雖然他底八字步是一天天變得更慢，更頹唐了。

祥茂叔從此沒有再離開過故鄉。這一點也不奇怪，奇怪的是林哥兒永不回來。

那一年，因為我也要到省城裏上學去，便想起林哥兒。我寫了一封信給他，打聽一些那邊學校裏的情形。我還問他今年回不回故鄉；回來的話，我還可以和他同去。我和林哥兒也有好多時不通信。

可是幾天後，原信卻依舊落到我手裏；信封上說，「此人離校已半年。」自己到了省城裏，也確實沒有看見林哥兒。

不看見也就算了。我祇是模糊地記得祥茂叔說過，書總是要讀的，那麼，林哥兒是轉了學吧。然而我並不問起別人，我沒有去打聽他底消息。

以後是在故鄉的時候不很多。而且就是在故鄉，我也不會滿街跑。因此好久不見

祥茂叔。

祇有一次，我偶然打從他們住的那條小巷裏經過。還是很清淨。可是走到舊時的高門檻邊的時候，我喫驚了。牆是剛粉刷過的，很白，四扇堂門上的油漆也煥然一新。人不可以貌相，祥茂叔也會有這麼一天的。他大概不會再住在那三間轎廳裏了吧。不知那一種衝動叫我進去：我想起往日跟林哥兒的交誼。我真個進去了。

在那裏，經過好多轉折，我纔問清楚祥茂叔現在是搬到小橋頭一家棺材店底樓上去住了。棺材店這兒難道不是他底家？不是他自己底屋子？我詫異着退出來。

這家棺材店門口我也走過。特意向裏面望了望，很黑。我不想進去。

可是碰得真巧，從裏面弓着背走出來的可不正是祥茂叔！我似乎發現他已經看見我，便不得不站定了等他。他走得很慢，使我等了好一會。

「祥茂叔，你還認得我？」

他對我仔細看，好久纔記起來，叫着我底小名。他說他近來記性壞，眼睛也壞。

似乎到那時候我纔想到使小孩子變做大人的年歲，是同樣地會使大人變做老頭子的。他現在真老了。你祇要看他那雙時時刻刻在顫動的手和顛顛跌跌的步態。真的，什麼都跟從前不同了，祇有那件舊到無可再舊的藍布大褂子倒始終無恙，還照舊地穿着。

不，這話不對的：我一下子並沒有瞧清楚。那件大褂子底左襟上可不是破了這麼一大塊？怎麼還能說無恙！也許他眼睛不便，自己沒有看到，我打算提醒他。既而想，不必吧，也許他不願意別人去提醒。

「祥茂叔，上那兒去？」我問。

「長衫破了，去補。」

原來他自己也知道的。

我們一路走。路上我問起了林哥兒底近況。他停了好一會，纔用比較子還輕的聲音說，「他在那裏學生意，學生意，」好像惟恐給人聽到似地，而且他底嘴唇和聲音都顯然在顫抖。

在橋堍下，他找到了幾個縫窮的江北婆，講好價錢，那麼要動手補了吧，而我也正打算要先走，不必等。然而不，講好的交易並沒有辦成功。祥茂叔定要穿在身上叫她補：他在街上是不肯脫去長衫的。「不脫下來怎麼縫得了？」那一個倒也不在乎這筆小生意。

這樣地一起問了三五個。

「過去一點還有，」他說，說着便走了。

我呢，自然沒有陪祥茂叔去找縫窮的必要，因此不久便和他分了路。我不知道他那件大褂子結果畢竟還是穿在身上補的，還是脫下了補的，還是終於沒有補。我想起

他底遭遇和他底固執。我又想起每人十顆分羅漢荳的時候；跟着這最後的思想，我回過頭去再把他看了一眼。

是秋天。峭勁的秋風正揭起了他底單薄而又破爛的大褂子，飄着，飄着……
而今天，連街上的狗都向祥茂叔叫了。

約摸在半個月之後，我聽到一位剛從鄰縣回來的朋友講起林哥兒，「我碰到他的，真不知道在鬼混些什麼，穿着身短打」他這樣說。

在門檻邊

八少爺今天感覺到滿肚子不痛快。沒有女人的夜是怪冷清的。伸手到衣袋裏，鈔票祇剩下三兩張。不夠。他差不多想要把他底老頭子來埋怨幾句。不，實際上也怪不得老頭子有錢不給用。近來他們廠裏鬧事情。這一點理性小廠主也還算有。於是，他主要地是遷怒到鬧事的工人們身上去。他放下越喝越沒有味的酒杯，使勁地拍着檯子——

「這一班混蛋東西，」一生氣自然就罵起人來，「真非給拿下幾個當反動辦不

成！我着一定有反動份子從中搗亂呢，老陳，你說是不是？」

陪他喝酒的陳二南也放下酒杯，站起身，長長地伸了一個懶腰。

夜已經有一點深。

我們底陳先生疲倦嗎？——是的，他覺得疲倦，已經有五六個月了。

在五六個月以前，他曾經拍着胸脯對自己底親屬們說，「世界那麼大，不信就沒有我底立足地，」說着，便除開盤川之外一個錢也不帶，竟自個兒跑到這能夠養活幾百萬個人的大都會裏來。

因為他也要活，他不能在水旱兵匪的家鄉等餓死。

自信有的是能力，找事情該不至於多麼困難吧。可是半個月的託人和跑腿卻祇有把他底希望換成失望的效驗。他搖着頭。這個作怪的社會是單愛把好的生活資料供給那些什麼能力也沒有的人們的。

譬如說，像——不知怎麼地忽然在記憶裏擠出了朱——朱什麼的，那個綽號叫做大白臉的闊少爺？——不錯，叫朱德俊——譬如說，像他那樣，什麼也不會，可是他家裏不是獨資經營着一家不算小的紗廠嗎？——

靈機一觸動，他發覺這也是一條路。

眼見得什麼辦法也沒有了，便祇能帶着無可奈何的心境，一步慢一步，怪不得勁地去找那個多年不見的大白臉。

「當初我瞧不起他，現在該輪到他來瞧不起我了吧。」

大白臉就是我們底八少爺。

他們往先是同學。假如說，有超過於普通的同學關係者，那便是爲着二南曾經替大白臉包辦過半年以上的情書。這在他原本是鬧着玩的，想不到大白臉卻因此而賞識了他底才能。而且這種才能現在正缺少。於是大白臉便大量地在父親跟前替二南

總惹上了個差使。這差使，美其名曰廠主底私人書記，而實際上卻連替大白臉打雜差，當跟班，這一類事情都該算在職務之內。月薪四十元。不算少呢，旁的地方那兒混得到，而且還特許他預支一個月，原因是爲着他需要做一身像樣的衣服。這個二兩拜領之餘，當然是感激涕零的。

確實，當他拿着最初的四十元，一路走出朱公館底大門去的時候，他真覺得要掉下眼淚來的樣子。他想哼幾句舊詩，可是一時卻心亂得哼不上口。他說不出這股悶氣底所以然。總之，他以爲從此是要像瞧不起大白臉一樣地瞧不起他自己了。

「我陳二南……我陳二南……」

突然，一個聲音像回答他底思想似地說，「你是陳二南嗎？」

吃驚地轉過頭去，「啊是你，顧——顧均！」他喊着，急忙握住了顧均底手，「你怎麼——怎麼變成這個樣子？真的，我差些兒就不認識。」

顧均樂天地笑着，發覺了自己底一身觸目的工人裝。

顧均是他在學校裏結識的唯一的好朋友。這位好朋友未畢業就離開學校，離開之後沒有再碰頭過，甚至連信也不通一封。起先還聽到好一些關於顧均的消息，而後來是連消息也聽不到了。這一次意外的會面是愉快的，尤其是因為二南心裏正悶得慌。在互相寒暄了幾句之後，他便邀顧均上他那兒去坐。

那一個瞧瞧自己。「今天不過一天來吧，」他說。他沒有遺漏問二南底住址，可是並沒有抄下來，祇在嘴裏把門牌號碼念上了三兩遍。

不會真來的，那有這樣好的記性！

二南看着顧均底飛也似地走去的背景，不知怎地又觸動了被朋友所遺棄的悲感。

慢着，你別錯怪了你底朋友吧。他不但有好的記性，而且有好的耐性。就在第二天

晚飯邊，當你正在替你底小主人買了「藥」來送到某飯店去的時候，他已經在你那兒等上了快兩個鐘頭了。

第一次顧均是穿着普通的大褂子。

他們自然要相互地問起近況。一個照例樂天地笑着；這一笑，就差不多已經把什麼都說明了。另一個是不好意思地笑着；他底職業是同樣地不能告訴人的。

自從這一次跟二南作着繼續到兩小時的長談之後，顧均便時常來。然而他底來，他底長談，以至於他底常用一笑來支吾開去的，不成其爲祕密的祕密，這一切都祇不過能夠加強了二南底對自己的憎厭而已。

可是二南卻有能力掩飾他自己。顧均對他懷有某種希望是顯然的；不要叫一個希望着的人過份失望也許是一種功德吧，他以為。於是，在顧均面前，他便儼然還是個奮發有爲的青年；他談政治，談革命，甚至還裝做虛心地學習。然而一走轉背，他便會拍

着因坐得太久而發疼的腰。這樣渺小的人管得了這樣大的事情嗎？他想。也許顧均管得了；而自己，自己還不如省一點事吧。

於是他便打算自個兒去喝一杯酒。

然而顧均卻還鄭重其事，他匿名地寄來了好一些刊物和報章。

這一點也不使二南興奮。他祇隨便地翻過就往抽斗裏塞；而有時，甚至連翻一翻也覺得懶。當然，這些報章和刊物永遠祇能對他說着些距離他很遠的話。

他是漸漸地養成了一種對什麼都不關心的習慣。卽如最近，也算是自己所屬的廠裏發生了這樣空前的風潮，他都會置若罔聞。他一點也不知道這風潮底情形，並且也不想去知道。更奇怪的事情是，他所僅能知道的一點，卻還是從顧均嘴裏聽來的。

顧均有一天確實對二南講了好多關於這次罷工底意義和經過的話。二南漠然地聽，因為他自己并不希望這邊或那邊底勝利。而講到臨了，顧均說他以後也許就不

能時常來，因為近來忙。這倒把二南怔住了；停一會，他會意地點點頭。

是的，顧均忙着。

同時，在廣生紗廠裏，人們也忙着。

在朱公館裏，從廠主到跑街，都一例地忙着。

而我們底八少爺，縱然并不忙，卻也就不免因此而惹起了一肚子不痛快；他使勁地拍着檯子，其勢洶洶地聲言要把鬧事的工人拿下幾個來當反動辦。

不過聽的人卻祇覺得好笑。這口氣倒比大肚皮的軍閥還大呢。可是你有這本事沒有得了吧，我們底八少爺！你還是永遠那麼吃得胖胖的，穿得挺挺的，左手成疊地從老頭子那兒要了鈔票來，右手又成疊地塞到各種各色的女人底懷裏去吧。旁的的事情，你是什麼也辦不了的。卽如要拿人，『像你這樣恐怕拿一輩子也拿不到一個真正的所謂反動份子，』二南就這麼不客氣地說。

「那麼你呢？」八少爺自然也不服氣。

二南今天晚上喝了不少的酒，他本來就愛喝，加以看着對方底那副左不是右不是的勁兒，不知怎地便越發喝得下。趁着酒興，他自己也管不住地就吹起牛來。

不，他同時覺得自己說的話句句都是千真萬確的，實際上一點兒也不誇大。

話自然說得很多，而且痛快。他差不多忘記了自己底地位，竟敢於把他底小主人當面來教訓，來嘲諷。說完，又格格地狂笑着。五六個月以來永沒有像今天這樣地痛快過。他覺得一肚子的牢騷都在這一席話裏發洩完了。

在回寓所去的洋車上，他快活地哼着舊詩。

而明天，酒已都醒，他一個自覺的渺小的人物，卻還是跨着有氣沒力的脚步，想起昨天的狂態，自己都不免臉紅地走進朱公館底大門去。

四十元，私人書記；四十元，私人書記……

這可惡的思想儘在他腦筋裏糾纏着，今天，尤其是今天。

二南做夢也沒有想到，就在今天底下，他已經不再是掙四十塊錢一個月的私人書記了。在剛拿起帽子要走的時候，聽差給送來一個大信封。不錯，差不多是發薪水的日期，而他底薪水是照例用這麼一個大信封套着送來的。可是爲什麼拿在手裏不像住時那樣輕？他開始覺得奇怪。可是不管牠，他還是拆也不拆地就把那信封往袋裏塞了再說。一到家，打開來數。一五，一十。鈔票全是五塊的。四十五，五十數錯了吧？九十五，一百^{!!}怎麼，也許送錯了人吧？他懷疑。可是這裏還附着一封廠主親筆簽名的信；信上除了些什麼一向未能重用，深爲抱歉這一類的話之外，還特地聲明把他底職位從書記改成祕書。祕書？他幾時聽到過廠裏有這奇怪的名目！而這奇怪的名目偏偏又加到自已頭上來，他真有點不敢相信。

什麼原故呢？究竟是什麼原故呢？

「我一定叫他們把這事情託了你吧，」似乎還記得昨天晚上大白臉最後曾經這樣說。

「這事情不是書記幹的，」而自己卻這樣回答。

一定是這個原故了，他恍然。可是自己又何曾打算討這差使幹？喝酒真誤事。他記不清昨天此外畢竟還說了些什麼不該說的話。總之，這一切在他都不過是趁一時痛快而說的，想不到別人會當起真來。當真，那可使不得。他埋怨自己，詫異着自己竟會糊塗到這種地步。

更使他擔心的是，也許連顧均底祕密都給他糊裏糊塗地洩漏了出來吧。

於是他就立刻決心去找大白臉。

錢當然應該帶去交還。可是臨走，他又把已經塞在衣袋裏的鈔票重新拿出來，鄭重地數上了兩遍。他數出四十，提開，把其餘的疊得很整齊。

「走吧！催促自己底脚。」

二南叫大白臉不要跟他開玩笑：這種差使他是不幹的。

「你不是說知道得清清楚楚嗎？」

他想說，昨天的話都不過是吹吹牛，不是不幹，是幹不了，可是某一種力量（也許是不甘示弱的驕傲吧）卻禁止他這麼說。

「無功不受祿，這一點託你給我送一送回去。」他把六十元額外的薪給拿出來。而大白臉卻連聲地叫他不要客氣。客氣？這難道是一個客氣不客氣的問題？倒像他底推辭不過是一種裝腔做勢似的。二南聽了有點不高興。對方不接手，胡亂丟在櫃子上就走也是一個辦法，他想。而大白臉卻跟二南講起交情來。這交情倒把他講軟了；過火的辦法他覺得做不出……

而且一百元這數目確實比四十元要大到兩倍多，這是每一個有理性的人都知

道的。

在大白臉面前嘴裏喃喃着，在路上心裏喃喃着，而到了家，他已經記不清這六十年元究竟怎麼一下子又會回到自己底衣袋裏。

他整夜地茫茫然。

到明天，他還是茫然地上差去，而且在茫然之外還帶幾分踉蹌——他不知道祕書到底是怎麼一個當法。

「陳先生，請上樓！」

往時祇佔據樓下角落裏一張很小的寫字檯，而今天，他卻兜頭就碰到一個聽差這樣客氣地招呼，差不多鞠着躬，而那張小的寫字檯卻已經不知道給搬到什麼地方去了。忽忙間，他除開勉強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神氣跟着往樓上走之外有什麼辦法呢？聽差替他開了顯然是新開的祕書室底門。一進門，他底帽子就給不知道從那兒伸

來的手接了去，而不久，一盞碧綠的熱茶就被捧到了他底櫃子上……

直到聽差退出門去，把門輕輕地關上，他纔算定一定心。

屋子是大的，他前前後後地踱着。看看這，看看那，打算找一點事情做：翻抽斗，空空洞洞地什麼東西也沒有。想起昨天沒有抄完的信件底稿，叫聽差給找來吧。笑話，他現在還幹這一個！已經伸到電鈴邊的手，便又縮了回去。拿起檯上現成的煙捲兒來抽；抽不慣，丟了。依舊在屋子裏前前後後地踱。

這一切真像一個夢，像一個見鬼的夢。

而現在是不容他再推辭了。已經走上樓的人斷斷乎不能重新下樓去：這難道他會不明白！可是以後呢？他不知道。

以後，篤篤，有人敲他底房門。

急忙回到座位上，隨手拿起一張報紙攤在面前，咳嗽了一聲，「進來！」他喊着。

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廠主他自己！這可有點意外了。在平時，假如有事情要吩咐的話，那便照例是由聽差來「叫」；而今天，據二南想，如果把「叫」字換上一個「請」字，就已經夠你受用了，何況親自來！他覺得怪當不起似的，收拾了報紙，不自知地站起身。

「請坐下，請坐下。」

廠主說着，自己也就在對面的一張圈椅裏隨隨便便地坐下去。他底那副隨隨便便的態度很減輕了些二南底矜持，緊張的空氣是因此而和緩了，雖然二南還是找不出話來可以隨隨便便地說。

的確，他不說話；而對於廠主底話，他也祇能用說慣了的那一串「是的，是的」來回答。廠主漸漸地談起了廠裏的風潮，叫人很棘手。「是的。」現在的工人真難對付。「是的。」最好要給澈底調查一下。「是的。」終於道「是的，是的」說得給自己聽着

都有點難受了。

於是他便把風潮棘手到澈底調查底必要用換言之式的口氣來重說了一遍。說完，真該死！他又在心裏罵起自己來，難道他底嘴是單爲着說這一些迎合別人底意志的話而生的！

廠主在臨走之前這麼說：

『調查的事情還得請你快一點！』

快？快倒像他該擔任這差使是已經不成問題似的！然而要快也容易。他覺得可以現成地告訴你領導這次工潮的人底姓名，而且當天就去拿都辦得到。可是他說不出口，不但說不出，甚至這思想就已經儘夠使他寒心。自己祇能打算過一天算一天，而對方卻催促着快！

明天廠主又把他『請』去照樣地催促。

以後接連幾個明天，廠主都把他『請』去照樣地催促；還有大白臉，大白臉也差不多天天要問他一聲事情辦到怎樣。

而二南是每次都覺得有顧均這名字在心裏和嘴裏吞吞吐吐着，像一個老不肯消化的釘子。

終於，連『過一天算一天』的緩衝都顯得無力了。這樣自己地拖延下去是不成的。他躺在牀上絞着雙手。事情已經發展到逼迫他決定一個辦法的地步了。可是他底辦法呢？

『顧均，顧均！』

他唯一的辦法便是在心裏這樣一遍遍地叫，好像顧均會來幫助他決定似的。像受着咒語底召喚，那一天顧均果然來。

二南吃了一大驚，從牀上跳到地下，差不多想逃走。而顧均卻還帶着那副樂天主

義者底笑臉；他搓搓手，嘴裏嚷着「這幾天真把我累死了！」顯然地，顧均在二南跟前依舊很坦白，他以爲什麼都無需乎隱瞞，而且，三句不離本行，顧均說着說着地便又說到那個可怕的題目上去。別說吧！二南底臉色在警告。可是宣傳的狂熱卻使顧均注意不到這許多。他說起工潮；說起廠方，爲要破壞他們底運動，已經收買了一些工賊和走狗。走狗！這怪難受的名稱很快地鑽到了二南底耳朵裏去，他心跳着，不，又自己安慰，顧均一定不知道。

然而顧均卻竟突然問起他記不記得那個跟他們同學過的大白臉。

彷彿給人揭穿了祕密似地，二南立刻把臉漲得緋紅。誰說顧均不知道！他底話是一句比一句更露骨了。不如自己先承認了吧。在他面前懺悔吧。而且現在還不遲。現在還來得及說，姓陳的是不會真爲着幾十塊錢而出賣朋友的好，好叫他放心。

「你大概不會記得吧，」那一個卻若無其事地說下去。他說到大白臉，大白臉底

父親，以及他們底處置這次風潮的陰謀。又是許多話。說完，他抬起頭來向二南瞧了一眼，「怎麼，看你樣子好像不滿意？」

不滿意，也可以說是真的，二南覺得支持不下去，像溶解了似地倒在牀上。

顯均是，真當他病人似地給蓋好被，纔走。

到明天起身來，二南覺得腦袋像關開了似地疼痛着。他沒有精神，也沒有勇氣辦公去。捱而捱到午餐後，他卻自以為捱出一個決意了。還是去找大白臉把事情說個明白吧。一路上，他想起從祕書室回到樓下角落裏的一張小小的寫字檯上去的那種滋味。然而也顧不得這許多。就讓自己做一次最可笑的人吧，就讓同事們以至於聽差們都來嘲弄他吧。無論如何，這總比戴假面具拖延下去好一點。可是到了朱公館，問八少爺，不在。不在祇能耐心等待。他在行廊上蹣跚着。

倒是廠主先差人來把他「叫」了去。

這可有點窘。然而沒辦法，二南走進了廠主辦公室底門。今天情形顯然地不同了。廠主沒有招呼他，祇自顧自地在跟一個穿黑褂子的人談着話，直到二南走近來。纔把右手約略伸了伸，算是叫他坐。二南怪不自在地坐下來。

好一會，廠主纔像前幾次一樣地開始問，「託你的事情究竟辦得怎麼樣了？」

「……」二南一下子找不出話來回答。

「大概還是一個沒有調查確實吧，」廠主噴了一口雪茄煙，惡意地笑起來。「我要是單託你一個人那可糟了糕，幸虧還託旁人。你瞧瞧——」說着，遞過一張紙片到二南跟前。

穿黑褂子的陌生人向廠主使勁地看了一眼，可是廠主沒有注意到。

二南把紙片接在手裏。是一張名單！他屏住呼吸。名單底開首處就用很大的字寫着：「余大均，卽顧均，住廣生路二十九號樓上。」一下子，他本能地害怕起來。再睜大眼

睛看，清清楚楚地是這麼幾個字。

那張紙片顯然地在手裏顫抖着。

而陌生人底手也就在這個時候伸了過來，把名單像搶一樣地拿了回去；他嘴裏說，「也許這單子還不很靠得住。」

一刻鐘之後，二南發現自己像一個夢游人似地在街上亂跑亂闖，而且還不住地催促自己底脚。快沒有斟酌，也沒有躊躇，這一切現在都來不及。他什麼也不記得，什麼也不想起，祇除了那個在心裏和嘴裏用死勁來嚙住的地址：廣生路二十九號。而一切糾纏了他整個星期的問題，都在這地址之前消去無蹤……

不錯，他是在走向廣生路二十九號去。

找到了，他衝上樓。

「顧均，顧均！」

顧均從工作着的小桌邊站起身，詫異地而且責備地看了他一眼。「你怎麼會找到這個地方來？」

「現在，」二南說，皺着眉頭嚥了口口水，「現在來不及說，你快走吧！」

「你——你？」顧均以爲他底朋友發了瘋。

二南正跑得氣急，而且心慌。對於顧均底免不了的追問，他說來說去還是個說不明白。他祇匆忙地承認了自己在大白臉他們廠裏辦事情，以前說的全是謊話。而此外，總之，「你快走就是。」

「真的？」

「還有誰騙你！」他差不多想要賭個咒。

好，也不用賭咒了，顧均相信你就是他收拾起一些正在整理的文件，很快地離開了那地方。

二南跟着。

直到和顧均分了路，他纔算轉過一口氣來。整整地壓了他一個星期的擔子彷彿是卸下了，他覺得心上忽然變得很輕。然而這一切自己也想不出究竟是什麼東西叫他做的。他幾乎要相信這是一種人類所固有的向上的本能，而這本能到事實逼迫得太緊的時候就出現。他不很明白。然而這不可知的東西卻確實幫助他解決了一個難題。

從此不能再走進朱公館底大門去是當然的，四十元的飯碗不能再要也是當然的，他現在一點也不糊塗。

可是以前爲什麼捨不得呢？

二南一回到寓所裏就提起筆來一鼓作氣地寫了封破釜沉舟的辭職書。那上面的口氣說得很大，自己看得很滿意。寫完，丟下筆，從座位上站起身，他似乎覺得五六個

月以前所有的驕傲都回來了。

他那一天也想起往後的生活；這四十元的書記原是他最後的一條路。然而他害怕，因為他想了很多，而且遠。他想起顧均所鄭重地對他說過的，而自己是漠然地聽着的好些話。他甚至想起兵法，因為兵法上說，置之死地而後生……

愉快地，雖然是朦朧地，他做着明天的夢。

到明天，在很早的時候，一陣精雜的脚步聲就把二南從夢中驚醒了。三個穿黑褂子的傢伙闖進他底房間來。他詫異着，仔細看，內中有一個是似曾相識的陌生人。

「我知道是你走漏的風聲，」陌生人說。

桌上還放着口氣很大的辭職書。

而且從抽斗裏，他們還翻出了許多胡亂地塞在那兒的刊物和報章，「這些是什麼東西？」問二南。

還有什麼話說呢——走吧！

一路上，二南奇怪着自己底力量：他很平靜。他望望天，望望今天早晨顯得特別鮮明的太陽。他平靜地想起，不做你們底狗，自然得做你們底敵人了。想着，他揚了揚眉毛，在三件黑褂子中間，踏着堅決的，傲慢的腳步，向前走去，走去……

葉賽寧之死

黑夜裏，誰也沒有發覺舍爾該葉賽寧已經一個人悄悄地溜出了作家俱樂部；他緊裹着一件全黑的皮大氅，踏着雪，沒有影子，也沒有聲音，祇放縱他底脚步胡亂地走着，走着……

在雪光底掩映中，列寧格拉特底街燈顯得比平常更淒迷。
他有一顆同樣地淒迷的心。

剛纔在俱樂部裏曾經聽到許多話，關於他自己；這些話，自然他早就零零碎碎地

聽到過，不但聽到，而且懂得，而且相信着——然而他怕聽。

他走了。

西北風把他吹着，捲着，世界是冷的。

舍爾該葉賽寧踏着雪，讓一種隱祕的憂鬱胡亂地支離着他底靈魂。

「寂寞啊，處處都是異鄉似地寂寞！」

一路上，他喃喃地對自己說，然而這寂寞是不敢告訴人知道的。

不，還有塔尼亞知道，他想起了塔尼亞。

這是他底新發現。

約莫是兩個月以前吧，他曾經在一條冷僻的夜巷裏足足跟了她半里路。

她不響，也不回頭。

而他是在後面一遍遍地說：

「姑娘，你能不能帶我到什麼地方去喝一杯伏特加？」

於是她便一聲不響地把他帶到那條小巷底盡頭處，帶到一家生意怪清淡的店裏給他安安靜靜地自個兒喝了一杯伏特加，之後讓他走。

「你在這兒工作的？」他臨走這樣問。

她點點頭。

此後，舍爾該葉賽寧便差不多天天去，也許是爲了那地方底僻靜，也許是爲了塔尼亞，這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然而塔尼亞對於他卻的確漸漸地活起來。

她開始說話，雖然話是少；她有時候還替他唱「年輕人，爲什麼憂愁」的歌曲；她顯得有一雙能夠理解寂寞的眼睛。

眼睛躲在神祕的睫毛裏，瞅着，瞅着……

有一次，等她唱完歌，舍爾該這樣地問起來：

「你自己又爲什麼憂愁呢？」

而對於這些關於自身的問題，她卻依然是沉默的，充其量祇拿一絲微弱的笑意來回答。

因此，雖然已經快有兩個月過去，塔尼亞底底細卻一點也不知道，祇除開聽人說，她有一個出去打過四年仗，而最近卻成爲一個布爾札維克回來的哥哥，對於這樣的哥哥，不用說，舍爾該葉賽寧是不會有興趣去追問的。

舍爾該葉賽寧披着滿身雪，像一頭獺皮狗似地闖進那慣常的消夜處去。

在一個燈光暗淡的角落裏，他喊着：

「伏特加，伏特加！」

塔尼亞拿過伏特加來放在他面前，向他看了看——

「請把你底大氅脫了吧，」她說。

於是幫他脫下皮大氅，拂去雪，給掛在一處靠近火爐的衣鉤上，她走了。

舍爾該也沒有留住她。

祇把伏特加一盞盞地往肚子裏倒——他簡直是一塊浸不透的海綿。

夜漸漸地深。

眼睛跟燈光一起漸漸地模糊起來。

而今天，因為雪，小酒店底主顧本來就很少；漸漸地，連這幾個少的主顧都陸續分

散了：那地方是靜得祇聽到一架木製的時鐘在滴答着。

舍爾該聽着鐘，聽着自己底心。

「快到了吧，我底十二時啊！」

深深地透過一口氣，自己也不知道地又拿起酒杯——

突然有一隻手伸過來，把他底酒杯口捫住，是塔尼亞。「你今天真瘋了，」她說，「像這樣的喝酒法在蘇維埃是不允許的。」

「誰寫下這樣的法律！」粗暴地回答。

塔尼亞對他看了好一會，隨後用更和緩的聲音慢慢地說下去：「爲什麼要喝酒？我真不懂，爲什麼一定要這樣地喝酒呢？」

舍爾該葉賽寧一聲也不響。

舍爾該葉賽寧放下杯子，抓住了塔尼亞底手。他差不多要哭；他打算趁這機會把一肚子的憂鬱發洩個痛快。可是他什麼話也說不出。既而想，自己底憂鬱塔尼亞是不會懂得的，因爲全世界能夠懂得這種憂鬱的人是祇有一個——

那便是伊薩多拉。

而伊薩多拉是在遼遠的意大利，被破碎了的夢所苦惱着。

他無可奈何地把塔尼亞底手放下了。

好一會纔嘆着一口氣說：「一個人到了討厭他自己的時候，他就非這樣地喝酒不可的，你懂不懂？」

塔尼亞在他對面悄悄地坐下來，擡頭望望燈，雙手托住下頰，沉思地，然後露出了一絲微笑，「我以前真不懂得一個人爲什麼會討厭自己，」她低聲地說，「而現在，你知道——你知道我有一個哥哥吧？」

「是的。」

「自從他回來之後，連我也懂得討厭我自己了：我討厭這酒店，我討厭酒店裏的這堆人，我討厭在這堆人裏面活下去……」

「夠了，夠了！我知道你哥哥是一個布爾札維克。」

「怎麼，你不喜他們？」

舍爾該微笑，「像你一樣，」他回答。

「不，你不能這樣說，」塔尼亞鄭重地喊，把眼光直視着他。「我一點也不像你一樣；而且總有一天的，我自己也——」

「你也要做一個布爾札維克？」

「是的！」

聽到這聲堅決的回答。舍爾該葉賽寧出人意外地狂笑起來。「我也是」他說，「你大概想不到吧，我也是一個布爾札維克啊！」

「真的？」懷疑的眼光。

而舍爾該是一點也不注意，他祇趁人不防備又滿滿地吞了一盞伏特加。

他興奮着，用孩子氣的固執來糾纏着：

「塔尼亞，塔尼亞！」

「我先要問你，」塔尼亞是嚴肅的，她這樣說，「你剛纔講的究竟是不是真話？」
這嚴肅使他倒抽了一口冷氣。

他倒了一盞伏特加，放到塔尼亞面前去。

「讓我們不要再說起這些話吧。你因為改變不了你自己而苦痛着，我今天纔明白；這杯酒是會幫助你把你底苦痛忘記的。」

塔尼亞搖搖頭，「我不需要忘記。」

「那麼請唱一遍以前時常唱的歌吧。」

塔尼亞又搖搖頭，「我現在已經討厭你所喜歡的那些歌了。」

「唱吧，我請求你，揀你所喜歡的！」

塔尼亞躊躇着。

她終於開始唱起來。

然而地底歌聲是再不能適合舍爾該底心情了；牠已經變得激昂而又沉着，變得男性似地剛健。舍爾該想跟，跟上了三兩句就跟不上，他底被伏特加所焦炙了的喉嚨是擔當不起這樣的調子的。

是一隻全新的歌。

而且在塔尼亞底聲音後面，他還聽到十六萬萬廣大的人羣底合唱。

聲音底洪濤——

當着這一切瑣瑣碎碎的哀鳴和悲嘆都顯得極度地微弱，微弱到不容許存在了。當着這，舍爾該葉賽寧是不得不整個地沉默的。他心蕩；爲要鎮服這心蕩，他把最後一盞伏特加又硬生生地喝下去。喝完，他閉緊了眼睛——

他看見一張裁判者底臉。

不，這是十六萬萬張裁判者底臉，同樣地峻厲又莊嚴的；而幾天以前還那樣地溫

情的塔尼亞都是其中的一個。

他害怕。

突然，「裁判日」似的肅靜是來到了。

木製的時鐘正打着十二點，悠長地，遲緩地……

舍爾該葉賽寧張開眼睛來說：「塔尼亞，唱完了沒有？」

「唱完了。」

「那麼——再見吧！」

舍爾該用兩隻手臂支撐着全身，站起來顛顛跌跌地離開了座位。

「你忘記了你底大鑿，」塔尼亞拿下他底大鑿趕上去，幫助他穿好。她一邊替他穿衣服，一邊說：「也許等到你下一次來的時候，我是已經不會再在這裏的了。」

「我也不會再來的，」舍爾該嘆息似地，輕輕地回答。「塔尼亞，你底手！」

塔尼亞一聲不響地把手交給他。

舍爾該葉賽寧緊握着塔尼亞底手；從她底手上，他感到一絲最後的溫暖。他對她底眼睛呆看——一雙能夠理解寂寞的眼睛啊！——好一會纔說：

「我告訴你，我不是一個布爾札維克。」
說着他走了。

外邊，是雪，是冷的風，寂寞的列寧格拉特底街道，沒有車輛，也沒有行人。

而舍爾該葉賽寧是什麼感覺都差不多失掉了，他走一步跌一步地在雪堆裏亂闖，孤獨而且無助，像被世界所忘記了，所遺棄了似的。

憑一點醉意，幾乎是本能地在喊：

「塔尼亞，塔尼亞！」

可是塔尼亞卻已經跟着十六萬萬廣大的人羣一起上前了，追不上，也叫不應。

他想起海涅，

想起斯丹加拉辛，

想起伊薩多拉，神聖的伊薩多拉，

青色的煙，青色的夢想，青色的俄羅斯……

這曾經熱烈地崇拜過或是迷戀過的一切，都祇極度微弱地在意識界裏重溫了一遍，而且立刻就過去，立刻就變得模糊，縹渺，而剩下在那兒的是一顆空洞的心。

終於，舍爾該葉賽寧底心也跟他底嘴一起沉默了下去。

走着，更慢地走着。

冷的風，冷的霧，冷的世界呵！

舍爾該葉賽寧，最後的田園詩人，舊世界底固執者底留戀者，是漸漸地走上了那條十六萬萬個裁判者底鋼鐵的意志所指定給他走的旅程；對於這樣的意志，一切掙

扎都是徒勞的，他順受着。

到了，他底公寓。

一個永久的夜行人底旅程底終點。

勇氣啊，他需要最後的勇氣。

因爲在他自己房裏，在枕頭下面，舍爾該葉賽寧曾經放好一張紙，一枝筆，和一把等待了兩個月光景的手槍。

太陰歷除夕，讀葉賽寧斷句，偶有所感，便在一個黃昏裏信筆所之地寫成了此篇。在事前，一點也沒有用過什麼考證工夫，因此一切情景均出於摹想。我平素從來不曾寫過這類文字，而且以後也未見得會再寫；那次寫成，也沒有給任何朋友看過，祇放在亂紙埋裏偶爾檢出來自己讀一讀。在萬事動亂的今日，「新的人們唱着新的歌，一年去歲來，像這樣的一位詩人是最容易被忘記的。」懷鄉

{集編定，因將這不成器的作品附於篇末。

二月二十日記

國魂集・二五〇